

白賁堂先生遺書

文鈔
詩鈔
詠草
講義
經說

桑名前修遺書

六

秋山文庫

3-31

7

樂名前修遺書六

白賁堂先生遺書

文詩詠經講
鈔鈔藻說義

遺書編纂取極所刊

蝸庵居士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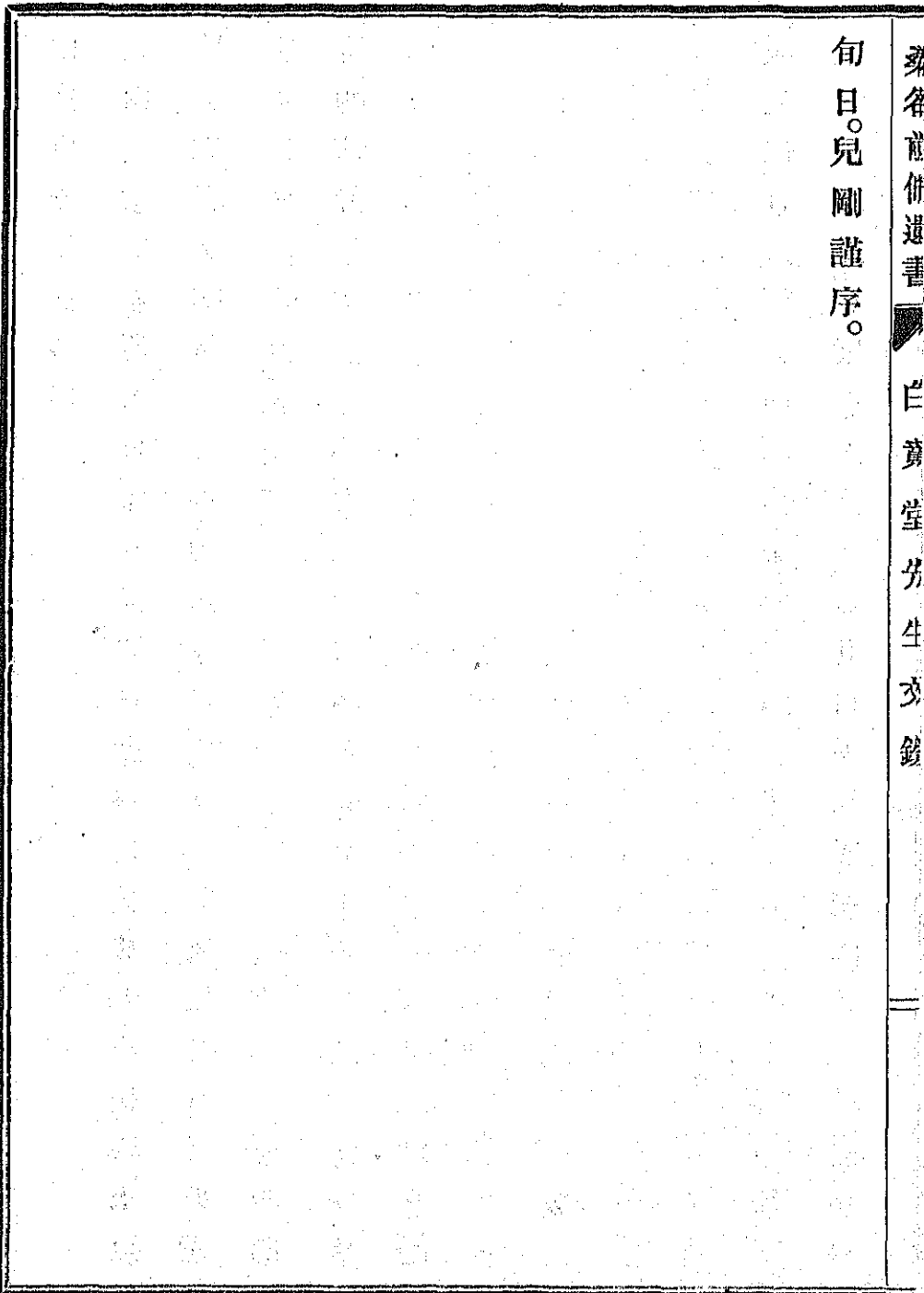
居士。鈴木氏。稱蝸庵。少耽讀書。弱冠出身。在教官五十年。生于白河。遷于桑名。中年疾。晚遭世變。有志不遂。致仕兀坐一室。不出遊。學宗考亭。主文義。尚實踐。終身用力于小學四書近思錄。居常以擴天理塞人欲為心。概記平素。自擬墓表。



白黃堂先生文鈔序

是白黃堂家君所著也。家君豈欲以文自見者哉。而今輯錄永以傳之家者。是剛輩之志也。初請家君曰。舍焉兒宜用其日晷於讀書也。何必錄之爲。後屢請。家君乃撰其愜意者而授之。然後與弟持卿略就年次以錄焉。夫家君之學。以經爲主。實踐爲先。齡逾古稀。孜孜不已。固異于尋常文人之爲矣。雖然余聞其壯歲勉文辭之學矣。嘗謂余曰。吾心夙嚮于南豐氏。七年之間。專用力於此。但人多以南豐爲失于冗長。頓弱文氣。不振而不願學也。然議論正大。說理入細微。而不過焉。則吾輩所當法者也。果堂夫子嘗論之曰。有此見解。所以成他日經業也。又曰。文公初年溺佛氏。頗究其說。故他日註釋大中論孟。未必不賴其力。吾兄文辭之學亦然。後生輩宜識之。然則文辭之學。豈其可少焉乎。明治歲次己巳小春

旬日。兒剛謹序。



白黃堂先生文鈔目次

- 金勝寺山頂亭址記
- 奉壽 老太公七十華誕序
- 八壺溪記
- 讀李花集
- 大江廣元論
- 關原戰場圖序
- 與松本實甫書
- 陪柳亭觀樂記
- 先考碑陰
- 六園觀櫻記
- 送大冢敬之序
- 答片山君彞書
- 讀漢武止田輪臺詔
- 度山觀梅記
- 題石川丈山書後
- 長湫戰場圖序
- 送弟季道序
- 書訓蒙斷言後
- 背旗圖序
- 浴恩園觀櫻記
- 恭奉送世子西駕序
- 送井上子彬序

送町田大明序 感德附錄跋

書先考畫像挂幅後 上野觀櫻記

手抄曾文序 士說

雜說 題和田範長裂足利尊氏書圖

蝸廬記 吉川公論

送山內監察序 送半林駒井君序

送鳳毛青木君序 書遊泳鍊法後

送果堂南合先生北征序 書家藏道確吉村翁國詩挂幅背

遠祖伯州小傳 關羽贊

宮本武藏書蹟跋 題小楠公梓弓詞

恭書 守國公親書七絕挂幅背 先考遺像記

三僕傳

白黃堂先生文鈔

男 斷 校

金勝寺山頂亭址記

隈水之陽。蒼然而高者。攀城之所仰而不忘也。仰者。德也。不忘者。澤也。爲之者在國人。而使爲之者在君也。山頂舊作小亭。成而即廢。攀城之人猶仰而不忘也。初。老公之營亭於此。謂後山之巔。應有觀望。乃爲小亭。既成而登之。果有觀望之美。但奈地高以臨遠。士庶第宅。咸列於衽席之下。謂曰。每吾登臨。士庶避匿。是爲其業之累。君人者將累是務去。如之何其以已累衆邪。即毀之。移於山趾。未幾。復移之於東園。夫一亭之微。在山之數十日。於今三十有餘年。民之誦之。猶其存之日。是其物不存。而人心存焉。其復何以致之。蓋。老公用意於政於民。未嘗爲耳目起土木之功。此時

也。營宮室。造臺榭。國人將爭趨服其功矣。偶有此舉。復意累衆而止。此所以國人之仰而不忘也。雖然其所以然者。在君而不在國人也。

答片山君彝書

鳴再拜。君彝長兄。連陰驅暑。不審文候萬福。三宅生來致長兄書。薰讀數四。即審春來體中違和。昨邪作祟。伏願千萬自重。學弊一事。言之可爲痛哭。豈惟嘆息云哉。來書似有鳴意未達左右者。是以聊陳鄙懷。惟長兄采擇焉。昔者吾老公在周公之職也。受田相亂政之後。當海內望治之時。首選賢德。登于政府。又擢眞儒。委以教事。四方翹首仰惟新之政。其所辟如寒泉栗山二洲諸博士。才饒德隆。咸能泝濂洛關閩之源。而及洙泗之津。所講者道德性命。所教者孝弟忠信禮義廉耻。故士之遊其門者。凡目之所睹。耳

之所聽。手之持。足之行。無一非爲己之學也。一年從學則有一年之益。三年從學則有三年之益。而學之成也。各歸鄉。又以之教子弟。導士庶。是以天下靡然成俗。士之志學者。皆以濂洛關閩爲表準。其他異說擯而不齒。嗚常以爲本邦教學之盛。振古以來未嘗有也。噫。鳴之少。未知讀書之有益。而况暇間其取舍何如哉。甫十歲知讀書。十有一執贄蒙齋先生入學。十有二讀史漢左國。略解其意。十有五讀學庸論孟小學近思錄。日就先生而正焉。初聞濂洛關閩之不可不讀。舍之則非所謂學也。而性頑愚。未明知爲濂洛關閩之可眞學。終日嘈々。奔走於子史雜書。隨得隨失。反而求之。茫茫不知津涯之所在也。十有七誤被推獎。爲句讀師。鳴少與希韓友善。雖一龍一豬不同。而嗜書則同矣。日夜周旋無肯少離也。其間切磋磨礪。取善何啻千百。旣而希韓銳意南征。執贄

於精里博士而學焉。嗚非無意也。過以爲學未進。業未專。雖得真儒而師之。恐如廷撞之於洪鍾。不能發其音。且謂世人讀書學文。必南征以取決焉。然而其學浮夸無實。未有能成者也。夫人不學則已。苟學則在立志。豈以遠遊離家爲學邪。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況今親炙良師。有賢友之輔仁乎。其何離家遠去。欠定省之爲。是以畏省了上學。放學而後昏定。矻矻不倦。幸以良師賢友提撕薰陶。積以歲月。庶幾乎少有得焉。二十有三誤蒙不次特恩。承乏學職。忝陪長兄之後。嗚承命喜懼并至。茫然不知其所以處之。其喜者。則以不藉父祖庇廕。一臂之力自起家也。其懼者。則以學淺識陋。無一過人者。恐辱職不厭衆望。於是思一南征以成其學。然就職日淺。未可驟以南征告也。是以緘默待之三年。偶先生奉命師範松山侯。告嗚曰。子已辱不次之擢。可以一南征。琢磨其學。

也。幸今吾南。請與俱。嗚固藏之于懷久矣。一聞先生之言。踴躍敬諾。乃語諸長兄及希韓。長兄及希韓亦喜爲宜然。於是告官請暇三年。遂從先生而南。長兄及希韓送至於竟上。杯酒分手。嗚周旋長兄及希韓間。爲情旣密。爲義旣深。今也南北叅商。何日相見。思之心中如熱。獨特與先生俱南行。更得良師友。可以無憾焉。強割愛於長兄及希韓。旣至江戶。執贄於林門。入昌平。凡入學者。雖林公門下。皆就劉博士而正焉。夫精里博士篤信濂洛關閩。長兄之所以親炙函丈。聞道德性命之說。孝弟忠信禮義廉耻之教也。嗚妄意雖博士今已捐舍。受教於門下者猶多。幸累歲月。雖不得爲劉子徒。庶幾私淑諸人。旣而游劉門者盡去。見留者亦三四輩。嗚就叩之。十叩五不答。旣而稱精里博士。則衆口雷同曰。學何藉程朱。嗚退而自謂。夫昌平天下學者淵藪。四方之所以取準則。可見

其人之學而知天下之學。今而如此。可勝歎哉。是鳴之所以痛哭。豈惟嘆息云哉。古人嘆我生之不辰。如鳴者非生之不辰。徒以悠悠行年。坐失機會爾。今也欲就正而亡其人。雖然既已離家遠游。請休入學。不可徒默々而已。敢守一已。讀濂洛之書。講關閩之學。衆無相目而不訾笑。鳴不敢爲意矣。唯會津松本實甫。曾學精里博士數年。其爲人朴直不飾。殊不爲世人浮靡之態。鳴之所尤喜。於是每有疑義。輒就論正焉。日夜周旋。頗似得益。其間非無衆人。嗶々之言。鳴見之蛙鳴蟬噪。不敢與校也。今之稱奉程朱者。其實則曰陽明。曰象山。先儒所謂陽儒陰佛。既行于今日。昔日明申教事。栗山博士首建議。凡學非程朱皆絕之。蓋雖曰由西山拙齋翁本議。而亦待吾老公而成也。老公嗜伊洛之道。高明正大之學。發而爲當日施仁澤民之政。至今小夫婦人猶能稱之不啻口。

於乎卓矣真儒之識見。然則今日所謂學者。則皆昔日擯棄不齒於學者。如今府廷申昔日之命。則此皆擯棄中之物耳。嗚固耻與之伍。噫。距天寬才二十年。昔日淳雅懿美之俗。一旦變爲今時浮夸輕躁之風。中夜思之。不覺淚下。是鳴之所以痛哭。豈惟歎息云哉。嗚常以爲當今之弊。要之非有豪傑俊髦如昔日諸博士者出。則恐其不能振起頹俗。櫛櫛風。是豈晚生小子軟水微力所能挽回哉。吾儕當堅城練兵。儲糧修矛。告自其邑。以待天吏之將威耳。是鳴之所持論也。近者與希韓論及學事。亦以此立論言。舍之別無術。長兄苦疑。則正之於希韓。噫。鳴何爲者也。學淺識陋。有志未濟。豈敢對他人比長較短。求之贏輸。不能則徒歎息痛哭者也乎哉。但以所希望者。扞格抵牾。常憤々往來于懷。是以每寄書於長兄及希韓。動輒及此事。蓋所以憤懣之氣。自發心陳言。有不

期然而然者焉。且也性似緩而其中頗躁。是以聞世人擾々之言。動有不能忍耐者。嗚痛懲之。欲去而未能也。偶長兄書至。議論平實穩當。深中今時之病。謹當奉教。狂疾發動。唐突干威。嗚之意豈故爲之者也哉。無他。憤懣湮鬱之氣。無由向人而發。聊藉長兄而少洩其蓄而訟之耳。長兄若責以不訥言之罪。則不敢有所逃也。長兄江海之量。不肯妄拒人。更賜書被推尙。且就之丁寧解諭。戒以勿蹈世人之轍。其爲賜隆渥矣。嗚之於長兄。辱過愛十年於斯矣。以齒則兄以學則長。其豈敢拒長兄之言。主張一己之私言以快心哉。而今而後永奉長兄之誨。不敢有他也。以前書艸率未詳悉。鄙意似未亮於左右。故今復煩瀆以申明意在于此而不在于彼。伏賜照鑒幸甚。長兄又囑以休暇有期。不可空過月日。嗚謹肯命。嗚離家既歷三年。期將滿。學未進。識未透。當增請休暇以勉其

不足也。如何双親在堂。關焉欠定省。有愧陽諫議。是以將以明年春辭學而歸家。近日與家兄謀之已決。將告之於蒙齋先生而斷之未告也。嗚亦嘗以爲讀書作文。抑末技也。如其本。則事親從兄是也。創業類事始末一卷。前日請蒙齋先生而讀之。體裁整然。議論明確。拜服拜服。來書曰。二三卷皆已成。繼之而得。寓目幸甚。來書又曰。欲纂輯武家式目彙類者。如長兄在繁劇中從容有餘地。如茲。吾輩實所吐舌也。嗚客歲所作人物論十篇。示之寮中一二文士。請之批正。又自塗抹改竄。似少有可觀。今淨寫瀆覽。請痛賜雌黃。時下秋暑當不止于斯矣。爲道爲國加餐自保是祈。嗚頓首頓首拜啓。七月既望。

別幅

本月十一日。嗚在學命爲仰高門日講官。給月俸。嗚不肖何敢當

之。悚懼汗背。更請憐察。并煩告之希韓。嗚頓首。

松本實甫曰。崇信正學。排擠異端。志為高矣。當紫奪朱邪亂正之時。往往任衛道之責者。舍秋君而其誰乎。古者拙齋翁復鵠。鸞書。食耳久之。如此書。亦當不讓於彼。

奉壽 老太公七十華誕序

貴顯之家。多凶短天札之禍。而士庶之家。多黃髮眉壽之福。斯二者果出於命乎。貴顯之家。富贍有餘。奉已優渥。具備。無一不如意者焉。惟其無一不如意者焉。是以縱耳目之欲。窮口體之適。淫佚流蕩。不自知害其軀矣。賢者猶不免。况中人以下乎。此貴顯之家所以多凶短天札之禍也。士庶之家。貧窶不足。奉已陋劣。薄惡。無一如意者焉。惟其無一如意者焉。是以耳目之欲。不縱。口體之適。不窮。中人以下。猶無憂。况賢者乎。此士庶之家所以多黃髮眉壽之福也。天壽稟之於天。求之而不可獲。去之而不可除。貴賤何別

野田笛浦
日單表二
伴作胃篇
中幹旋之
淵源

洪

大要在三此
數語。上而
層々議論。
此處若不
叫轉。則說
破不了。句
句倒捲。南
豐妙訣。

洪

之有。其惟節嗜欲。定心氣。更裨以學。則雖未能必。夫在天者。能盡其在。我者。而無憾也。然衆人蚩々。溺嗜欲。而不知節之。擾心氣。而不知定之者。極多矣。至於知嗜欲之不可以不節之。而節之。知心氣之不可以不定而定之者。蓋未有也。若至於天資之明。學之至。不須節嗜欲。而嗜欲自節。不須定心氣。而心氣自定者。則天下一人而已。若我老公是也。老公天資英明。加之學明。天人之理。人世天壽。屬之於天。盡其在我者。以立命焉。今茲丁亥。壽已古稀。正月之吉。有開筵盛儀。臣幸遇茲日。豈可無一言之頌耶。伏惟老公身處邦伯貴顯之地。奉已優渥。具備。無一不如意者焉。而無一毫世俗淫佚流蕩之習。能去凶短天札之禍。而得黃髮眉壽之福。壽已高而德已昌。此豈非以天資與學耶。則自今似往。其壽之益高。而可頌。其德之益昌。而可仰者。不可禦。而臣頌亦不止於是。

篇也。

正大職解。以雙關文法行之。恐人做經生常談看了。異樣布局。俗手何處摸索得來。

讀漢武止田輪臺詔

崇神僊。事四夷。信讒佞而殺太子。其所以用心者皆亡國之爲。厲民之事而已矣。世之論者與秦皇並稱。蓋以此。然秦皇死而天下瓦解。帝崩而四方無虞。其所爲同而治亂異者。蓋是詔之有無使然也。帝英毅明達。即位之初。勵精圖治。既驕心一生。王恢之議用。樂大之說聽。董汲擯棄。桑孔用事。而帝則以爲功德之盛。駕三代而上之。使帝終於此而已矣。則與秦皇何別。特其悔悟。建思子之宮而族江充。悟方士之妄誕而禁神僊。而是詔之出。哀痛怨艾。壅蔽消釋。以復其初。此所以劉氏社稷危復安。傾復培。而與夫秦皇異也。然則是盈尺之紙。所關係不亦大乎。

果堂先生曰。漢武秦皇自古並稱。而未見至彼乃治亂霄壤之處。此論實見高一層矣。斯自不可及也。

八壺溪記

八壺溪。在多度山西。溪口呀然。進入焉。山皆巉巖。劍鋒壘出。溪水注其間。盤石錯出。水流避之。紆餘屈曲而逝。有鱖魚。攸然自放。揭水而遡數百步。澗狀乍展乍蹙。各爲一區域。夫溪之得名。未詳其說也。或曰。溪愈入愈隘。即彌隘之謂。彌隘八壺。邦音相邇。蓋歷年之悠。山名水姓。亦惟傳存於山農野老口碑。以致有是訛耳。或曰。壺方言猶區也。溪展蹙爲區域者八。以至源故名。二說聚訟。予未得其說。當窮探其源以定其名也。然是游也。心期登臨窮高。不得不舍此而取彼也。從溪下可二百步。得徑登山。所以名溪。則將待異日重游窮探其源而定之。

度山觀梅記

余性偏。凡事去難而就易。舍大而取小。惡衆多而好寡少。厭喧擾而愛閑靜。是以其在世多抵牾。枘鑿。稱人廣坐。不免於形渥。雖已知其害。亦未能痛克治之。此是數者固偏矣。然猶有時乎亨通取快。以故因仍自恕。至今猶依然。於乎余之無志。亦可見矣。頃聞度山梅花方開。余來于此土。既四年。其游亦數矣。然未及花候也。今也聞之勃然神飛。然宿癖發動。竊恐士女雜選。或伴游衆多。以失其致。鉗而不發者數日。會館直。果堂慙。慙之。欲與箕山俱。曰。不須同游之衆。吾輩三人而足矣。余欣然約以月之念一。既箕山有故不果行。唯與果堂。詰朝天氣和朗。比出乎郊。傍聞蓼々之聲。須臾樹木枝葉調々刁々。仰看之。陰雲重疊。四面競起。余輩宛如孤軍獨進。陷重園中。然業已在途。不可徒已。決策而進。北風愈厲。萬竅和之。不能辨人語。問者則暗。對者則聾。每入林藪村落。始覺其聲

笛。照應前
段。而不費
力。甚妙。余
偏終于不
治。著此句
而前。而閑
話。皆不覺
閑。法叔
先獨得。

之大。相顧哄然。過深谷。歷野代。度山稍近。忽然前面煙雲杳靄。四塞。則度山梅花也。就而觀之。竹裏水邊。旁徑隨圍。無此境界。皆梅花。奇香馥郁襲人。樹亦老幹蟠根。比之穉嫩。尤有致。雖花漸向零。猶十存六七。於是相與徬徨躑躅。樂而忘歸。夫此行也。花漸向零。加以風。外於余輩而未有一人之游者。惟以其閑靜寡與。是余之最得意處。且也果堂亦同是好。是以徬徨躑躅。樂而忘歸。所憾者。不與箕山俱。其歸也。記以示焉。意蓋欲使箕山朶頤于此。篇也。又自嘆。若此游。亦所謂偏處亨通。取快者。此余偏之所以終于不治也。文政庚寅二月。

箕山先生曰。器之游也。花候十分。然適當。濕。與。士。女。雜。選。兄
之遊也。雖無此累。亦有花候。衰。落。與。風。天。地。之。大。猶。有。所。憾。
况人間乎。能於歛陷中而不害其樂。此其所以能樂與。

讀本花集

笛。恢々乎
如。視。駿。馬
行。如。砥。之
道。何。等。痛
恢。
果。堂。先。生
曰。先。以。客
相。映。出。

果。讀。至。于
此。殆。使。人
恨。死。

國家傾覆之際。非人力之所能維持也。蒙古之南侵。宋之臣子。非不盡力。崖山一敗。無有子遺。文山掉一臂之力。百折不撓。以圖恢復。其間所經歷。山河艱險。風霜冰雪。坎坷無聊。一發諸吟詠。雖身為囚虜。以就鼎鑊。然指南之錄。與天壤永存。使讀者歎歎不堪。本邦

皇統一。本極天不渝。無夷狄猾夏。閔位犯正之患。中葉以降。皇綱解紐。威權下移。

天子播遷。諸王流寓。往々見史籍。因仍至元弘建武而極矣。可勝歎哉。

帝不世英主。左右輔弼。先張禦侮。雲合霧集。皆能為國家致死。然而中興不終。南山偏安。按劍遺詔。徒使後人有餘悲。是時諸王亦多賢。兵部果。先。並。護。稱。諸。王。之。實。是。尊。主。中。之。客。之英俊。中書其。宗。之。強。忍。征。西。懷。之。勇。之激烈。征東其。宗。之。強。忍。征。西。懷。之。勇。

銳。其亦少倫哉。夫諸王以邃宮軟質。一旦奮起。身膏鋒鏑。而不辭忠孝兩全。獨征東與征西。櫛風沐雨。備嘗艱阻。當國勢股蹙。四方離心之日。相為聲援。國家倚重。比之諸王。其事最難。而其功最大。然征西御法尚賴于菊池。地廣兵強。事猶可為。王則至是始專舉主更有難焉。所賴者井伊香坂足助狩野之徒。地狹兵弱。雖愚者亦知其不可濟。四方忠義之士。豈無。然人心畏怯。憚於敢為。王則謂義之所在。復何難焉。百敗不屈。窮而益確。雖其忠誠之實。正大之識。有以致之。而此非獨難與。其間所經歷。山河艱險。風霜冰雪。坎坷無聊。一發諸吟詠。李花之集。亦與天壤永存。夫忠誠之篤。事在異域。尚能使人歎歎不堪。况在本朝邪。况吾王耶。嗚呼。每讀之。盡然不知涕之流落。嗚呼。王揚綱常於已墜。收人心於已散。鞠躬盡瘁。蹙而後已。其不能攘茲回以還。故都使天下復觀。

先王之舊章者。非王之罪也。王諱宗良。帝第五子。初為僧。名尊澄。為天台座主。叙一品。逢天下傾覆之時。屢勤王討賊。以功為中務卿。特拜征東大將軍。往來諸道。圖興復。不知其所終。

果堂先生曰。是篇所謂迂餘往復。而縱持有法。加之。以議論近人情矣。文之佳者也。

題石川丈山書後

張巡。虞允文之儔。介胄馳馬。擧旗斬將。其勇冠三軍。幅巾深衣。講經論詩。其名壇文壇。其勇出于忠誠。其學由于自強。然於彼去而不處。於此處而不去。翁之意。蓋樂昇平之化。俾身自得。嘯風吟月。以終其身。蓋逸民爾。如書札為餘事。然在當時。天子屈九重之尊。以求之。意其在士大夫。狂奔惟恐不得之。其在後世。幸得之者。宜珍藏。不惟拱壁也。誦其詩。讀其書。尚想乎其人。

東起已不九

况書札乎。自起至此一氣說下。展如百川起壑也。百世之下。孰不想像而興起者。翁石川氏。

名四。字丈山。號六々山人。三河人。世仕幕府。大坂役。功最。以犯令不錄。翁自是絕意於仕官。退隱于洛北。以詩賦自娛。卒年九十。

大江廣元論

陽忠於所事。而陰占其利。令當時見是而不覺非。皆奸雄之所為也。自藤原氏以戚畹專朝權。天子不得親政。平氏效尤。其暴加甚矣。然二世而亡。至鎌府收天下兵馬之權。禮樂征伐。不復自天子出。世皆知鎌府之跋扈。有以致之。而不知由大江廣元教之也。自古據國謀反者有矣。逼至尊易位者未有也。逼至尊易位者有矣。劫以兵者未有也。至北條氏。擧兵犯闕。專廢立。

之權。世皆知義時父子之不臣。有以致之。而亦不知由廣元教之也。何以言之。義經之西走也。賴朝奏請捕之。不獲。廣元教以國置守護莊。設地頭以制之。爾來朝權歸幕府。

天子長擁虛器。雖無非由鎌府之跋扈。而廣元實爲本謀。承久之征。衆議據險拒守。廣元獨排之。使之三道並進。廢至尊流。

三上皇。雖無非由義時父子之不臣。而廣元實爲本謀。故曰廣元教之也。大江氏。皇朝儒宗。若匡房。身事三朝。爲

帝師。廣元實爲其曾孫。而才略超出於厥祖。在朝之初。未得其志。每觀古明良相遇。心存於功名。當是之時。平氏跋扈。王室不振。不可與有爲。其可與有爲者。獨源氏其人耳。遂參帷幄。議大事。說之以收朝權。然其意在藉以展才。與固寵而占其利也。故勢在

源氏則爲之謀。勢在北條氏則爲之謀。唯其勢之所在。其勢之去也。一幡之死。右相之歿。皆與知而不言。豈唯知而不言。又從而揚之。罔鄙夫。承久之亂。三綱淪而九法斁矣。何遑論曲直。狂夫之毆也。不擇人。雖然嚴厲臨之。逡巡不發。衆議猶有所顧忌。今舉兵犯闕。何所不至也。一飯之恩。匹夫匹婦終身不忘。必能有所報焉。若廣元。顧其所以報朝廷。報源氏者。何其忍也。廣元既獲乎源氏。宜當告以撥亂救民尊王室。效臣順。無復使臣下弄權。則其功之大小何如也。管仲伯者之佐。不齒于聖門。然猶尊宗周攘夷狄。故聖人不沒其功。今也廣元就勢依熱。展轉不知其所底止。其於朝廷胡越視之。此管仲之所耻也。其才雖超出於其祖者如是。而可乎哉。自政出於將門。世惟知有幕府。而不知有朝廷。故朝廷忠臣斥以亂臣。幕府奸臣却名以忠正。是非之

公不明於世也久矣。是以數百年來。推尚廣元以爲賢。不知不特爲朝廷亂臣。而又爲幕府奸臣也。其在當時。若源氏。若北條氏。自謂駕馭得方。而皆不知陷於其術中。亦不足異也。嗚呼奸雄占利之術。一何巧也。

實甫曰。議論鑿々。撥擿奸雄之肺肝。而無有避情。非淺人所得而辨。敬服敬服。
川田與曰。筆陳錯綜。逐段愈明。未以管仲論之。又以其所耻駁之。可謂得其類矣。

長湫戰場圖序

應仁以來。州郡割據。兵連禍結。寡人之婦妻。孤人之子弟。哀呻之聲。戴路殆三百年矣。照祖憫然志在濟之。戰之。以解其苦也。役之以休其力也。故士爭效死。加旃以其行。兵出奇以制勝。自大高納糧之年。以至浪華陷城之日。筭無遺策。所向無前。長湫之戰。照祖潛師出敵不意。臨陣斬三將。秀吉聞之。投袂來援。而我已

載

仗

小幡矣。比其欲圍小幡。我亦已遣小牧。秀吉撫然遂旋軍去。方是時。秀吉氣吞四海。豪俊歛手。我伏順一戰挫之。使彼膽落。威信已伸矣。長驅而進。四海傳檄而定矣。然其卑辭請和也。愀然以天下蒼生爲念。速命駕西上。群臣爭諫。終不聽。於乎亂離之世。兵弱土狹。尚不度其力。以求逞其欲。况兵強土廣。攻取戰勝。何所顧慮而不爲也。然而嗜殺之天吏。寧遲二十餘年。有征夷之拜。亦不强戰以厲民。識者以謂是心胎。後來無窮之治焉。庚寅春。觀是圖于晚翠堂。當日出奇以制勝之蹤。歷々指掌。乃懇請騰寫。序其首而藏之。

關原戰場圖序

慶長五年。我師討會津。途聞西諸侯變。舉軍驚愕失色。照祖留公子秀康備會津。與世子驅軍西上。進次赤坂。西兵冒夜出大垣。

旅于關原。時世子軍猶未至。照祖獨進。昧爽血戰。大破之。斬獲萬計。當是時。前有會津勦敵。後有西諸侯連兵。擊天下與我爲敵。七將之徒。僅與我耳。而非心服也。雖以我將勇卒銳。人不必其萬全也。照祖英武明決。於彼我之勢。熟知之。胸中自有成算。故以反側諸將。疾驅一戰。以奏功。余謂世人臨事。疑惑不決。措置失當。終以取敗亡。蓋在我之明蔽。錮盡矣。不足怪也。若我照祖。天縱睿聖。視事明決。且也結髮長軍。其機旣熟矣。乃彼欲東西夾擊。以蹙之。適足以見其拙也。嗚呼。足利氏以來。生靈塗炭。旣極矣。豈非天厭亂。使彼爲真主。驅乎。不然。有以猛將精卒。倍我之師。一敗塗地。而不復振之理乎。

送弟季道序

家君嗜武。白首不衰。諸兄能繼業而不墮聲。余也不肖。羸弱善疾。

獨不能繼其業。唯少解讀書。然又碌々。不能大成其業。徒自慚也。弟季道亦與余同病。又同業。俱不爲諸兄所齒。今茲辛卯冬。一旦發憤。將遊于昌平。余曰。有是哉。弟之果也。庶乎不忝所生。所望於弟者。勉強學問。以期乎大成。勿效余之自慚。方今學者之弊。厭舊而喜新。舍常而尙異。獨吾藩學。一於正而無是弊。外之。雖學如昌平。然學者高鶩虛空。卑溺功利。其於正學。皆陽尙而陰排之。講習之際。駸々乎使人不覺。醉毒。弟之此行。不可不慎焉。弟之與我。稟性同而異。一言不合。悻々見面。臨事優游不斷。此其所同也。余善整齊。而弟不拘小事。余尙儉嗇。而弟喜豐潔。此其所異也。悻々之怒。非虛以接物也。優游不斷。非勇以趨義也。不拘小事。其弊或至放縱。喜豐潔。其弊或至徇外。弟其痛戒焉。弟之在鄉。足未嘗越封域。今一入于都門。豈唯學。人民風俗。語言習尙。皆與鄉國殊觀。於

語以此。蓋出于過愛而有勉焉也。何以言之。是行跋涉山河。備涉艱險。異聞奇觀。宜其夥也。在他人則宜媿。女說之不吝。今所語者。一不及於此。亦不以鳴爲庸。々無志者也。夫有人既以非常待之。宜非常以報之。豈以其意氣相合。務爲諛說。以長其怠惰哉。故今不以逆長者爲嫌。唐突盡言。唯願老臺擇焉。甚矣異學之害心術也。雖學繼洙泗。識蓋古今。若明道晦庵二公。猶其初不能不誅焉。况中人邪。不可不恐且戒焉。近者天寬之際。幕府寤寐求治。醇儒彙進。異學之徒。莫敢出頭。然其醇儒云者。亦其初猶出入于陸王。唯其英才明識。不遠復。亦无祇悔耳。如樊藩。亦學主程朱。痛抑異說。鳴之少也。以謂學自程朱之外。無異途。既長。然後始知夫異學誤人。雖賢哲不能免。而悚然心悸。又喜脫賢哲不能免之厄。而入門之既不誤也。若貴藩。祖公天縱英明。尊儒重道。能禁異說。

而醇于程朱。天下所與知。歷世諸公。又能奉之不衰。老臺理明識透之學。雖勉勵勤苦之所致。亦祖公之賜也。夫吾儕之學。豈惟讀書作文而已哉。又唯得志則施於事業。以裨益國家。不得志則將令其身鮮過而已矣。嗚之不敏也。猶居常以爲其志。雖迂腐無成。自謂比彼汎濫浮靡。隨得隨亡者。則爲少有間焉。又可以不畔聖賢爲已之教矣。老臺學明行脩。如彼之至矣。然再游後。有時乎使酒虐人。頗爲物議所輕慢。損其德望。爲疵不小矣。嗚之在學。欲爲言者數矣。然不敢發也。嗚之不敏。其過已多矣。有病於已。焉能醫人。無善已。焉能責人。不敢發一言。又以謂老臺一時偶然耳。豈以是爲常耶。今茲民表自昌平還。先問老臺之事。民表曰。舊疾依然。我惜之。故西遊之日。書賈餼贈。萊公詩以別。於是乎有所疑焉。老臺豈終不用心於此乎。被酒之時。猶之可。因襲之久。或移於居常。

不可欲裁書質之。而老臺既西游。不知車轍所碾。其叩草堂之日。欲發一言。而草卒不得及於此。老臺待鳴之厚如彼。而鳴之所以報老臺者如此。顧慚愧不已。鳴又以謂老臺平居溫順和舒。能容人言。不敢妄拒人。其所以致物議者。特以酒耳。如鳴亦有是疾。老臺之所悉。近者痛節之不至於亂也。所望於老臺者。亦唯宜以微醺爲度。不至於亂醉也。苟然。絕物議之侮。衆之重老兄益深。大丈夫志道。豈可以口腹之欲而存心乎。凡所尚于正學者。以行所知而已。今口稱唱正學。說理細微入於毫毛。人推以爲不可及。然顧視其行。紕繆百出。不直一文錢。豈非可耻之甚邪。吾儕入門之不過。遂程而進。不以聖經爲故事。凡事用力於實踐。勇於敢爲。必有所至焉。譬之跛者之東。旣已行周道。雖有大壑之水。函關之險。積以歲月而不自畫。則必能達焉。鳴之於老臺。向慕之深。非一日。見

待之厚。出望外。非佗人萍合之比。乃敢狂言冒威。不知此書之至。幸遇老臺溫順和舒之日。笑而舍之。與。其將不幸遇老臺被酒亂醉之時。怒而絕之也。舍絕之間。固存于老臺。鳴引頭東望。俟賜回報。言不盡意。伏希亮悉。辛卯仲冬初二。屏眷弟秋山鳴頓首。

書訓蒙駢言後

朱文公以其孫芝老能言。作性理絕句百首教之。蓋慎先入之言也。近者見藤博士訓蒙駢言者。凡自家庭之間。以至夫讀書存心處事接物之際。丁寧諄切。發蒙之功至矣。鳴景慕之深。乃更謄一本而訓點之。授之姪兒。以爲吾家先入之教焉。天保三年壬辰春二月。後學秋山鳴謹識。

陪柳亭觀樂記

癸巳夏五月念三。我世子觀樂于柳亭。召輔導有勞者陪觀焉。

臣不敏。以承乏講官。亦與焉。樂闋。賜宴于正寢。盡歡而罷。夫繼述之善。爲奉先之孝也大矣。今日之舉庶幾矣。公家之有樂。躬守國公。公正大之識。高明之學。又能用心於樂。以是率群下。一時翕然向化。今公繼之不衰。昨歲有疾。使世子代撫封。世子在封。講學演武無虛日。又數召樂生合樂。繼述之意。可謂勉矣。公家貽厥之美。豈不偉乎。然非特躬守國公也。蓋田安悠然公睿明博古。憫舊樂之散佚。參伍考訂。以復其舊。世推焉。然亦非特躬公也。昔者照祖神武之德。躬在戎間。徵鴻儒。講正學。以爲天下之先。其克大坂之年。請復伶官。脩舉舊樂。朝野欣々。以爲盛事。伏惟悠然公之於照祖。親爲玄孫。而守國公以公子出後於我公家。世子實爲其孫。貽厥之有漸。繼述之有由。宜相因而愈昌也。譬之水之有源。往者過矣。來者續矣。其流隨遠。

隨大矣。可謂盛哉。夫禮樂先王輔治之具。而樂者所以象德。古人有言。觀樂而知德。今之樂。朝廷制作之外。曰隋唐。曰蕃韓。然亦無非象德也。觀乎聲容而知德業之淳漓。人主所以寓鑒戒。繼述之意。蓋在此也。於乎韶濩之音。不可見也久矣。然德行事業之光。被四表者。歷々備方策。而行之存其人矣。今也世子於樂。繼述之勉。既已如此。於學亦講習不倦。德行之與事業。祖宗可及也。聖賢可學也。臣於文字。固其所職。自今以往。奉先之孝。繼述之大。記亦不一。記請以此篇爲始。謹載筆以待焉。臣秋山鳴頓首拜上。

背旗圖序

東方之俗。銳武勇敢。爲天下之最。况鎧冑剛堅。刀劍淬利。斫人如泥。旣負其勇。於是重細鎧。佩長劍。蓋頭建標。鹿角牛角。鍬形天衝。

負巨箭。手勁弓。長槍鐵棍。唯其所長。至應永。有背旗以自識。三燈五輪。馬。蘭。却月。懸鏡。酒旗之類。皆揚之竿頭。森然出入於萬馬之中。至慶元而極矣。伏惟我鎮國公。天資英邁。夙受明主之知。占封于桑名。儼然爲海道榦屏。瘠瘵賢才。文武濟々。方是時。天下新脫鋒鏑之苦。英偉雄傑。喪其位者。無所用其長。則往々埋沒。老於槽櫪。公以爲奉命鎮要地。不得其人。何以爲守。豈復協府廷屬任之意哉。於是厚幣卑禮。招致群賢。故士之抱異能而不獲志者。爭歸焉。至今稱其得人之盛。昨歲請寶永年間。藩士背旗圖於成田翁之家。寫一通以藏家。閑時覽觀。竊意其祖先被堅執銳。背此旗。先登後殿。舉旗斬將。名垂竹帛。功耀耳目者。一旦天吏將命。銷鋒灌燧。將無所用其勇。然強有力之士。不獨有用於亂世。又用之治朝而有裕。公延聘授重任。議國政。蓋多所裨益云。乃雖子

弟蔭襲與。公家無窮可也。然其爲子孫者。厭膏粱。叨世祿。無念祖先之艱苦。奢侈驕泰。觸慮除籍者。是可歎也。然是自取之也。咎有所歸焉。其間至若不幸夭札以絕後者。亦可深悲也歟。今去寶永百有餘年。此圖所載子孫血食者。僅居其半。其幸存焉者。遠念祖先艱苦創業之由。并鑒於夫奢侈驕泰以取覆滅者。平居講文習武。以勤勞公事。一朝有變。擐甲執兵。背此旗以敵。公家之愾。而後下爲祖先之克肖子。上爲公家柱石禦侮之臣。始可以無愧。臣子之名也。不亦善乎。

先考碑陰

先考諱勝往。稱清太夫。號道成。其先世甲斐人。高祖眠月君。始仕我藩。考照徹君諱勝仍。妣平松氏孺人。先考其季也。爲兄桂雲君所養。歷仕四世六十年。累遷要職。以勞陞番頭格。秩至二百七十

石。尋致仕。天保四年正月十一日。疾終。享壽八十五。法號溫良院殿太僊道成居士。先考爲人。外溫內毅。人畏而愛之。年過八十。猶矍鑠。報國之志不衰。少通兵。兼善劔砲火技。深爲先公所識。爲師範五十年。藩子弟多出其門。先配森氏孺人。先卒。繼以妹氏。爲今孺人。子六人。第二子勝強襲後。第四子勝法出嗣其族。次余勝鳴。六爲勝肥。女四人。一適河野通明。其餘皆夭。

浴恩園觀櫻記

文政十年乙亥。臣鳴辭茗櫛而西歸之日。先公面戒敕曰。聞汝用心於經。大善矣。善爲之。勿爲王安石周禮矣。臣頓首拜謝。乃命縱觀于園中。園名浴恩。有池。曰春風。又至魁春之園。時二月初浣。梅花爛曼。積雪壓枝。即景微煦。倏生凜冽。外之秋風之池。蓬瀛之臺。是其勝之大者。其他不言之蹊。吟花之棧。白鷺之橋。浸月澆花

之亭。及夫園中所有。香草美木之植。無不目逆而送之。使臣得一
日之閑而逍遙焉。則其樂宜何如也。但恨歸期已迫。不能如其願
耳。昨歲奉命東役。以隻日侍講於順正館。親承德音。接丰儀。唯恐
淺陋之學。無補於萬一。以辱其職焉。時念當日戒敕曰。過止一身。
猶之可。旣辱講官。侍朝夕。苟違矣。奚可乎。每念至此。輒不寒而慄
矣。今茲甲午春三月七日。侍講順正館。侍臣傳命曰。園花方開。逍
遙游觀。宜如意以慰侍講之勞。臣於是乎昔日之願。一朝而得焉。
頓首拜命之辱。乃逍遙徧于園中。初聞往歲都下大災。邸亦爲烏
有矣。攀園中草木。燔燒盡矣。意不復比於舊時之觀。今也觀之。則
當日亭觀臺榭之構。不復留一焉。然園中之趣。花卉之美。猶足存
其觀矣。豈得無君子之所愛。非鬼神呵護者乎。不然。灰燼之餘。焦
土之中。何以存之。櫻桃夾池。花影倒寫。上下相映。清風時送。芳池

水漣漪爲穀文。襟懷暢舒。徘徊躊躇久之。夫使臣得再此觀焉。誰致之。無他。以其辱侍講焉耳。非其辱侍講以致之也。即以閣下之優叙微勞焉耳。非閣下之優叙微勞以致之也。即以不墜當日戒敕焉耳。鄉使臣失墜而不奉焉。則雖有優叙微勞。亦何可得也。唯其奉而不墜焉。是以致陪講官之後。以有此榮焉耳。此乃恩之所由。不可不知也。縱觀之際。念當日之戒敕。并園中之趣。恍如前日之事。感懼并至。嗚呼。園中之趣。猶足想像當日之觀矣。若夫戒敕之言。則不可復得聞也。所期者。服膺朝夕。庶幾啓沃不違其方。而後免乎執拗之偏矣。而閣下亦孜孜蚤夜。講學以成德焉。則蒙賜豈特臣退而爲之記。

六園觀櫻記

六園在都城北大家。蓋先公遊息之地。余嘗從蒙齋先生。又與

民表長公屢往遊。今茲甲午春。祇役在東。一日月堂語余曰。六園花候可矣。吾將遊焉。子必俱焉。余欣然諾。乃卜日約同遊。余與松窩紫山先至。頃之。月堂亦至。距昔遊十年矣。館罹災。所謂錦屠蘇自足庵。無一存者焉。唯集古園瓦墻全焉。花樹亦多亡。其存者幹浸古。枝葉鬱茂。則與昔日之觀異矣。立於館址而望之。白雲一帶。纏繞園中。乃占坐於花下。杯酒吟哦。因思昔者與長公遊。長公途曰。昨歲在白河。今年在都下。與子同此遊。明年又將與何人遊。何地乎。長公蓋有所感也。嗚聞之。未嘗經心。今也先生長公已逝矣。民表亦在西。今同此遊者。皆昔日之所不俱也。况先公捐館。園亦與昔日之觀異乎。雖余之不情。極知此遊之可悲而不可樂也。大抵常人之情。心有憂感。則雖遇可悅之物。而中心爲之不樂。心有娛樂。則雖見可憂之物。而中心爲之不憂也。其故物爲主於中。

爲其所攬。而不覺失正而已。今夫人子爲親壽。子姓團樂。賀客滿堂。有一人潛焉出涕。則衆必以爲不祥。何也。壽雖可懼。而此非可哭之時。况傷親意邪。先賢有言。聖人不爲已甚。故哭日不歌。食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如此人亦已甚矣。余豈爲之哉。故余於此遊。排遣憂悶。而暢舒樂思。庶幾憂樂適可。而各得其所也。嗚呼。以此心而往。我知爲學與政亦不難矣。

恭奉送

世子西駕序

自數十世之後。祭數十世之先。何以致其思成焉。考則生我者也。祖則生考者也。而爲之子孫者。於居處笑語志意與其所樂者。皆目視而耳聽之。得以時追之。以致思成焉。數十世之先。何以得居處笑語志意與其所樂者而知之。不可知。則亦未由於思成

焉。未由於思成。則將焉所用彼祭也。然而先王仁孝誠敬之至。自近而推諸遠。以得之思成而無疑焉。嗚呼。幽明殊途。幽猶得之思成。何況其明乎。宜乎其說者之於爲政不難矣。若夫衛靈色在蜚雁。則不誠無物。雖夫子亦無如之何。今之人主。於其臣。雖似盛禮貌。心志懇款。待之有道者。然誠意之不在焉。徒修飾其外耳。則亦不免乎衛靈之蜚雁矣。何以望國事之舉。何以望臣下之忠。甚矣惑也。誠意以行之。數十世之遠。猶得致思成焉。不然。一言之近。猶不能爲用矣。何可不監焉。臣鳴嘗竊以爲聖賢所教。學者所爲。其要不過於此。今茲甲午。我公有疾。世子代而撫封。臣淺陋待罪。講官臨駕發。敢獻一言。夫儲副。舉城之所具瞻也。况於撫封重事耶。是古所謂監國者。伏希其在封。自講文演武之務。以至接見士大夫之際。務致思成之誠。而痛絕衛靈蜚雁之色。於大於小。無

所不用其誠。則舉城人士將盡已之所有以事之。則國事之舉。亦將有待乎異日矣。

送大眾敬之序

余嘗竊謂。人生有三不幸焉。曰庸下之質。曰羸弱之稟。曰夙喪怙恃。而三者之中。喪怙恃爲最矣。天下聰明敏給之士。何限焉。獨庸下之質。在其中。事功不及於人。雖以教督之峻。與戒敕之切。然猶且頑然不移。是豈不爲不幸乎。然而父母之愛子。欲成就之也。必使之就師取友。嚴程峻課焉。終之隨才成器。是庸下之質。果非不幸矣。天下壯實強健之士。亦何限焉。獨羸弱之稟。在其中。雖汲汲於日夜。奮發激厲。然終日務業。伏枕動亘旬。寸進尺退。得不償失。是豈不爲不幸乎。然而父母之愛子。欲成就之也。必豫使之攝養餌藥。度分責任。優柔浸灌焉。終之壯強成器。是羸弱之稟。果非不

幸矣。唯其幼喪怙恃。惘然無助。則勿論乎庸下之質。與羸弱之稟。雖明敏峻異者。溺於宴安。恬於逸游。終之不足齒於士君子矣。此其所以最爲不幸也。大眾敬之。故毅齋先生之適。不幸蚤孤。羸虛善病。而惟敏有志於讀書修業。但以羸虛之質。則不能無終日務業。伏枕亘旬之憂。以夙喪怙恃。則不能無宴安之氣。日長。儆戒之意。月消之憂。是以其學無足觀者矣。嚮使其長在膝下。親受保護之慈。趨庭之訓。則羸虛宴安。豈至如此哉。必能繼志以述其事。然今如此。余也。居常竊嘆焉。今茲戊戌春。一旦奮然與同志者俱東行。將入昌平橫。蓋自知其病之有在焉。欲用力以去之。可謂有志者也。敬之事君而有職事。繼家而有幹蠱。今皆舍而遠遊。則固非閑散遊士之比矣。其在學。當恐日晷之不給。盡已力之所有。汲汲日夜。以成其學焉。果然。若敬之。則可謂知病而下藥者矣。亦可謂

能處不幸者矣。於乎使世之不幸蚤喪怙恃而恬於宴安怠惰者。皆如吾敬之之用心。則何必憂其不能成才也。

送井上子彬序

子彬與敬之將東遊昌平。來就余而謀。子彬曰。先人起家列教官。余以葭葦之親。入承其後。蚤夜孜孜。常恐墜前緒。今敬之與大明。一旦東遊。余亦欲與俱。既請親而見聽。唯家兄曰。齒少學淺。或不可。余惑焉。先是余與伯華談及此事。深以其言爲是。乃曰。雙堂齒不高。子富春秋。更用數歲之力。勉勵以大其基址。遊學猶未晚也。子彬曰。然。但內焉。具慶無故。外焉。職散事閑。况有二子之與俱乎。時乎不再來。由非有太不可。則將果行。何如。其志益確。余與伯華知其不可奪。而更懲慙之。遂以二月中浣與東。曾子三省之目。爲人謀之忠處其一。余雖驚怯。竊希望之日久矣。今爲子彬謀而不

能盡心焉。則可謂善學曾子者乎。然此行素爲子彬謀萬全矣。故余之所以沮之者。乃所以深成之也。今其銳志堅定。不肯少回顧焉。以是施於學。則何業之不可成。此余之所以幡然懲慙之也。不忠之謗。吾謂甘而受之。昔者余之學昌平。同遊五十人。其勉勵刻苦正學者。蓋僅々矣。其餘非遊惰玩愒以曠日。則溺功利騖虛遠以度年耳。今日更甚焉。余之所憂於子彬者。不在遊惰玩愒以曠日。而在異說競起以誘我也。乃伯華之所憂。而余之憂最在焉。子彬之明於邪正是非之間。未必無能辨之。然余之所以深恐焉者。則以爲彼之狡黠。不一而足。何保其不惑。况在鄉之日。所講者正學。而於其異說者。未嘗知之。縱令知之。亦未達其真矣。夫異說之可悅。甚於淫聲美色。何也。淫聲美色之接目觸耳。人孰不惑焉。然有守者能知其害而遠之。至於異說之可悅。則人未嘗知其害之

深。故古昔以來。高明者多溺。其害蓋難見矣。爲子彬者。唯能守正學以切己。若夫高妙超越可悅之說。一切屏去絕棄。又能時體余之所以深成之意。奮然勇往。刻苦日夜。更十倍其功。則一日有一日之功。一歲有一歲之益。所得既深矣。則雖有異說。不能爲之害。蓋詩所謂可以爲錯者。莫非所以成就我也。然後余之所以爲子彬謀者。亦庶幾乎可免不忠之謗矣。臨別。詠國詩以贈。聊見其意而不足。乃書爲子彬謀之始終。以爲之序。

送町田大明序

天寬之際。公家中興。祖業百廢皆興。首下令曰。凡爲士者。當兼脩文武。不然則不爲用矣。故士皆競進。用力於此。群材輩出。有光於舊時。以至於今日。但積弊之存。或以讀書爲無用之物。往往相嘲曰。士人之業。擊劍馳馬是已。何用夫讀書之爲。吾聞儒者之

言。學者爲忠與孝而已。則吾固已知之矣。何必爲挾卷呻吟者而後能之。讀書者反之曰。沒字漢何知也。擊劍馳馬。一武人之事。而彼之所謂忠孝者。亦妄行胸臆爾。抑異於我之所謂忠孝者矣。柄鑿不入。冰炭相反。甚矣舊習之難移也。苟非能審輕重本末而不惑者。則不免焉。方今用力於讀書者多矣。其能審輕重明本末而不惑者。町田大明其人耳。大明父祖皆傳擊刺之術。大明亦學焉。在他人則必曰。劍我家業。爲之則足矣。而大明則曰。文武者士之業。然固有輕重本末之等。苟不審乎此而從事焉。則何可也。於是讀書講學。勉勵刻苦。猶自以爲不足。歲之戊戌。與大家井上二子俱東行。將入茗橫以成其學。衆果喞々曰。二子之於學。爲其家業則可。大明乃不可。大明爲不聞。治任鱗舟。余聞之。中夜不覺蹶起曰。善矣。大明之有此舉也。苟非其明敏之資。過絕於衆。則非讀書

之力有得焉。則亦何能審輕重。明本末而不惑。二者相因。以有此舉也。大明既於其大者。奮然用力。不復恤人言。則何憂學之不成。况於劍乎。異時西歸之日。吾見其裕如有餘也。然後向之噉々者。歟跡而遠去。人々果知文武之不可以不兼修。而公家之盛意。亦於是乎行矣。豈不美乎。臨別書以勉焉。

感德附錄跋

自古出於政廢俗壞之後。有所大改革。以一新天下之耳目者。無非胸中既有成算。隨用而出之者。但以衰弊之餘。苟安爲風。是以不免乎異論。奮起衆議。沸騰矣。譬之越犬吠雪。其吠也。吠於所不常見爾。不足以是病中興之業也。近者讀中庸。至蚤於有譽於天下。反復熟讀。然後始知君子脩己爲政。唯理之從。則天下之廣。人民之衆。未有不心醉而心旣者也。蓋理義在人心之所不可已者。

不以賢愚有加損也。所憾者特上之人不由焉耳。苟一出於理義。其應蓋有不期然而然者。則若夫洵々異論者。由於未盡其方焉。昔者我守國公輔佐大政。因人心之不可已者而出之。是以每一令下一政布。民人悅服。置郵傳命。莫之能禦。朝野一洗。四海改觀。馬隸扛夫。尙能誦我公。豈不蚤有譽之明驗乎。於乎盛矣。穆堂岡本君奉事左右三十年。景慕之深。不能自己。既錄生平行實。以爲本編若干卷。如此編。則又摺據當日四方興議。以見大小政事各得其宜。而大鑒天下人心之實焉。集輯旣成。秘諸家庭。將遺子孫。囑鳴書于卷末。鳴淺陋。將何言。固辭不得。於是乎書。庚子冬日。秋山鳴謹跋。

書先考畫像挂幅後

畔上廉風少。從先考學劍。日夜刻苦。有所得焉。崇尙之餘。乞寫真

以奉焉。先考笑不聽。廉風懇祈至再三不已。遂聽之。廉風乃就巨野泉祐而謀。迨成。先考又親題數言。距今二十七年矣。廉風逝。其子子達喜讀書。與余友善。往歲鳴役于江戶。子達亦在焉。一日來語曰。弊家藏尊公画像。盖先人之崇信。君之所悉。僕不敢瀆也。但傳之久。至子若孫。或不知先人崇信之意而褻瀆之。則僕之所大懼也。今將舉贈君。苟得傳于君家。則歲時月朔。室家團爨。孝子順孫。盛服上堂。盥嗽恭緝。此幅謹挂諸壁間。退炷香再拜。而將曰。是吾祖所自出之祖也。其尊奉感愴。宜何如。乃正與君家相始終。而先人崇尚之意。因以不朽焉。不亦善乎。但其不知者。或以爲言焉。願君爲書其由。一置畫像後。一以與僕而遺於家。則庶幾乎使子孫知先人之懇祈與僕之贈君。二者並行不相悖。皆出於所以崇尚之意焉。鳴善其誠意。應之曰。是鳴之素願。而非所敢望也。既而

終役歸家。子達自袖以贈。嗚呼先考捐館舍。塋土未乾。奉命東役。淹滯三年。心常西悲。今也幸得代而歸。欲承歡於膝下。而九原不得起。子達何人。爲此希有之惠。恩意之渥。何如耶。拜觀之際。鬚眉流動。宛然如身承警效。親聽家庭之訓。悚然拜而受之。更裝潢以傳於家。聊書顛末於其後。又書一通。贈之子達。天保辛丑春。不肖子鳴謹識。

上野觀櫻記

二月念三。嗚以歸鄉期逼。詰朝出告別于菅山山口先生。先生謂嗚曰。嘗約以午後至桃洞九鬼公。公以西上之在近。事務蠅集。辭今不圖得半日之閑。更約及二三親友觀櫻花于上野。子盍同此遊也。嗚曰。奈今日有官事。然幸竣矣。陪遊固所願也。是日事竣則未漏也。顛倒改裝而出。比至伊勢街。道路噴々。號郭內火發。仰頭。

煙焰蔽空。日日比谷。曰大名小路。就審之。則備前甲第也。鳴意若州第與之隣。先生當遽歸。雖則康健也。途遼人噫。得無礙乎。乃馳至筋違門。自北者絡繹相連。而未認先生父子也。復出門。赴御成小路。唯見一人狂奔自北。即巽齋也。巽齋名重周。先生嗣子。巽齋其號也。一掛直馳去。鳴亦復進行。先生與令孫從一儻。筑前赤城子綽亦伴焉。先生曰。占坐於樹下。待子來矣。火發備前第。吾第萬無脫理。老釋無及事。故先遣重周。憮然。鳴與子綽相慰而從。先生女嫁福山天野某。第隣備前。先生曰。噫。不免矣。子綽乃謂鳴曰。子從先生來。余則直至福山第。馳而去。既入神田門。火漸西。與先生舍頗相隔。乃取道於道三橋。途遇子綽歸來。曰。福山第烏有。無及矣。道路填咽。相先後而進。時火稍向熄。鳴將告別而歸。先生強入第。於是與子綽至舍。巽齋笑曰。今日花下將祖子。妨火不果。幸火

就熄。第亦無恙。今請開離。廷于此。不亦可乎。鳴見舍半徹。席什器狼藉。鳴與子綽相謀。欲及未昏。敷席整頓什器。巽齋不肯曰。健兒輩今辨之。子唯飲。即開厨行酒。巽齋酌曰。倉卒之間。託老父稱兒于二兄。吾心安矣。杯數行。鳴又謂巽齋曰。前日所質於先生。義利辨一篇。意兄見之。爲說何如。曰。閱之。宛然子之小傳耳。義利疑似之間。請試言之。今有人敵地盜食儲之命。子則應之。如子則恐不肯。其應者義。而不肯者非義也。何也。食儲本敵之有也。取之。益我而損彼。子之辨欠此意。是吾之所嫌於子也。子綽初字子毅。是日先生改字子綽。以其名曰武寬也。鳴又席上書其由。以與子綽。既而主賓獻酬。驩然。巽齋曰。今日之事。頗奇遇。可以記也。鳴乘醉乃言曰。雖以鳴之不文。尙可記乎。曰。可。鳴欣然。但以歸期日逼。故約西歸之後。記以贈。黃昏竟別而去。歸家十數日。排煩。次第當日之

事而記之。題曰上野觀櫻記者。以其初約在焉。於乎。鳴之不敏。辱先生父子之過愛。有年於此矣。可憾者。則在鄉之日多。而在東之日常少。今也復歸家。山河隔絕。不識何日得復奉教於函丈。况陪游乎。戊申暮之春中八日。桑名秋山鳴記。

手抄曾文序

余之志於文辭之學。夙心嚮于南豐氏。竊謂議論正大。說理入細。微而不過焉。吾輩所當法者也。其在茗橫。頗費日力。而未有得焉。其西歸也。痛寐苦心。且讀且作。凡七年矣。其用力於文辭之學者。可謂勉矣。初獲沈氏讀本。熟復日夜而不足焉。更取元豐類稿及諸家選本。按其萃。分章段。標句法。其餘諷誦間所得者。旁註題識。不一而足焉。凡如此者。前後數種矣。每其得好題目。輒構思腹稿。動累數日。結構間架既成。悠然展紙下筆之際。自以為於南豐迂

果。吾輩所當法者也。有此見解。所以成。就他日經業也。

僅々十篇。其精可知。也。暇日幸許借觀。青。結叔尤妙。前數百言作此處張本。

餘往復周詳縝密之法。庶幾乎或得之矣。及一旦去而從事於聖經也。其於文辭。有事則作矣。未嘗設題而作也。是以一月遠於一月。一年疏於一年。沈氏選本束諸書閣。蠹蝕塵沒。會而不顧。况其他邪。况數種手抄邪。昔歲不圖獲脚疾。經年不愈。至於暮春。淺有起色。遲日倦餘。倒書簾而得最後所手抄者。蝕餘纔存十篇。蓋沈氏之選。而曾氏之髓也。則當日之意。有戚々焉動乎其中。於是乎不忍遺棄。釘為一冊子。以遺於兒輩。因嘆七年之久。為此閑工夫。文辭之崇。實使之然。顧自赧然。雖然安知今之說經解博。其得力者亦未必不賴此閑工夫也。然則七年之工夫。其或不徒為閑乎。兒輩其念旃。嘉永三年庚戌暮春晦。

果堂先生曰。文公初年。謂佛氏頗究其說。故他日註釋大中論孟。未必不賴其力。吾兄文辭之學亦然。後生輩宜識之。青木重隆曰。此篇亦迂餘周詳。真得曾氏之髓。大兄遠於經旨。講說分明。聽者聳服。蓋得其力。雖在於澗。思潛心。亦由於七年。

學文字之開工夫。今之人往往置文字於度外。所讀止僅數卷。俄欲窺經書之蘊奧。難矣哉。其弊與徒學文字而不講經者不甚異也。若大兄可謂真能學矣。

士說

立志以明道希文期待。古人之所以不自輕而以實功自勵者。不亦切乎。方今海內父安。四方仰德。士之載經事文者。不肯自重。有為而狂。故常事苟且。何在其為士也。道隆則師其人。道替則師其書。其書在焉。又何患乎無人。也。所憂者。特以畏怯委靡。志之不立耳。夫士之所自任者重。而其道之遠。曾子嘗言之。學者於此言。朝夕服膺。宜無失焉。苟不然。而曰世無良師。吾學無成。吾見其無志而自畫也。人之生。各得此理以為德。仁則人心之全德。唯其以氣拘物蔽。故不能無失之也。故士之志學者。必先發憤立志。博約相資。知行並進。學不失其方。積以歲月。則無不可馴致之理矣。但立

青。確言。

數語可為座右之銘

志之不勇。或作或輟。以終於無成。是古今之通患也。故其身體力行之勤。與一息尚存。不容少懈。非弘毅則無以取其功矣。是士之責。吾儕不可不勉焉。有一人。目不識一丁字。攘袂搯腕。疾視讀書者。曰。忠者事君之道也。孝者事父之道也。我能知而行之。何必讀書學文而後能之。之為。此人未足深尤也。有一人。終年矻矻用力於讀書。而稠人廣坐。抗然曰。理則然矣。奈稟賦相懸。吾儕豈敢希聖哉。此人真可憂矣。古人論中興之舉。曰。文臣不惜錢。武臣不畏死。則恢復之功可期而奏矣。吾亦將曰。儒者不憚。希聖則性可復矣。作士說。

雜說

南牖之下生果贏。每歲動絲壁而上屋。又入室。女兒以繩縱橫導之。蔓從而緣之。又栽牽牛花於其旁。伐蘆以為欄。二草爭先蔓延。

此言可以為百世之師

青。敘事明簡。

壓欄緣繩。繩盡處。果贏則失其所緣。垂下如纒絡。花時正午。花未開。其狀如兒拳。近昏。則拳漸開。日映。點火觀之。拳全開。五出。姦々然似亂素絲。每發三四十。幽芳可掬。天明。絲歛而復拳。然後牽牛花代之。花色不一。或瑠璃。或淺青。或紅。或白。或絞纈。其他數種。每發五六十。與綠葉重疊相映。三伏之天。炎曦赫然。氣倦體疲。舍書呻吟。就而觀之。猶能足以悅目焉。夫此二草。一終朝而萎。一待昏而花。世俗之所以為不祥。而今余之所以愛玩不已者何也。日新又新。取諸牽牛花。闢然而明。取諸果贏。是此二草。足以為自脩之法矣。讀書者苟存此心。則一草一木之微。亦足以觀為己之學矣。

題和田範長裂足利尊氏書圖

論者曰。建武中興之不終。蓋由 帝之失政。此言其孰謂不然。雖然是特責君上之論也已。豈忍與臣子言之耶。言各有當。此所

一篇主意

青。識論有
泰山崑々
之氣象

以立言之為難也。果如論者之言。則是黨反賊而寬之罪也。何以勸天下後世忠義。臣子之心乎。况於當時乎。若範長父子。非不知降則富貴也。唯其忠義出於天性。事之成敗。固置之於度外。其心謂與不義而生。不如蹈義而死也。是以百方誘致。不肯動其心。至於裂書投火。終之膏身於鋒刃。而不悔。非自信之厚。而見義之勇。其孰能與於是。千歲之下。生氣凜然。對圖令人起敬。

蝸廬記

人之無志。可勝歎哉。方今學者孰不知古今聖愚同一性。其用力之至。自非下愚之不移。何為不可期乎。復性也。但其立志之不强。向道之不篤。雖口說聖經。名為鉅儒。然知之未真。行之未果。讀書非不多也。學文非不博也。老死于牖下。終身無所得焉。夫既不能。有諸已。則如之何其望能益于人也。今夫吾儕之於學。不為則已。

矣。苟有志於爲之。則發憤立志。窮理而求于擇善。誠身而勉乎固執。既不誤乎用力之方。而實踐切諸已。凡日用處已接物之際。不背於聖賢開示之意而可也。古人務學之切也。其用力之初。必先以敬存其心。以誠心行之。或謹之於一念之微。或察之於事爲之著。不求居處之安。不願膏粱之飽。明健之資。於視聽言動之際。必能勿以禁之厚重之性。於處已接物之間。敬恕以守之。一則反於天理之規矩。以致天下之歸仁。一則見其險於家國之無怨。夫子之教。顏冉。顏冉之從事于教。其方具於聖經。文公爲後學發揮盡矣。吾儕不可不勉也。諸葛亮言其君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夫亮受昭烈之遺託。以興復漢室爲已任。以謂曹氏而在焉。背於先帝託孤之命。而職分不終矣。學者於爲已爲人天理人欲之際。亦必能識其不兩立。然後可以有爲矣。秋子少喜讀書。白首不衰。

青。好引證

結末一懼
字。舍敬字
意。便斯篇
歸宿處。

頃者憂學行之不進。名讀書之室曰蝸廬。蓋取諸蠻觸之寓言。意謂自今以往。日用常行之際。於所謂爲已爲人天理人欲之間。必能去彼取此。又能審其機。則異日併蠻觸以爲混一之功。豈有不可期之理哉。苟然。雖伏尸百萬。逐北旬日。亦何傷焉。唯其克之不力。容已私之尙存。此豈爲善學者耶。而况致彼勢强大。反以併我。其亦何以學之爲。此在吾之今日。所大懼也。作蝸廬記。朝夕省以自勵。

吉川公論

情暱則不敬。情隔則不誠。欲之難克。於五倫爲甚。而夫婦特甚焉。英偉之姿。豪傑之材。往々不免焉。男女居室。人之大倫。孔子於大舜不告而娶。爲猶告。蓋爲頑父鬻母告。則不得娶以廢大倫也。其唯以如此之重。是以歷世英傑。雖心知其惑溺之非。而意猶有所

諛焉。曰。吾於倫也順矣。夫婦之別。吾能行之。假公義而騁已私。恣
衽席陰私之慾。自以為得計焉。不復顧天下後世之議也。英傑猶
然。况其他邪。毅然不惑乎其間者。能幾何也。豈非難得其人乎。公
生逢亂離倥偬之日。士皆趨利避害。貪婪無厭。綱常掃地矣。天下
莫復知有聖賢克己之事。而况年少妙齡。何望有此慮也。特天資
之高。覃思于國事之餘。容易斷諸胸中。見其從容對兒玉就忠之
言。何其明且確也。公一納醜女。既絕惑溺之原。更得股肱之助。一
舉兩得。可謂不世之舉矣。世稱諸葛武侯在隆中。娶黃氏之醜女。
而其澹泊之志。寧靜之學。以輔昭烈而噓漢火於既熄。出師二表
揭綱常于萬世。其所本者克己焉耳。公亦娶熊谷氏。得信直之死
力。兄弟連鋒。翼家翁以馳逐于中州。遂使之伯于一時。夫武侯希
世之間氣。而又藉學之力。彼中歷世未見比倫。豈得以吾邦武弁

青。主客分
明。

以其克己
與之以真
大丈夫。又
以其不學
無術為憾。
所謂好而
知其惡者。
若老兄者。
可謂得是
非之公也。
末路又進
一步。

沒字漢而望其萬一耶。公之於武侯。異域殊世。未嘗知有此等之
事也。唯其天資之美。與之暗合。既於其難克者。從容果斷。其他蓋
可知矣。方豐公際會風雲。鞭笞宇內。强者授元。弱者納土。四方爭
先。唯恐其在後。然而公父子倔強。偃蹇以終其身。雖比之於阿弟
風塵中。認英雄。則似未曉天意之所向。然要不失為大丈夫。其所
本者亦克己焉耳。胡文定公以武侯之澹泊寧靜。推以為真大丈
夫。吾既以公媲美于武侯。安得不以真大丈夫與之。所憾者。不學
無術耳。使其知聖賢克己之學。則終身所成。豈止於此哉。

世之學曾文者。除朱文公之外。往往委靡無氣力。若王遵嚴亦
不免焉。聞老兄亦學曾文。而勁拔明簡。無骨柔筋軟之態。其天
資使然歟。抑亦其學之所造詣。致然歟。可謂善學曾矣。

送山內監察序

士之有志於學者多矣。其能立志者鮮矣。立志者有矣。至於學得

其方者則未有也。蓋學不得其方。則立志雖銳。用力雖勉。然亦何所得也。故我朱門之教。必以窮經爲先務。經者道之所在焉。苟能用力於此。則其於道體既明。爲學大本又立。然後上下古今極其該博。而皆爲吾之用。并日用處事接物之間。如手持權衡以從事焉。學之得方者然矣。今之學者則不然。不知道體爲學之義。靜存動察之說。所事焉者。則務記覽耽詞章。以之應接日用事物之際。猶之無星之秤。無寸之度。既誤己身。又并誤人。夫學之失方者如此。將焉用彼學。山內君之在學職也。深有見於此。一旦奮然立志。潛心聖經。從事靜存動察之間。凡有疑難必正。不明不措也。雖以鳴之老迂。然猶問難尋究。得益多矣。立志之銳。用功之切。積以歲月。必有大所得焉。真吾黨之望也。既而選爲監察。其職要劇。日上一政府。與議國事。乃雖以君之銳志。然力有所分。不復得專於學也。

則至工夫亦不能無間斷矣。故人皆榮其拔擢。而鳴則慊然以爲榮則榮矣。奈此學何。居常以爲憾。今茲四月。君以職事役于北越。吾聞監察在北。職事頗閑。君今會有此行。請專潛心聖經。亦足以繼前功而成之矣。故人皆憐其孤客遠寓。而鳴則以爲難得之會焉。料君意亦然也。特以十年交情之篤。臨別不得默々耳。君請留心於是言。鳴又因有所感。方今昇平。四方無犬吠之警者。二百有餘年矣。近者夷舶窺邊者數矣。人心騷然。如今春過浦賀而近入神奈川。名爲求互市。而其意實不測焉。於是天下警然爭言互市。鳴竊意互市者國家大禁。而今如此者。豈舉天下之人病風耶。何其無忌憚也。徐而思之。所以然者無他。由不明於義利之辨而已矣。其唯不知義。是以動爲利之所誘而不自知也。此辨君之所悉。雖然義理無窮。精微不易窺。君其不可不用心焉。况君之在要職。

乎。此鳴之所以瀆告不舍也。

果堂先生曰。論爲學之方。正大有根據。吾輩宜寫一通。當之座右矣。

送半林駒井君序

半林駒井君。今茲甲寅春。陞物頭。褒積年勤學。賜章服。越四月。擢奉行。役于江戶。我藩元無參政之職。寬政初。新置奉行以參政。士皆俊選。極爲要職。君少好學。長而明經。鳴與交二十年。經傳要義。史乘疑難。心術工夫。居室曲折。有得相示。有疑相正。鳴之得寡過。其資爲多。唯其少擢侍從。不入於學職。是爲憾耳。今而有是命。豈惟慰積年之望哉。竊爲國家賀其得人矣。夫士之講經窮理。不惟欲致其知也。必將施之於行事也。然世之平居志於學者。一旦或得選擢陞要路。往々不厭興望者何耶。今日之弊。讀書流於雜。其用於力經者。亦不過於資講說待疑問耳。旣無明善之功。又乏躬

行之實。何況於從政爲治乎。讀書如此。不若不讀之愈矣。俗吏不知學之爲何物。見我之所爲如此也。非笑之曰。彼爲學聖賢者乎。吾輩不學。猶勝於彼。於乎是讀書者之過也。今君勉學二十年。積累之功旣熟矣。舉而措之。不爲難矣。比之向之讀書無實者。其得失何如哉。章服之賜。在位者旣皆信其篤學。今而拔擢。以學之故也。則當發其抱負以報今日之知也。雖然吾有感焉。今之要路讀書者有矣。未聞有學明行脩之人。則要是不學無術之徒耳。其注意存心。概皆在得失利害之間。則亦何知事之宜者有諸已也。君則學之積也。理之熟也。所言議。唯其事之所宜。而置得失利害於度外。於是乎出一議論一事。我之與彼東西背馳。南北殊途。吾恐君之不得一朝安於位也。是鳴之所大恐也。雖然學之積也。理之熟也。方夫言議柄鑿不相入之時。意其處之必有從容得其宜者。

而不愬然於此也。鳴則以謂所以處之。其惟誠意乎。今之從政議事。出一言。必本於誠意。論一事。必根於誠意。方其議不入言不聽之日。亦唯竦然積誠意。以效匪躬之節。則豈有不可感動在位者之理哉。則君之言議行。而君之位不變。上下安之。然後始得展驥足。使人々知真讀書者之伎倆。比諸尋常時文雜學。則萬々不同。豈不偉乎。嗚竊有望焉。嗚亦與君同好者。少猥教育之任。用力於脩己治人者。今也老懶日加。不足有爲焉。悅君之此行也。奮然把筆吐露心肝。書以別。

果堂先生曰。當議論矛盾之際。以誠意感動之者。自是明道先生之家法。丁寧懇到。友誼藹然。可掬矣。

送鳳毛青木君序。

鳳毛青木君喜讀史。工文章。其任監察十六年。在他人則不堪鞅掌之勤。君則裕如于其間。出則坐政府。入則待家庭。有暇則琅々

果。至論。

讀史。發所蘊爲文辭。作和漢史論數十篇。用力之熟。縱橫揮洒。筆隨其意。然竊怪論辨之際。往々事理繆戾。多不滿人意者。乃勸君用力于經。君亦既存此心。而未果也。癸丑之春。自監察入學職。對鳴首言。將用力于經之意。吾喜而慙之。然君之於文辭也。苦心用力之久。所得既深且熟矣。是以未得決然去此而從彼也。今茲甲寅仲夏。役于江戶。先發告之曰。夫朝經幕史。學者之所業。士而不兼之。無以成經世之大業也。然先明經。然後史可得而論矣。苟爲不然。天下治亂。君子出處。人才用舍。政事得失。以至夫審幾於未萌。知微於未然。茫乎欲濟無津涯矣。其惟明乎理。然後於疑似難明之際。忠邪難辨之間。猶燃犀以照海。今人之學反之。先其所以後者。而後其所先者。既失先後本末之序。其取功亦難矣。此鳴之所以望於君不一而足也。君嘗論箕子曰。意欲復商。又曰。武王之訪。

僅以洪範告之。立論悖戾。為說驚怪。殆乎不似讀書者之言。雖喜新奇。駕古人之弊。有以致之。然失為學先後本末之序。為之崇也。故當日論斥其非。君之所悉也。夫講經窮理。讀史論是非。辨得失。是致知之方耳。今也論史務新奇。駕人。豈致知之方乎。作文如此。古人類俳之戒。其為玩物喪志。孰大是。此役也。公事之餘。省外事而用力於四子可也。則講誦之間。自知箕子之不仇武王。洪範於道不粗矣。寧是哉。於數十篇史論。亦將見其有事理失當者。是理明之驗也。文辭奇僻。猶之可。事理不明之病。吾恐其為害不小也。君請諒鳴之言。決然用力于經。况是役。上之。公子之輔導。下之。群子弟之教育。聚諸君之一身。為責重矣。不可不用心焉。鳴之不敏。少小屏蒙齋先生之知。今之成立。皆其賜也。則鳴之意。亦在欲玉成君而已矣。詩云。心乎愛矣。遐不謂矣。故盡言以送其行云。

果。超一段。文氣生動。

直言不忌。亦出乎誠意。僕竊知鳳毛不相忤也。况議論痛快。行文流暢。真敬服敬服。

書遊泳鍊法後

余一日訪翠樹翁。入其室。圖書狼藉。篇帙山積。翁危坐其中。對几讀書。寒暄禮畢。論古今英雄勝敗興亡之迹。聲如洪鐘。目無古人。既而出示一小冊曰。是威之所留意輯錄者。煩子書其後。講餘披閱。蓋輯和漢古今係泅水之事者。題曰遊泳鍊法。翁自少好學。兵劍諸武技皆通焉。旁善泅泳。自墨夷窺邊。海內多事。公家命習練操舟遊泳之術。翁時年已過古稀。首事演習。其勇銳健力。雖壯者不過也。今也餘暇。輯茲書。則固非世間逐時好誇博者之比。余也一介之書生。其於兵劍諸武技。固嘗不識也。矧於泅泳之術耶。然猶知茲篇之為有用書也。

送果堂南台先生北征序

余歷觀我藩自文化至安政之儒先。經學文章如我果堂先生之夙成而熟者蓋鮮矣。先生少余一歲。成童友善。執卷日相往來。當時頭角已嶄然。余輩每瞠若。而先生不余遺也。蒙齋夫子一日語余曰。近者南合生用力於文章。雅健改觀矣。汝勉旃。余赧然畏而慕之。既而先生奮勵遊于昌平橫舍。經學文章併進。弱冠遂起家爲學頭。生徒歸往焉。其西來也。年將壯。棄文思日漏之巧。而從事聖經。篤信紫陽。潛思於章句集註。發揮微旨。闡明幽致。其於一念之微也。將以涵養之於未萌。而省察之於將動。其爲已之實。可謂密矣。抑余何人也。少而辱交。老而不衰。其同職掌者三十年矣。非日相見則或間日。其蒞官治家。接物處事。以至讀書之有疑一章一篇之詩文。亦未嘗不問而取決焉。余之淺陋。有今日。多由先生輔仁之賜也。及其陞教授也。屬駕東西無虛歲。意暗贊默佑亦多。

矣。先生年過知命。學日熟。弟子益進。且也。公家富春秋。當終輔導成君德。以對闔城士大夫之望也。奈何一旦去而入郡代。使余輩有中流失舟之嘆也。若夫先生之學之才。何施而不可也。唯其在今日。則孰輕孰重。孰緩孰急。識者或能辨之。而今如此。是可歎也。况於職掌之殊也。經旬彌月而未嘗有接見之期乎。則余之心所以最悲也。今茲己未。先生年已六十一。以職事北征。余倍悲其契濶。憮然爲惡者數日。又自慰曰。余有論孟講義二三十篇。經正者不過於數篇。今者盡數書寫爲冊。幸盛諸先生之行李中。清閑之餘。堪煩一讀。徧賜論正。則使余有大所得。以慰索居擿墮之想焉。居數日。余亦有屬駕東役之命。蓋先生之入郡代也。余以淺陋之學。老朽之餘。而誤承乏於教授。居常懷畏懼焉。今獲此命。不寒而慄。其何所能堪也。况於適屬先生北征分手之時邪。余之感愴。

所以益深也。夫越之與勢。千里隔絕。并其征途。皆新涉之地。想其有發於吟詠。自不能已者。况北地長尾氏之所割據。其民獷狽。稱難治。今得先生而治之。亦此民之幸也夫。其卒役西歸之日。余將復扈駕歸家。從容於杯酒之間。并與其新政而叩之。則周歲之契濶亦何悲焉。乃書以別。

書家藏道確吉村翁國詩挂幅背

鳴幼時聞道確吉村翁之病也。會嗣宣溫君從政役江戶。守國公特賜休暇。速歸省。翁感泣。又切誠曰。君恩及於殘喘。死且不朽。雖然。委任之重。豈可狃恩曠職耶。君不能違。臨發。封書以授。命拆之於途。君唯々。既拆而視之。則唯善事君哉。親詠國詩也。君憮然。携而南。具白事由。公感愴久之。乃命裝潢以賜云。近者闕家集。卷末載之。欽慕之深。但恨不及其時耳。翁祖應神公之聘。祿萬

石。班國老。世々相承。與公家同休戚。而若翁忠誠之篤。老而不衰。是豈無所養而能如此哉。昔者晦庵夫子以一善字解事父母之孝。先儒發之曰。家庭之間。有無限難能者。未易言也。而唯一善字足以包括矣。國之事君。其間亦有無限難能者。翁所謂善事者。蓋亦此意爾。而一息僅存。猶以此誠救。則平素之所養可知矣。意其從政之日。匪躬之節。其於善事之亦何疑焉。翠關君於翁爲嫡孫。諒鳴之欽慕不一。出其所嘗親摹者以賜。鳴欣然出於望外。乃裝潢爲挂幅以藏家。謹叙本末以書其背。終身奉將以充在官之式。

遠祖伯州小傳

遠祖源伯州。諱晴近。初諱信友。秋山氏。稱伯耆守。其先出新羅公。玄孫諱光朝。家世住甲斐。光朝時。始稱秋山。姪島兵起。諸源景從。

光朝以獨後而廢。數世孫諱光政。稱新藏人。在南北朝之時。驍勇善鬪。子孫微不顯。歷十世出伯州。以武略聞。初狇信濃。鎮高遠城。兼伊那郡代。既移飯田城。天正元年。出兵美濃。陷岩村城。乃移治焉。其間攻城畧地。以寡破衆。爲國出力。武田氏一時雄踞海東。實與有力。三年五月。長篠蹉跌。國勢日蹙。七月。濃師圍城。勵衆拒守。甲侯出兵救應。會大雪不果。孤城受圍。彌十旬。外無毗睨。蟻子之援。力盡而就虜。實爲十一月廿一日。終授命于岐阜。年四十五。近者宗姪勝敏。追遠之切。博攷群籍。以補家乘。又使根本器寫真。囑以小傳。嗚喜其至性也。乃節錄家乘以授之。丁巳孟春。裔孫鳴謹識。

關羽贊

同牀而寢。兄弟恩親。侍立終日。君臣義醇。白馬報遇。老瞞呈真。七

軍覆沒。漢賊遼巡。英風凜冽。千歲猶新。

官本武藏書牘跋

館林侯柳原康政。幼時習字。于能見松應寺。師授以國字。不肯曰。我不主執簡。凡士之所欲識者。軍國之用。所謂黠行記誡是耳。以往通于弓馬劍槍之術。然後出而仕。不欲習若字而虛度歲月也。時年甫九歲。余嘗謂亂離之世。士結髮于行間。絕無演習之事。殆非也。致仕大夫翠山翁家藏官本武藏書牘。蓋所以寄祖真如君者。書中說劍理。夫官本氏之劍。名于四方。則祖君之通其法。亦何疑焉。慶應丁卯仲秋日。秋山勝鳴謹跋。

題小楠公梓弓詞

當國家傾覆之日。士之殉難全節。記諸簡策。傳於口碑。見聞之際。猶能使。人勃焉興起。慘焉涕泣。幾不自勝焉。况於身訪遺址。見當

年遺物之存者歟。吾藩致仕大夫翠山翁。當拜南山。遺廟親見如意輪堂扉所存小楠公梓弓詞。得其榻本而藏之者久之。近者出以示之於勝鳴。使題一言。詞蓋以箭鏃劖于扉。而史云書壁者非也。今觀其詞。當日慷慨趨難。舍生取義。感憤鬱積之氣。躍於紙上。使人悚然生敬畏之心。而不覺歔歔嗟嗟焉。方是之時。公雖乘累捷之勢。目中既無虜。然特僅女三千兵耳。以之與賊軍八萬相當。勝負之數。不待知者而後識也。公則曰。此行也。非獲渠頭。則必授吾首於彼。辭于行宮。拜乎陵寢。與從兵截髮納堂。記姓名于壁。抽箭劖詞。扣鐔而起。以孤軍擣賊隊。七離七合。幾獲賊魁。而衆寡不敵。終致首邱之節。嗚呼。公生能體乃父之遺志。而護社稷于彈丸黑痣之南山。死能遺小弟以善其後。而不殞家聲于千載。可不仰哉。今翁意亦將訓子孫以勉臣子之義焉。豈不

美耶。丁卯端午前一日。秋山勝鳴拜題。

恭書守國公親書七絕。挂幅背。臣佳道奉我守國神公親書一葉來曰。此幅一拜展之際。猶認其真而不疑也。但以其無印記之證也。子孫欠尊崇之恐焉。幸先生猶及于盛時。請記一言以爲證。臣勝鳴謹按。神公學明天人。百般技藝莫不通。然至於詩與畫。雖藩人知者鮮矣。蓋以其在妙齡耳。然畫則時有之。至詩則無有矣。其不喜作可知也。檢公譜。安永五年。以世子始臨于白河。講文演武。以身先藩士。而無政治之責矣。治下甲子山。巔曰旭峯。瀑曰逢隈。隈水之源也。公特愛其山水。月夜與詞臣游賞之也。因想岡本某云。少年監國難瞞矣。河村正道不應於間人。咸在是時也。而公尙非髮長袖。而他年偉勳蘊蓄諸胸裡焉。宜乎佳道之寶愛以爲難獲也。己巳春。臣

秋山勝鳴拜書。

三僕傳

三僕。越後人。我遙管在越後。構堡柏崎以治焉。賦民丁。赴江戶藩邸。爲僮以給雜役。或執公家杖屨槍刀等物。以列鹵簿。或充諸曹小使。我士祇役者。輒人授一僮。供烹炊之事。所謂中間者。其用博矣。北地專魚鹽之利。乏竹木。民皆質懇可馮依。三僕蓋爲其最。有感。爲之傳。

角內者。橫田村人。天保四年冬。余始東役。黠執烹炊之事。性嗜酒。無日不醉。嘗聞壯歲爲虛無僧。巡歷諸國。善吹尺八。又解醫治。同伴有疾者。隨爲診察。審症授方。就藥鋪取辦。醫治極驗。聲價發聞。無卒無士。舉邸求治。公房婢妾亦深信委。且精釀法。知桑酒冬瓜酒之方。代地一酒店損酒味。渾家失色。遇欲取醉而至。店酒保

告其故。僕曰。醫之何難。保曰。味可醫乎。曰。可。醫之宜如此。如此。吾保其無它。保入語其主。主悅而如其法。他日問之何如。主出而拜曰。奉君之教。果得驗。若干疊酒味皆復醇。苟不得君之教。吾店之損失可慨也。抑君之法何其神也。爲貺厚矣。報之無方。而往仍舊就店取釀。則唯君意所欲。請勿須券。固辭不肯。始余不知此事。一日。叻叟見來訪。是日閑暇。余嗜濁醪。乃走僕。賞之。僕歸告曰。酒保謂僕所齎器何小也。自今携大瓶來。余視之。酒溢器。余訝問之。至于是吐舊時之事曰。彼縱奴之欲。不用券。從之。顏厚。故取醉于他店。而有時往。君命濁醪。彼店所釀美。故先言非私賞。彼不肯。遂充壺。且有前言。於是與叟對酌。叟使僕吹尺八。又吹所謂鶴巢曲。余頽乎笑之。叟則大喜感稱。其所吹尺八。近者獲竹手造之。然日出而飲。或余偶出遊。歸則不在。頃之醉而還。余戒敕曠舍而出。僕醉

態蹒跚。唯々拜頷而已。可笑矣。一日醉而歸。驟雨至。矮舍曬薪于屋瓦上。欲急取薪。誤顛于地。會余會生徒于樓上。驚碎甬有聲。與諸生急下而視之。則抱薪而墜。六年八月。余卒役而西歸。後歷十三年。弘化四年。復東役。明年正月。颯然而來。語曰。在鄉患中風。親療幸得愈。以久不面於兒。不厭道塗之勞而至。不圖觀君之標札。爲謝舊年之恩。敢拜趨。覆饌如舊時。會僕乞歸省。以角內假充烹炊之用。問其齡。則曰七十一。僕彥平懇實。亦善仕。二月。余瓜期西歸。初角內之仕余也。年未耳順。冬日畏寒。常擁火閣。每朝一鍋湯。一釜飯。一鍋汁耳。凡役中皆炤之。曩時用意蓄燼。納諸炭苞。積若干苞。禦寒之用有餘。其再來。纔三旬而別。其蓄燼如一日。後又歷十有一年。安政六年。屬鴛又復東役。携剛兒。寅藏者點執烹炊之事。寅藏亦越後人。失其鄉貫。爲人質。直有志操。常欲余役中省用。

或時命購求某物。彼唯而不購。問其故。則曰。君之命僕者。慮其欠用也。然在公多。而在舍少。且役有限。卒役則西歸。此物可欠。故欲必購者。告以其由。火架有方圓。余家有圓者。又欲方者。乃命曰。圓者既有。方者尤便。余將獲而還。且圓廉而方貴。汝在都下。熟購需時。見可者。貴之。不論新舊也。奴肯命。遂獲可者。今猶用之。余又欲菊盆植。奴持小圓紅者來曰。今茲菊少。萱場街藥研堀寥々。小花屬戲。故博粲。頃之。獲大黃花絕佳者。然盆猶假他人物。乃戲曰。主公無欲。今却淫於菊花何耶。其質直如此。余性嗜酒。憂其妨業。而不飲。月賜鮮魚一再。必父子相對小酌。分鮮命杯。奴拜受鮮辭杯。詰之。則曰。性有酒失。故痛絕飲。強之不肯飲。萬延三年春。免賦歸鄉。親勸六左衛門者代之。寅藏意不欲歸鄉。在留都下爲生。以不如意。不得已而北歸。六左衛門亦越後人。失鄉貫。性行與寅藏相

似。是歲五月。余新賜祿百石。凡藩士祿百石。役中不復賦炊夫。更用手人。奴求爲手人而至。期月。其翌。隰外有呼六左衛門者。觀之。寅藏復東。爲鬻瓊脂者。使出盛瓊脂器。余更授昨夜所殘酒一瓶。令回來號舍。而不至。明年春。六左衛門忽然遺書而去。其事固微。無意於譴責矣。而彼自去。無幾。火發于四日市。延燒本材木街。會余病在牀。強出執事。還舍。則兒曰。六左衛門來候。終之。寅藏不至。曰。奴勸六左衛門。而渠爲不利主家。奴何顏見主公。六月。余卒。役西歸。明年冬。又復役。終不知二人之所在。余壯歲東役者數。大抵每十年一役。性畏暑而耐寒。至是行也。齡踰耳順。內外勸置火閤。乃命六左衛門獲其新造者。併方火壺。後年在京之日亦用之。爾後冬日恒用之。夫余之於三僕。一視無違。然一得其常而無憾。一偶逢其變而不終歡。蓋有餘悲矣。辛未六月。

先考遺像記

孝子之事親也。思慮周詳。無所不用其誠。然尙豫念風樹之感也。是以有壽像之奉矣。弟子之事師亦然。先考通武技。奉命爲師範五十年。壽八十五而終。闔城士人多出於其門。若壽像。則外乎宗子之家。而門人之奉。宜不止於二三矣。余以支子出身。禮不得祭。禴歲時助祭于宗子之家。乃家不得奉壽像也。然而昔日幸得畔上氏之惠而奉之。事具余書後。今茲壬申春二月初九。不圖又副別幅。夫旣支子而所以奉之者。特以義起耳。今之副也。雖若出於不得已。然歲月荏苒。距生時已四十年矣。而一朝偶得拜其真。則昔日終天之憾。與今日風樹之感。庶幾乎或得兩併而少慰追慕之萬一矣。則繼今以往。雖或副數幅。亦所不厭。而不爲違義也。初聞壽像落于市人之手。而在本街對月酒樓也。怵惕不安。乃與剛

機謀所以脫厄者。余謂樓則朝暮遊客酒徒之淵藪。俗流猥褻之熱場。而壁間挂之。汗巖極矣。優游不斷。因仍之餘。杯羹之汗。醉漢之虐。輕慢陵忽。無所不至。終之爲暴人惡客之取去。則雖悔不可追也。先考之寫真。神之所馮焉。不容變也。逡巡趨起。緩一日則增一日之苦情。遲一刻則長一刻之煩躁。孝於親者。必不如是也。要在速謀脫厄而已矣。余友大高致遠國醫。其人頗好義。聞樓與居相近。意或悉其人。曰。善。請朝與機訪致遠。曲言其意。致遠曰。雖不親。略知之。抑畫幅大人之真乎。曰。然。余不忍於稱人之侮弄也。致遠悚然曰。請少休焉。幸有友之親。驢樓主者。居對樓。與之謀。爲萬全焉。刀而出。須臾奉幅而來。余與機相目。愕其神速。致遠歸坐曰。向者謀友以實。友諾直入樓奉幅出曰。主偶不在家。幅則在焉。敢屬之於子。主歸。吾保無他。奉幅授余。余渙然心解。如宿痾之去體。

厚謝不已。致遠喜談。更命酒。且酌且談。賓主驩然。致遠嘗求余文辭書以與。而未果。是日亦及焉。余曰。今日之事。立談了之。何其愉快也。苟非子之勇於義。何以至此。余雖衰老筆鋒退縮。請勉爲子叙此事。以果一諾之信。不必他文也。致遠曰。幸甚。日將晡。余奉幅辭而歸家。其明遣機問友姓名。則官崎桂齋也。桂齋亦業醫。精眼科。曾剛患眼。延治焉。以故親於我。今之爲我謀。亦見爲好義之徒矣。此幅蓋當時門人之所奉。意其人既亡。子孫不能繼焉。而落于市人之手者歟。今也幸得二醫之周旋。而永傳之于子孫。神亦可以安矣。於是酬樓主以狩野玉圓永信山水幅。既奉家。卜良辰。灑掃南軒。一壺之酒。一尾之魚。併焚一瓣之香。而恭謝。淹留沈滯之罪。拜幅之際。感愴交集。明治五年春三月朔。男固謹識。越既望。書以贈。

白黃堂先生文鈔終

（此處為白黃堂先生文鈔終的正文內容，因字跡模糊，具體文字難以辨認。）

白黃堂先生詩鈔

生別離

以下七首
樂府體

男 斷 校

今春哭阿爺。血淚猶未乾。今冬辭阿母。更覺添洿瀾。唯爲公家
事。靡盬治任上。途心良苦。七里灘。波濤漫。不祝前途祝吾親。

果堂先生曰。衷情之語。不求工而自工矣。○以下評語皆同。

撥亂備藤澤寺

四十萬。白起阬。六十萬。我濟生。生殺雖不同。均是歸不情。却不知
當年底將種。爲此撥亂備。如今無爲治。與濟六十萬。孰輕重。

掃舟艦

君臣當背城一戰。一棄宗社氣豈伸。中將死生本任彼。神器九鼎
不顧親。棄兒而走兮。非苟笑掃舟艦。見東人。君不見天祿永終崖。

史眼

山下不使世傑支傾厦。

佳將軍

巧手剛心佳將軍。挽強折衝老僕奴。鄧艾踰險蜀事去。伯約劍門空艱劬。箭殫旗卒手搏將。負恩故人敢追誅。首丘不愧孝與忠。脫厄的驢與劉符。君不見宗族妙齡二同庚。將軍忠孝衛督懦。

成市虎

懸軍陷絕壁。孤隊衝風濤。三人成市虎。猪武亦徒勞。狗烹良弓藏。讎殲謀臣亡。歷々堪悲傷。君不聞威恩伏。肅慎金源啓英俊。至今欽慕廷尉信。

句法自然
不得點
結末亦妙

鐵笠竹杖

倭^{雄壯}軀膽如斗。義戰兵不苟。鐵笠聊代蓑。竹杖揮八州。常蛇抗峽仇。氣壓上國星殞營。徒縱阿吉成功名。

飲鴨綠

沐猴出樹下。衣冠主會盟。假義收衆志。揚庭東西征。將^縣轄箕國。飲鴨綠入明。醍醐花。聚樂車。弄盡天下歸無家。

麥飯

世間百嗜好。一不接見聞。唯剩膳書癖。樂之心欣々。且也甘澹泊。膏粱非所樂。麥飯與粥餽。此生實堪託。壯歲好啣杯。常高玉山頽。四十量減七。况疾固心灰。麥兄亦澹泊。別味存咀嚼。能調和腹心。導水兼輕脚。飲食大欲存。與男女併論。今我何至幸。得超此關門。惟學貴耽嗜。脩身與格致。勉之將終歲。豈止膳書比。格致以脩身。澹泊以養真。麥兄兮麥兄。終始與相親。

癸卯上巳前一日依疾請解學職有感

本期讀書善此生。誤被網羅猥育英。學淺常歎教鹵莽。望輕還恐

生平二句。
可作吾兄
小傳。

學納悔。幸因一二同僚賢。不憾陶鑄無寸補。生平苦分義利間。即
今不脫人鬼關。素餐堪慚三十載。沈痾在苒十餘旬。一朝臥裁解
職表。巢檐乳雀聲。誼愀。結句有悠揚不盡之意。最可味。

三月念四。有命不允解職。不堪感激。

伏枕亘半歲。自分解教官。何圖公上惠。給暇養病頑。吾兄胸中

平生着得此一句。深故平。拈來為此好詩。近者家兄亦以真仁者

子病者知幾人。何者我兄弟。敢擅此殊恩。疾辭職不允。殊恩無

之量歟。由報。羸弱非所論。願盡鴛鴦力。勉學報我君。

悼牧原翁

世澆無真儒。處士日橫議。時論心術微。多帶蕙嶺氣。惟翁志正學。
方今孰侶儔。崎門少許可。相推輸一籌。不以鳴庸愚。把臂一堂上。
主一論精微。蒙養歎依樣。滔々流不返。砥柱竟如何。別來垂九歲。
愕聽薤露歌。嗟不留此翁。徒恨天意慘。涕淚一篇詩。東方幾酸感。

余在東屢訪。一日論及主一。且言小學蒙養之書。而欠音註。是可憂矣。故今詩中言及之。

至日有感

至日留商旅。閉關不省方。莫道太早計。先王養微陽。君子懷淵冰。
垂帷寒窓夕。有常假撲著。韋弦視無斃。經筵日賜坐。啓沃志積誠。
其非正有膏。鬼神見象明。萬木歸凋謝。風霜慘意氣。愧看南枝梅。
先春入歌頌。

亦是儒者之氣象。恐范陸輩不能夢見。

初冬夜坐遙憶果堂兄

寒雨染庭樹。萬物將歸藏。夜坐懷家國。區々老更狂。吾兄東于役。
誰向瀝心腸。燈火今可近。對書徒悲傷。
紆餘悠揚。有不盡之妙。

庚戌三月十六。依疾乞解學職。有感而作。

吾性本薄弱。不與常人倫。三十氣纔盛。五十衰不振。中間二十年。學得成底事。博約期古人。遲鈍違宿志。况今獲廢疾。三春負鶯花。驚胎不堪策。事業付一嗟。深懼此素餐。再綴解職表。積雨晝冥夕。樹杪鳴春鳥。發卯春。以病疾不痊。乞解學職。特旨不允。蓋距今八年矣。今復乞。故曰再綴云々。

與前篇同有一唱三歎之妙。

念四。有旨不允。不堪感激。

自從獲頑痼。百事皆廢棄。案頭書沒塵。偏驚股心志。盛時避賢路。閒散分攸宜。多病非長孺。何望嚴助私。蹶起取淚燈。明滅欲奮衰。躬奈氣茶。氣茶。一作寒劣。

辭職。病中諸作。具情。露。要之不期。巧而自然。巧者。此知詩不可以虛。而作之也。

除夜

臘盡不看雪。照姬宛陽春。冰解水滿澤。塗乾不起塵。性澹食無魚。

為疾遠杯酒。脚弱策杖行。視短盲豈久。慚我雕朽質。徒誦違衷情。所以多來悔。無殃已棄名。駒隙歲且除。五十又添二。奮勵策驚胎。庶不墮暴棄。

除夜偶成 辛亥

螢雪功未積。出身參陶甄。回頭既過世。碩果頭條然。讀書遺微言。躬行歎迂腐。誘掖或刻舟。成材亦膠柱。彼蒼恩罔極。病軀報卒難。夜闌四顧寂。孤燈守歲殘。每句要此樣口調尤妙。

龍耳吟

多年希賢志。枉成章句儒。龍得佳神龍本非類。翻得龍耳痛。聲和不可聽。蒙籠意悶々。左傳。耳不聽五聲之和曰聾。釋名。百沴攢攻心。鐵腸幾委頓。視與髮日短。常懷張藉悲。齒牙歲搖落。難味易牙滋。維口耳目廢厥官。施及四支情。幹事豈能堪。育英難負荷。虎耳名治耳。

二句僕輩
通弊一讀
疎然。

籍

龍耳視井。龍虎皆神物。知愚吾三歎。猶存靈臺慧。聖經耽研鑽。

除夜有感乙卯

憶昔少壯日。屈指待年新。今日入老境。却愁逢芳春。宿志在窮經。秦斗景朱解。期求諸心身。怕為一場話。賦性弱且昏。幸不誤入門。頽齡終無得。倏忽逢歲殘。世運嘆否塞。杞憂單家國。夜深寒威侵。鴉聲傷吾臆。

此所以為吾黨正學之宗也。可飲可飲。

卿友吟

幼兒課老僕。遠聘余郊原。矮籠以擬室。瓜腸以充飧。始驚就幽囚。驚極悲心至。妻孥生別離。父母隔天地。拘執非惡意。供玩阿鵲攤。占居北牖下。朝旭照茅檐。主翁日哦吟。舉家化意淡。有時麈奇音。

明晦幽賞慳。倏忽日月逝。秋風吹葛衣。胡瓜蔓已死。放我啓籠扉。故園遠且長。此籠真樂國。主家多餌羞。所願食舊德。籠兮去何適。旁皇意如狂。脚艱數顛躓。苦辛違吾房。主翁希古賢。餼食以時繼。吾終奴蕭家。卿友淚盈袂。

是篇出戲作。而意到筆隨。妙不可言。其拙批處。皆極絕佳矣。

偶作

少壯垂帷不伺園。忽驚枯落欲消魂。自嗤白首道高適。學得詞林廿八言。

所謂歲殘。俯首猶鞭策。沒世無名。衆所嗤。真可飲可飲。

寒夜思友

用老杜望岳詩韻

微陽含融和。智藏蘊祥兆。夜深寒威透。曉近冬月小。挑燈細訂文。回頭恨友少。願得一警醒。得免能言鳥。

是詩前四實。後四虛。第五以下似不承接。而其實相承接矣。

歲晚書懷

問學愆由已。泣岐悲絲德。性本難為歲。殘。首猶鞭策。沒世無名。衆所嗤。

孔明草廬圖

寒風撲面雪埋途。思漢將軍勞且劬。三顧喚醒龍伏蟄。中原筆食待來蘇。

詠史

上天鍾秀篤。王門悉是龍。顏漢帝孫。明睿豫知他。日辱玉肌。翻血屑紅痕。

客舍雜詠

不入都門十二年。舊知零落使人憐。自嗤老懶迂儒者。白首猶縈

太極編

山房春事

小窓春暖日遲夕。萬物欣々生意滋。自笑迂翁忙且暮。朝縉經帙夕評詩。

言志三首

吾性甘淡泊。十日食無魚。努力去滋味。生涯耽讀書。讀書尚居敬。存心在菜蔬。菜蔬無如菊。芬芳繞蝸廬。嗜之明人目。兼能使欲虛。離鄉役。輦下。冬日憶菊蔬。家距。輦下。近。贈來黃菊菹。馬齡老且駸。對書空。備如。

吾性甘淡泊。不馴餌膏粱。饔飧麥為主。赤豆亦陪嘗。老來在羈旅。口腹凡仲坊。堅硬不協肚。飢饉取充常。經筵納約日。退食吟夕陽。存心慎取舍。積誠無佗腸。

吾性甘淡泊。不肯過無量。微醺存餘味。合歡舒詞場。學舍數碩果。心友乏家鄉。少壯希前賢。鬢絲未鏡堂。日暮前途遠。何意在荒亡。老去疎燈火。長夜覺不妨。十月寒稍逼。侵膚曉天霜。

辛未元日詠懷

憶昨役洛日。冒雪訪栗郵。傾談說往事。對飲至日曛。倏爾過七稔。衰殘亦太甚。重裘擁爐火。縮頭飛雪凍。壯歲怯亢炎。老添寒威嚴。畏首又畏尾。終年少神恬。夙好存斯學。淘汰難去濁。老大小室中。虛疎歎無得。今朝歲華新。萬物稍回春。努力尋舊業。欲問伊洛津。

辛未除夜作

用杜子今夕行韻

今夕何夕歲云徂。杜龍耳眇視殘疾軀。無所為齋親圍爐。兩兒團樂吐瓊珠。大兒學張心不聳。小兒孳々希舜徒。賦命數奇孤宿志。穉孫孩笑龍耶豬。慎莫念世上芬芳龍肝饌。朝々啜粥視禮飯。

壬申元日書懷

做李白楊拔兒體。用其韻。

白頭耽讀書。何物先入手。資鈍見理遲。主敬不堪久。主敬得力多。脫然伏境魔。多年用心正在此。帶雪松枝含陽和。

白黃堂先生詩鈔終

白黃堂先生詩鈔終

白黃堂先生詠藻

範我馳驅

男 斷 校

馳るとものど暇あるへそともすれハ下るう任を人の世は中

誠於中形於外

はよ出てよそに去らきん人間ぬむくらの庭よ生る尾花ハ

近思

近くたゝかのう心に求めてよぎらすハ遠ま昔かゝり夢

聲爲律

りちよあふ聲も遠きハ求むま一本ハ心はまゝにあらせせ

君父師

ぬるう中もいつて忘れん君と親と導く人ハ深きめくみ取

五性

わう國の道とて外よなハ何らんぬゝもろこゝは孔子の教そ

父母之遺體

たらちねのますくと計り手に取てうつを鏡や老の面影
舜人也我亦人也

そのうみは聖の跡を學ひなん我もひとし人の身なれハ

大學

つくくどおもへはうれし末の世よ生きても猶道をまきく身を

一息尚存不容少懈

願はくハ世にある限で學ひてんうけ得し人の道明らかめて

其臭如蘭

らよ、たまふ言葉の花もさく計り一つ心の友そゆるしき

性善

の手よすむ蛙よたくふ愚さもさあまきよき玉川の水

有未嘗息者

野も山もみぬ白妙の雪の中うたゝ一すちハ小野の炭のほ

後洞

松の葉はどたにあらへ霜雪はよそに見とその陰深くして

鑑空衡平

心をいつり更行く中空にくもりあま夜の月よとくへん

持治

えそまらぬ千嶋の磯は浪風ものどうなほ代を願ふ明暮

慕父母

夢にさだせめても見をやらちねの其面影を暫しありとも

戒慎恐懼

めにも見を耳にも聞ぬ折まても心留めてはあへこの道

三代

三つの綱五つは常のたうをまハありきる御代も外よ求めし

知之之道

志るハしはまらまハ知す知すとて終にハ志はし教かしこし

慎獨

獨りすむむくらの宿の明暮も人去らすとていつて亂さん
力行

せめて我まることとて我君と親に事ふる上に盡してもう罷
教

古の教かこし人代のみもほよとぬ枝折あてなり

以友輔仁

にるを我友とハあて諸共にくもらてあれな有明の月

勿言今日不學而有來日

けふのこと思ふ心をつとえつゝあすありとこに去らてすけらし

不及亂

るふとても程を過さし過ぬれと身は過も出くるものを

爲湯武敵民者桀與紂也

雀おふこのりハせしも竹むらの爲とたに去る人そ寡なま

考妣

思ひ出て涙そううふ今も猶ほささと計り老のくりこと

主一無適

心して渡らハいつ虫とめる久米路の橋は危ふけハあし

奥平先生ハ八十の春を壽きまいらせて

武士ハ八十宇治川を先うけて渡り初める春そ樂しき

おと、勝肥ものまあひの爲遠く東のそらハおもむくをまふ

し漢字もてつゝある戒の文をあなふとて

忘るなよ伊勢の海路よいさりてかき集めて藻屑あり共

莊子の跛鼈も千里とやらんいひし實にまこと、後ハ思ひ入て

其序よまたうひて進まハあとう至る所あうるへきと先師

の常ハ教へさせぬひしをおもひ出ておと、勝肥のもとへよ

みて贈る

眞心に思ひ入なハあいなへ龜の千里もぬみやたうへし

送別のうゝ

思ひ入る心深さいもろこゝの虎ぬす野邊も分つゝをゆけ
分入む心深さをぬのむう取越のまら根の雪ふみとあて

述懐のこゝろを

錦きて上をよそほふ誠をいぬるふも久し老の明くま
願そくハ世にある限り四つの書は道明らめん身ハ老ぬまど
うかりける事をあまさにふれハ又樂一と思ふぬハ有なり
朽木をいゑること難に戒を思ひいてハ身を勵はさむ
梓弓矢九け心をばほの夜は夢路よたおを忘れまもかな
君にまゝまゝけ置つる玉の緒は絶るまうりや物思ふ頃
夢うゆゝ定免かねづる折にこそ學ひの窓の月はさやけき
目とゝ免心うゆゝてめつゑきハ四つの書をそいふへありける
皆人比めつらゝと見る世の書ハふく見る書に非一とそ思ふ
久方の天はあゆみにあらひつゝ隙ゆく駒ハ手綱とりてん

未久り人比道さに違をせハ世をやを國は法るハあるるき
ろとよひいハ一ハ入と深き淵薄き氷と身をつゝ平らじ
恥ろ一と思ふ心のともすれと青葉あくれの月影ハうし
禮とたハれのうちらあることとりを心は外と誰が教へん
亂のおこはそその源の治まれる中ハ萌すと人ハまじすや

勸學

分入ん心そ道の枝折なれ登は高嶺ハよじ遠くとも
繰返したゝよく學ハ四つの書は理まると道の枝折を
萬物の靈てふ人ハ受得一道を全する者かき中ハ心なき草木
の其道をいゑさることを返もくも恥々しけと此頃龜井のう
し竹のうたよきてよとせちにはせぬぬをいゑかみ難くて
仰くそよ受よ一道と異竹比よゝをふる共かへぬ操哉

三友の題はて松。菊。紅葉。

送るよそよ時雨初よ下るの日より翠色そふ庭の松の枝

慕ふそよ霜は枯行く百草はよそ見なすてさく菊の花
慕ふそよおのゝ散行秋なくと千入を以るは庭のそみち葉

又三友の題にて
草も木も冬枯急ぐ庭の中にかへぬ操をまけ風の音
移し植す山路の種ときくの花霜と雪とをよその操
染くといつう千入の盛をい見とやえおかー庭のそみち葉

甲子元日試筆 雜波にありて
六十餘り猶分行む津の國は難波とさりのよーとあーと

小室を蝸廬と名つちやうて移り住て

おのう身をいる、計すのかさつふり止るも行も離るとはあし
二つある角ををいりあかさつふて此理を語る人そ終き

七情の歌

ねきさう住る庵は板戸は木のふー穴七つありけりれき
常し七情のうち難きをうまへて七首の歌をよみ出そのむ

まよはり置自ら省る便りといせーなま丁卯杪冬念四日

喜

今も世よます事あらへ我心うれーふふーの限りからまし

怒

一志きりまくる、空を晴行て月影志るき庭の眞清水

哀

春よきー霞の衣ぬげとあほ慕ふ涙のいまもあはかま

懼

うと玉の聞き夜も猶心とめは物のあやめも見へぬる物を

愛

いとをーと思ふ心の通ひとそ終よいせけぬ親と子の中

戀

屋の上よあさる鳥とて悪むまし親を養ふ心つくー

欲

飢てあうへ渴きて飲むも心せよ車を返る人もある世よ

詠正氣歌

朝夕に恥か—うらぬ心と夢まさしよ歌の學ひなりけれ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

久方の天を戴きあらかねは土ふむ限りまぎ—かりけそ

惟其義盡所以仁至

受えて—道盡を身ハよ—あらけちめ違ハぬ故よろ有々る

讀聖賢書所學何事

分入し文の林の明暮ハ々ふの爲そと知るや志らむや

雪中松柏愈青々

見る限りみぬ白妙の雪は中よ縁をえある操ともうぬ

禮重方知死甚輕

君と臣はいやこそ重—かのう身ハ冬枯急く霜の落葉そ

述懷

受えて—本の根さ—を變ぬ身と恥か—うらぬ老のねふ—う

歲暮門の松飾よ代ふ

降雪了常葉の色をうくせ共操かたらぬ松竹の春

白黃堂先生詠藻終

白黃堂先生講義

男 斷 校

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也。大學三綱 聖人ノ教
 ハ。明明德新民ノ脩己治人デ盡タルコトジヤニ。止至善ナ一ケ條ニ足シテ。三綱 領
 ニシタ譯ナ。ナゼニト云ヘバ。是非ニ明德新民ノ二ツガ。止至善ノ脩行デ。アノ天
 理ノ至極ヲ落モナク届クコト有テ。有而一毫 毛先程ヲ身ニ付タ欲ノ自分勝手ナ了簡ガナ
 無イカラ。ソレデニケ條ニ云タモノジヤ。也 ソウデナイト。明明德新民二ツ共ニ。ドレ位
 ガ限ト云ガワカラヌコトニナル。聖人ソウ云フノナイ様ニ。チャント明明德モ新民モ。
 此迄ト云標的ヲ示サレタル物。詰リ脩己治人デスム勘定也。○蓋ノ字ハ推原ノ
 辭。但シ此處ハ。註ニ常ニ使ツテアルノトハ少シ違フテ。前句ヲ承テ其譯ヲ云ニハア
 ラズ。聖人ノ教ハ。畢竟脩己治人ノ二ツニ止ツタコト。然ルニ大學ノ教ハ最初ニ明
 明德ト云新民ト云脩己治人はテ濟タルコトナルニ。止至善ノ一條ヲ足シテ。三綱
 領ニシタワケハドウジヤト推原スル爲ニ。蓋ノ字ヲ置タルモノ。○必其ノ二字。文
 例一樣ナラズ。サレド大抵ハキメテ云辭ニヤ。此處ハ下ノ也ト睨合テ。是非ニ前ノ

二ツガ。此一ツテ十分ナクガデキルジヤノ意也。孟子ノ盡其心者知其性也ノ註
 三。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者。必其能窮夫理而無不知者也ト同例。大
 學或問ニモ必其四ヶ處見ユ。其一ツハ必其然ニテ。跡ハ皆此ト同ジ。但シ其ノ字
 ノサシドコハ。其場其場ヲ違フナレド。皆キマツタ口上。ソレチ一々細カニイハフナ
 ラバ。綱領ノ條ニ。必其上智大賢之資。乃能全其本體。而無少不明。是ハ
 上ニ氣質様々アル中ヲヨリヌキコソ。必其トキメテ云タモノ。其ノ字稟ル人ヲサス。
 必其然邪ハ。改觀爲新證ヲツラマヘテ云。其ノ字。新ノ字ヲサス。補傳ノ條ニ。必
 其表裏精粗無所不盡而云々無不盡マデカ、ル長句也。是亦キメテ云詞。
 其ノ字サストコロ廣シ。身心性情之徳ヨリ禽獸草木之宜マテサス。正心ノ條
 ノ是必其接物之際。此心漠然云々然後得免於偏也。是モキマツタ詞ニ
 テ。其ノ字ハ脩行ノ人ヲ指ス。其外イクラモ有ベシ。先ツ大抵是ガ定法ニヤ。論語ノ
 賢賢易色註ノ兩端ニカケテ辭ノキマラヌトハ。同ジ必其也ノ文法デモ。其心
 ハ大相違。但是ニ不限。一樣ニ極テハ云難シ。上句ノカ、リニテドウモナル也。
 再攷。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矣。兩端ニカケテハ云モ。○以前ヨリ此ヲ工
 ノ、但シ此兩端ノ外ニ出ヌコト故、ヤハ、リキマル詞ニナル。

夫ノ效驗ノト云説アリ。工夫ト云ハ其盡スアルヲ必スト讀。或問ノ必其然チアテニ
 所必在於盡天理ト解タモノ。新疏如此。效驗ト云ハ。或問ノ所以去人欲而
 復天理者。無毫髮之遺恨矣チアテ、云カ。俱ニ前ノ言明明德新民皆當
 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ヲ承テ云モノナルベシ。左アレバ蓋ノ字デ明明德新民
 ノ止至善ヲケテ推原スルト見テ。明明德新民二者何レモ至善ノ地ニ止テ遷ラザ
 ルヲケテドウジヤト云ニ。必其二者ガ天理ノ極ヲ盡メ。一毫人欲ノ私ナイ處カラ。
 至善ニ止テ不遷様ニアルト解クニヤ。ソレニ違ハナキコナガラ。ソレハイハンデモ
 分ツタコトデ。至善ヲ既ニ事理當然之極トアレバ。天理ノ極デナクテ何デアロウ。又
 理トイヘバ人欲ハナイニ極マツタコト。今更シテノシク蓋ト云ニハ及ヌ。大事
 ノ所チカウ説テハ。嚼蠟ノ味トヤラニテ。肝心チウマミ知レ兼ルニヤ。○扱三綱領
 ノ註。マツ明ノ字ヲトキ。明德ヲトキ。兎角暗ミ安イガ發露ノ時ガアルト云テ。學者
 ト呼出テ明ニスベキワザヲ云テトメ。夫カラ新民ノ新ノ字ヲトキ。又學者上デ新民
 ノワザヲ云テトメ。今度ハ止字ヲトキ至善ヲトキ。扱二者ノ至善ニ止ルワザヲ學
 者デ云テトメタ。是デ本文ノ正意ハスツハリ説テ落ハナイノニ。蓋ノ字ヲ置テ二者ノ

至善ニ止ルヲケナイハフ筈ハナイ。ソナリテ蓋ト置タノデハナイ。教ハ脩已治人ト云テヨクソフナ處ナ。止至善ヲ足シテ三ツニシタリケハイハンデハナラヌカラ。本文正面ノイトキガスンダ跡ヘ。其譯ナイハフトテ。蓋ト置タ物。夫故或問ニモ將無以盡夫脩已治人之道デ。此止至善ノ一條ガナケレバ。脩已治人ノ程ガシレヌカラ。是非云テ二者ノ標的ニシタリケデ。是非コトハラチバスマヌ故。コウ云タモノ。ソウソ見ルト一ト通りナラヌ大切ナ註ジヤ。ソレヲ常ノ前ヲ推原シタト同様ニ見テハ。一向有テモ無クテモト云様ナコデスマフ様ガナイ。此入譯故。此ナ工夫ノ效驗ノト論ズル處デハナイト存ズルコトナリ。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此章ハ。學ノ始中終ヲ說テ。重ヲ首節ニ歸ス。

實ニ志ヲ立テ人トナラフト思フ程ノ者ハ。先ツ知ラヌ筋ヲ知ツタ人ニ就テ其筋ヲ心得。デキヌ事ヲデキル人ニ就テ其ワザヲナラヒ。ナンデモ人ノ眞似ヲシテイツテ。ソレ限ニハセズ。時々刻々無間斷。ワカツタコトハ猶其筋ヲ考ヘ。デキタコトハ又ラクニ手ニ入ル様ニト。何ン返モ一稽古スルト。其筋ナリワザナリ。自然ト臍落ガメ。セ

ワナシニ自分ノ物ニ成テ。其味ガ中々二汁五菜ノ御料理ヲタベルドコロデハナイ。此様ニアルハ嬉シクモナイコトカ。嬉シイコトデアル。

學之爲言效也。人性皆善。而覺有先後。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鳥數飛也。學之不已。如鳥數飛也。說。喜意也。既學而又時々習之。則所學者熟。而中心喜說。其進自不能已矣。學ノ

字ノ詞ガラハ效フト云テ。人ノマチナメワカラヌサザナワケ。出來ヌワザヲ出來ル様ニスルコトジヤ。人ノ性ハ古今賢愚ノ差別ナク。何レモミンナ善デアレド。氣拘物蔽ト云邪魔者ガアル故。道理ヲ合點スルニ早イト遅イノ差別ガアル。遅ク合點スル人ハ。是非ニ早ク合點シタ人ノ知ツタ筋ト出來タ行トニ效ヒ。其マチナメイッテ。ソコデソレデ多クノ道理ニ差支ナク明カニアツテ。銘々性ヲ稟タ初ノ善ニ立戻ルコトガデキルジヤ。習ハ雛鳥ノ巢立スル頃。何遍トナク立上ツテ飛レル稽古チスルコトジヤ。スガモワザモ人ノ眞似チン。其稽古ニ間斷ノナイコトカ。雛鳥ノ何返トナク飛デナラスト一ツジヤ。說ハ心ノ嬉シク思フノジヤ。最初ニ人ノ眞似チン知ラヌコトガワカリデキヌコトガ出來テモ。ソレデヨシトハセズ。其上ニ其ワカツタ筋トデキタ處ノワ

子ナ時々刻々ソレヲ打返シ線返シ。タヘマナクサテハサヘスレバ。初手ノ人マテチ
 シタ所ノ筋ハ。心ニホンマニワカリ。マテタワザハホンマニデキテ。眞似シタ丈ノ物
 ガ自然ト臍落メ自分ノ物ニナル處カラ。口へ出ノイハフ様モナク心ニ嬉シク思フ。ソ
 フアルハヅミテ先キヘノトノシテ行クコガ。マフ是限デヤメ様ト思フテモ。自ツト
 ヤメルコトデキヌジヤ。學ト云習ト云時ト云。ドレチ一ツ欠テモ悦ト云ハ得ラ
 レヌ。此章或問殊ニ細カニ説テアル。能々見ルベシ。
 ○時習ハ廣キコナガラ。先ツ何デモ一事ヲサシテ云タモノ。語類淳ノ録ニ。只是
 學做此一件事。且如學克己復禮。便須朝々暮々習道克己復禮ト
 見ヘタリ。註ノ明善ハ知テ。格物致知ノ修行ガ届テ。物格知至ツタ處ヲ中庸ニ
 明乎善トアリ。夫故何レニテモ工夫字デナイカラ。善ニ明カトヨム。善ヲ明ニス
 ルデハナイ。復初ハ行ニテ誠正脩ノ修行ヲ指ス。説ハ喜意也ハ。也ノ字ガアレバ意
 ノ字ハ喜ニ貼シテ。嬉シク思フ心ト見ル。後ノ含怒意トハ違フ。其進自不能已
 ハ。説ノ意ヲトクニテハナシ。學説ニ至レバ其進自不能已云。時攀ノ録ニ。只
 説後便自住不得。且如人過險處。過不得。得人扶持將過。纔過得險
 處了。見一條平坦路。便自歡喜行將去矣トアリ。明作ノ録ニモ。今人所

以或作或輟者。只緣是不曾到說處。若到說處。自住不得トアリ。陳紫
 峰ヲ始諸家末註。説ノ字ニ貼ントク者多シ。ケガニモ説ノ字ノ解ト見ル可ラズ。サ
 レド兎角サフ見タガル。

程子曰。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又曰。學者將以行之也。
 時習之。則所學者在我。故說。謝氏曰。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
 習也。立如齊。立時習也。程子ノ申サル、ニ。習ハ重習トテカサチル義。易ノ
 重險也。知ヲヌコテ知ツタ人ニ就テ知ツタノチ。打捨テカズ。時々刻々タヘマナク
 其筋ヲ尙又吾心ニ思ヒ尋テ。己ガ心ニシミ通リテ。ホンマニ其筋ノ合點ガユケバ。
 心ニ嬉シク思フ。又申サル、ニ。自分ノワカラヌコテワカツタ人ニ就テ其筋ヲ心得
 ルノハ。心得タ限ノ積リデハナイ。ヤガテソレヲワザニ行ハフトテ先ツ心得ルノジ
 ヤ。其心得タ筋ヲ。時々刻々間斷ナク打返シ線返シ吾心ニ思ヒ尋ヌレバ。心得タ
 處ノコガ自分ノ心ニ有テ。其筋ガ自分ノ物ニナル。ソフナル故ニ心嬉シクナル。謝
 氏ノ申スニ。時習ト云ハ。時々刻々イツ何時デモ其ワザヲ稽古セヌト云ハナイコト。
 禮ニスハル時ハ戸ノ通リト云テアルノハ。スハル時ニ稽古スルコトジヤ。立テ居ルニハ

物忌シタ時ノ通りト云テアルノハ。立テイル時ニ稽古スルコトジヤ。此通りイツ何時
デモ稽古スルコトハアル。

程子ノ二説ハ知ヲ説キ。謝氏ハ行ヲ説ク。又程子ノ第一説ハ知。第二説ハ行ト云。
俱ニ語類ニ見ヘタリ。サレド初晩ヲ以テ云ヘバ。程子ハ知。謝氏ハ行定説タルベ
シ程子ノ二説ヲ知行ヲ云ハ初年ノ又寓ノ錄ニ。某備兩説者。各只說得一
邊。尋繹義理與居處皆當習可也トアリ。此二説テ學習ガ全體ニナル。○扱
又註ヲ見タ處ガ。其進自不能已矣ト云迄デ。本文ノ解ハスツハリトスンダニ。
程子ヤ謝氏ノ説ソレデ知行揃ツタヲ示スニシモ。全體知行兼タル意ハ。初ニ先
覺之所爲トアリ。明善復初トアレバ。其意ハ分明デイラヌ説ヲ擧ラレタト云様
ナラデ。年來合點ユカヌ處。李岱雲ノ説ヲ見レバ。所學者熟。渾説在這裡。下
程註以實其義。浹洽于中。所學者在我。正是熟。補謝説在後。又因前
時習亦大概説了。故略一指點。見諸如此類都要時習也。上無時而
不習句。最宜體會トアル。イカサマ其様ニ思ハル。但鄙説ハ李氏ノ説至極
ナレド。ソレバカリニテハアルマジ。此ハ開卷第一ノ章ナレバ。集註ノ本ツク處

ヲ著ハシテ。其本意ヲ示サレタモノニヤト思ハル。サレド先儒ノ説モ見ヘズ。イカ
ニアルベキ。○此本文學習ノ正面ハ。一事ノ上ヲ主ニ申シタモノ。サレド一事ヲ
學ブ度毎ニ無間斷熟スル場マデヤリ通スノデ。丁度大學補傳。因其已知
之理。益窮之。以求至其極ト云ト同ジ。豎ヲ主ニ云テ横ヲ兼テ。上蔡ノ説ハ。
横ヲ主ニ云テ豎ヲ兼テモノト見ル。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扱此道理ト云モノハ。人我ノ差別ナキ物ナレド。今迄ハ自分一人心ニ嬉シク思フ
テモ。他人ハ一向味モ知ラズ。然ル處唯今自分ノ學問ガ進ム處カラ。自分ト志ヲ同
フスル學者ガ。遙々遠イ處カラ尋テ來ルコトナル。其通り遠方カラモ來ルト云ヘバ。
近邊ノ人ハイハズ知レタコト。サスレバ人我ノ差別ナク其道ガ明カニ行ハレルト
云物。實ニ學問ノ本意ニ合フテ本望ナリ。自分ノワカツタコトハ人モワカリ。自分ノ
デキルコトハ人モデキテ。心ノ向フ處モ何モ角モ出合處カラ。調子ノ揃フタ樂ヲ觀ル
ドコロデハナイ。此様ニアルハ面白クモナイコトガ。面白イコトデアル。
朋。同類也。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程子曰。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

樂。又曰。說在心。樂主發散在外。

朋ハ。學問ニ志ス自分ノ同類ジヤ。遠ク隔ツタ處カラ尋テクレバ。側ニ居ル同志ノ人ノタヨツテ集ルハイハズト知ラレル。シテ見ルト多勢ノタヨル。程子ノ申サル、ニ。自分ノ學ビ得タヨイ筋チ人ニ及ボシテア、カフト教ヘテヤツテ。人ガソレヲ受テ。聊カウサンナフニ思ハズ。ユチラチアテニ就キ從フ人ガ。遠方カラモ來テ澤山ニアル故。學問ノ本意ニ合フカタク面白ク思ハレル。又申サル、ニ。說ト云樂ト云。ドチラモ心デ云ニハ相違ナイガ。其内說ハ自分ノ修行ガ届イテ。道理ガ心ニ膺落スル處カラノ嬉イナレバ。是ハ自分ノ心ノ上ニ在トトキ。樂ハ自分ノ心ニ面白イノナレ也。畢竟信從スル人ノ澤山ナ處カラ出ルヲナレバ。見在アラハレテ外ニアル人ノ上チ主ニイツタモノ。

○道ハ公共底ノ物ト申セバ。此ニ樂ト云モ衆人ヲ相手ニ申シタ物。人傑ノ錄ニ須知己之有得。亦欲他人之皆得。然信從者但一二。亦未能愜吾之意。至於信之從之者衆。則豈不可樂トアリ。又祖道ノ錄ニ。間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是樂其善之可以及人乎。是樂其信從者衆乎。曰。樂其

信從者衆也。大抵私小底人。或有所見。則不肯告人。持以自多。君子存心廣大。已有所得。足以及人。若已能之。以教諸人。而人不能。是多少可悶。今既信從者自遠而至。其衆如是。安得不樂ト見ヘタリ。○樂ノ字トキニクシ。謨ノ錄ニ。說是心裡喜說。人却不知。樂則發散於外也。備ノ錄ニ。樂便是說之發於外者。道夫ノ錄ニ。說是感於外而發於中。樂則充於中而溢於外。此等ニテ略伺ハレル。ナンデモ人ガ主ニナル。說ノ相手ドラズニ云ト。アチラコチラ内外ノ別アルトシルベシ。蒙引ノ容貌ノ上テ云タハ。大キナ間違イ。自分ノ學問ガ人ノ世話チスル程ニナリ。自分モ人ノ世話チスル氣ニナル。此ニ層ヲ以善及人ニユメテ周大璋ハ云。是ハ自分ノ町ノ。信從スルトセヌハ向フノ町也。

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前ノ様ニ自分ノ學問ガデキタニ付テ。同志ノ友ガ遠方カラモ來ル。是ハイカニモ其管ノ。然ル處格別スグレタ學問デアレド。人ガソフトハ一向シラシラデ。サシテ奔走セヌドコロカ。數ニモ入レヌト云目ニ出合テモ。本ヨリ自分ノ爲ノ學問ジヤモノ。人

ガ知ラフト知ルマイト更ニ此方ニ加損ハナイト見テ。自分ノ心ニ少シモ不足ガマシク思ハヌ。此様ニアルノハ徳ノデキ上ツタ人ト云物デモアルマイカ。徳ノデキ上ツタ人ト云モノデアル。

愠。含怒意。君子。成徳之名。尹氏曰。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愠之有。程子曰。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愚謂。及人而樂者順而易。不知而不愠者逆而難。故惟成徳者能之。然徳之所以成。亦由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不已焉耳。

愠ハ。心ニ怒ヲ含ムト云心持。心ノ中ニコフハ有ソフモナイト不足ヲ思ヒ。心面白カラズ不キゲンナリ。君子ハ道ヲ行ナフテ心ニ得ルヲノデキ上ツタ名目。尹氏ノ申スニ。學問ハ自分ノ上ニアツテナスベキ處ノ物。ソレ故自分ノ學問ヲ知ラフト知ルマイトハ人ノ町ニアルコト。人ノ知ラヌトテ何シニ不足ニ思フコトアラフ。アル筈ハナイ。程子ノ申サル、ニ。自分ニ學ビ得タ善イ筋ヲ。人ニモシラセルノナ心ニ面白ク思フナレド。ソレヲ却テヨイトセラレズ。イラヌセリジヤトセラレテモ。心ニ不機嫌ニ思フコトナイノガ。イハユル徳ノデキ上ツタ人ト云物。此方ノ考ニ。自分ノ學ビ得タヨ

イ筋ヲ人ノ上ニモ及ボシ面白ク思フコトハ。ソフ有ベキ筈ノ當リ前故。順デナリヤズイシ。人ガシランデモ不キゲンニ思ハヌノハ。ソフ有ル筈デナイニソフアル故。逆デナリニクイ。中々常一ト通りノ人ノデキルコトハナイ。ソレ故徳ノデキ上ツタ人バカリソレヲデカス。乍去徳ノデキ上ルワケハ。先覺ニ就テワカラヌ筋ヲワケ。出來ヌワザヲシテイツテ。マキル處ノキテウメンニアリ。ワカツタデキルト云テ打舍ズニヤミマ絶間ナク效フタ處ヲ稽古スルノ臍落シ。嬉シク思フコト一ト通りナラズ。又シテモソレノヤムト云ハナク脱然ノ場ニ至ル處カラデ。外ノワザデデキ上ルワケデハナイ。

愠ノ含怒意ト云ハ。怒ト云カラ重イ様ナレド。ソフハ見ズ。ソフアル筈デナイノニ。人ノシラヌトテ少シモ心ニモタヌコト見ル。其證ハ。或問ニ。無纖介含怒不平之意ト見ヘ。語類賀孫ノ錄ニ。心下便不甘。便是愠。夔孫ノ錄ニ。不愠。不是大故怒。但心裡略有不平底意思。便是愠。文蔚ノ錄ニ。愠。非勃然而怒之謂。只有些少不快活處便是。此等ニテ不愠ノ重イコトナキハヨク分ル。又是ガデキレバ君子ジヤト仰ラレタワケハ。註テヨクワカルナレド。

又或問。常人之情。人不知而不能不愠者。有待於外也。若聖門之學。則以爲己而已。本非爲是以求人之知也。人知之。人不知之。亦何加損於我哉。然人雖或聞此矣。而信之有不篤。養之有不厚。守之有不固。則居之不安。而臨事未必果能真不動也。コフ云物ヲ理窟通りニ行兼ル處ヲ今也人不見知。而處之泰然。且略無纖介含怒不平之意。非成德之君子。其孰能之トアリ。語類時舉ノ錄ニ。今有一善。便欲人知。不知則便有不樂之意。不特此也。人有善。而人或不知。初不干己事。而亦爲之不平。况其不知己乎。此則不知不愠所以爲難ト見ヘタリ。又賀孫ノ錄ニ。問學者稍知爲己。則人之知不知。自不相干。而集註何以言不知不愠者逆而難。曰。人之待己平々恁地過亦不覺。若被人做個全不足比數底人看待。心下便不甘。便是愠。愠非忿怒之謂。是亦親切ニヨクキユ。爲己スルツモリナレバ。人ノシラフトシルマイトハ棚ヘ上テ置ナレト。ソレハ脩行ノ届イタ上ノ。李岱雲ノ說ニ。人心有一點愠。學便有一息間。イカサマ一點ニテモ不足ガマシイ心ノ出レバ。己レノ爲ニスル心ニ間斷

ガデキル。ソレ故自分ノ脩行ガ届カンデハ。其爲ニ心ノ動カヌト云受合ハナラヌカラ。不愠ハデキニクイ最上。ソレガデキルハ。成德ノ君子ニ極ツタリケ。ソレカラ見レバ。尹氏ノ說ハ。當リ前ノ正面ヲ說タ物。其意ヲ拱壽ノ錄ニ。人不知而不愠。爲善乃是自己當然事。於人何與。譬如喫飯。乃是要得自家飽。我既在家中喫飯了。何必問外人知與不知。蓋與人初不相干也トアリ。喫飯ノ譬喻極テ切。イカサマ自分ガ内デ喫飯ノハ。自分ノ事ト他人ニ一向預ラヌ。ソレハ今日ニ度飯ヲタベタガ。人ガ知ントテ腹立コハナイ。イカニモ妙ジヤ。ソレ故集註一番ニ尹氏ノ說ヲ上ラレタモノ。サレド逆而難ト云ナイハ。君子ト云銘ヲ切レヌカラ。程說ヲ載。又自發揮ノ其意ヲ足サレタ物。二說相須テ其理ガ始テ十分ニ落ガナク届イタト周大璋云置リ。イカニモソレニ相違ハナイ。○成德ノ譯ハ蒙引ニ不愠全是學力所到。惟知學爲分內事。俛焉日有孜孜。而畧不以外者爲欣戚作輟也トアリ。王觀濤曰。識見高。故知其無損于我。涵養定。故自然不動其心。此二說イカニモヨク說タリ。德ノデキ上ツタ上カラ尹氏ノ說ノ通りニテ。少

シモ心ノ動クト云ハナイ。順逆ト云モ脇カラ詞ヲ立タ物。君子ノ心ニ順逆ノ分チハナイ。○本文ハ三節平列ノ云々物ナレド。修行ノ骨折ハ學習ノ上ニアルカラ。註ノ終ソフ説レタ。此章ノ本意ト云ベシ。○扱本文三ノ不亦。イカヤ説テ宜キニヤ。嘗テ文例ヲ考フルニ。曾子弘毅章ノ不亦重乎不亦遠乎ト同シ。重遠ノ上ニ一ノ不亦ヲ置テ。仁ヲ已レノ任トナスノハ重クモナイヲカ。死而後已ノハ遠クモナイヲカト云カケテ。詰リ重遠ジヤト云ニナル。此章ハ説樂君子ノ上ニ三ノ不亦ヲ置タマデニテ同文法。心持ハ嬉シクモナイヲカ。面白クモナイヲカ。君子デモアルマイカト云掛テ。詰リ嬉シク面白ク君子ジヤト云ニ返ル。緩辭ト云此意ナルベシ。此外不亦可乎不亦宜乎不亦善乎モ同意ナルベシ。

程子曰。樂由説而後得。非樂不足以語君子。

程子ノ申サル、ニ。他人ニ及ボン樂ムノハ。已レノ脩行ノ熟ノ説フ處カラ手ニ入タモノ。樂ムト云ガデキルデナケレバ。ソレデ君子ト云ニ足ラヌ。

是ハ圈内ノ重キヲ學習ニ歸スルトハ違ヒ。三者相因テ段々ソレカラソレヘ

トユク次第順段ノアルヲ云ガ主意ナリ。語ルハ言フト云フデ。時攀ノ録ニ。吳仁父ガ此一句ヲ問タレバ。朱子ノ答ニ。惟樂後方能進這一步。不樂則何以爲君子ト見ユ。

學

之正。效先覺之所爲トアレバ。之熟。效フ處ヲ打舍ズ。時々刻正ニハ相違ナイ。所爲ト云カラ。刻無間斷稽古スル處カラ。知行俱知行ヲ兼テ明善復初トアル。ニ臍落ガスル。

說

知行俱ニ臍落ガノ。實ニ我物ニナルニヨツテ。今迄ノ理也業也。心ト離レテ居タノガ。同居ノ慕ス様ニ成タ物故。嬉シクテコタヘラレヌ。此様ニ已ガ物ニ成タカラ。順ニ行ケバ樂ト出掛。逆ニイツテモ工夫ノ届テ。深而不已ト云ニアレバ。不愠ノ君子ト出カケル。

樂

道理ガ我物ニ成テ。嬉シクテコタヘラレヌ處カラ。人ニ及ボス種ハデキル。自分カラモ人ノ上ヲ氣ノ毒ニ思處カラ。及ボンヤル遠方カラモ遙々尋テ同志ノ人ガクル。ソファアレバ此道理ガ周チク人ニ及ンデ。脩己治人ノ聖人ノ思召ニ合フテ面白クアル。○段々順ヲ逐テ來ルト。此へ届クハ當リ前故。順

境ト云。ソレデモ不愠ノ逆境ニ處ソ。何クハ又顔色ハデキヌ。存外不快ニ思フ
心ガ出ヨフモ知レヌ。譬テ云ハ。平道ノ十五六里ハ何ノ造作モナクアルイタ
ガ。箱根八里デツクナツタト云様ナ物。

不愠 學ハ已ノ爲ト云ヨリ外ハ向ヌカラ。人ガ自分ノ上ヲ數取ニモナラヌ様
ニ見下テモ。蚤ガクフモ思ハズ。全ク學之正。習之熟。說之深而已ト云

テ。道理ノ臍落ガン脱然タル場ヲ踏ダモノ故也。此逆境ニ處ソ餘裕アルコナレ
バ。當リ前順ニクレバ樂ノ場ハ云迄モナイ。程說雖樂及人正アル。此上ノ處
ハ或間ニアル。自是日進而已焉。不怨不尤。下學上達。雖至於聖人
可也デ。此ガ脩行ノギリ。所謂大ノ場デ。化ガデキヌト云マデナリ。

此章或問詳說。不遺錙銖。豈復假口講哉。然奈頑愚之質。猶未了々。於
是費數日之功。以爲此講義。旁證朱說。務以不失集註之意爲要。又附
以管見。於乎。古人爲己之學。何以此區々口講之爲。今者敢質之於函
丈。伏冀先生憐其頑愚。亦有以教之爾。壬子秋八月鳴拜白。
再疑問 始終中ノ三字ニテ一章ヲ練リテハ宜カラザルコト。語類淳義剛ト

ノ錄ノ通り。或問ノ上ヲ疑ヘド。是モ淳熙丁酉四十八歳ノ御脱稿。集註ハ始
終改正アリテモ。或問ハ其儘ニテ手ヲ入レラレザルモノ故。舊說ト見レバ。此
處ニモ不限疑フマジキコナリ。然ルチ章意ニ始中終ヲ云立タルハ大ナル誤ナ
リ。ソレモ略御面上ニ申上タ通り。或問通りニ三字ニテ云ク、ル積リニテモナ
シ。夫レ故本文ノ講義ニ始中終ノコトハ云出不申。サラバ章意モ削ルハツナル
チ。一番ニ書立タルハ全ク炤管ノ至ラヌバカリニテモナシ。其子細ハ。管見ニ
ハ本文三節ヲ平列ノ見。首節ハ說。二節ハ樂。三節ハ君子ト。カフ先ヅ片付テ
一節限ニ說テ仕舞。サテ樂ト君子ト。首節ノ學時習ノ修行カラ來ルコト故。
重キチ首節ニ歸スルノ積リ。註モ夫レ故一節限ニ說テ。末ニ成テ樂ト君子ト
ヲ雙ベテ地ノ順逆ヲ申シ。扱其德ノ成ルワケハト。首節ヲ振向テ。立板ニ水ノ
様ニズツト一氣ニ說テアルト見シ故。始中終ヲ云テ重キチ首節ニ歸スト記シ
タル也。初ニ言始中終ノ序ト云テ駁セラレタニ錄。何レモ學者ガ兎角本文ニ
就テ切己ノ工夫ハセズ。唯此章ヲ三字デ云練テ仕舞カラ。詰リ奇チ好ム弊ニモ
及バフトテナラン。ソフデサヘナケレバ。始中終ノ序カト義剛ノ問ニ道理也是

恁地トハ云ハレヌ筈。シカシ或問ノ様ニカツキリト動カヌ様ニ云テハ究篇ニテ。聖人ノ御趣意ニアルマヅト思フノミ。シカシ今様ニ申シテモ。ヤハリ圈外程說ノ様ニナリ。正意ニ觸レ可申ヤ。何レニ章意ニ始中終ヲ說クト云ハ削リ可申ト存候。○程子後說知_レテ說キシ處。高意ト相反シ。恐悚不少。一ト頃サフ見シ_レモアリシガ。近來ハ程說總テ知ト見申候。高說聊無理トハ存ジ不申。但語類伊川說專在思索而無力行之功。如上蔡云々。道夫ノ錄ニテ。文公六十歳ノ御說。寓及ヒ賀孫ノ錄。何レモ知ニテ說ク。皆六十一二ノ御說。獨リ柄錄行ニテ說クノハ五十四ノ時ノ御說。或問ト同様ナレバ。恐ラクハ俱ニ御初年ノ說ニテ。六十以後ハ二說_レニ知ナ主ニ說ク方ニ改ラレタルモノカト心付。講義ノ通りニ改シナリ。習ヲ行ニテ云_レ。語類ニイクラモ申ソアリ。是ハ疑フベキ_レニテナキハ高說ノ通りニ候。扱又知ニテ說テハ。將以行之ノ首句ガウイタモノニナリ。在我マデノ講義將行ノ意ガ逃テシマフト_レ。管見ニテハ左様ニモ思ヒ不申。尤モ講義ノ書様届カテド。自分_ノ分_レヌ_レヲ分_レツ_レタ人ニ就テ其筋ヲ心得ルノハ。心得タギリノ積リデハナイ。ヤガテソレヲワザニ行ハ_レフ

ソレ故ノ三字本ト朱書
カラ行フ上ニ差支ハナイノ十一字モト朱書

トテ。先ヅ心得ルノ_レジヤ。ソレ故其心得タ筋ヲ。時々刻々間斷ナク打返シ線返シ吾心ニ思ヒ尋レバ。心得_レタ處_ノフガ自分_ノ心ニアツテ。其筋ガ自分_ノ物ニナル。ソフナルカラ行フ上ニ差支ハナイ。故ニ心ウレシクナル。ツクサヌ處ヲ朱ニテ補フ。是ニテ通シ可申ヤ。又無理ニ可有之ヤ。○樂ノ字。蒙引ノ様ニ容貌顔色ニアラハルト云ハチバ。語類ノ發スルノ溢ルノト云モアテル處キトノ高說。イカサマ左様ニ見度様ニ思ハル。是迄其様ナ說ハ一向存ジ不申。近來始テ蒙引ヲ見タイカマヤト疑惑イタシ候。或問ノ宜揚發暢モ。先日御咄ノ通り發於中暢於四支ト使フ文字故。外ニ著ハレタルヲ申セシ物カ。唯程說主發散在于外ト云ハ。講義ニ認タル通りニ。說樂俱ニ心ニテ云ハシレタ_レヲナレド。樂ムノハ畢竟信從スル者衆カラト申スデ。相手ヲ取テ_レノ故トノミ心得タルハ。イカニモ疏脱ナル_レニテ候ヒキ。是ハ舊見ヲ打舍テ高說ニ從ヒ可申ト覺悟仕候。○學之正。陸說イカサマ至極ナルベシ。文集ニ學而ハ章首ノ二字ヲ取タルニテ無意義ト有テ。學之爲義。則讀此書者不可以不先講也ト段々說カレ。ハテハ伊川ノ詞章訓詁儒者之學ヲ

擧ゲ。欲通道則舍儒者之學不可トアルモ此意ニテ。陸氏モソレヲ主張セ
ラレタルモノナルベシ。但當日夫子ノ御口氣ニハイガバト思ヒ。效先覺之所
爲ヲ指シテ云ト見タルニテ候。シカシ集註ノ意ハ學者之爲ニセラレル處ガ
重イト見レバ。高説ノ如クアルベキカ。○熟ト浹洽ト。内外カハリハアレド。
道理ノ臍落ノ已ガ物ニナルハ一トヤ申スベキ。唯朱子ハ熟ト説キ。程子ハ
浹洽ト説クマデニテ。習ノ字ノ説方程朱違フテ義ハ同ジキト同様カト思ヒ
候。ソレデハ高意ニ違可申カ。○講義ニ認タル通り。此處ノ註其進自不
能已矣ニテスミタルヲナ。程子謝氏ノ説ヲ載ラレタルハ。年來ノ不審。其後
李岱雲ノ説ヲ見テ。宜シキニヤト思ヒ講義中ニモ載タリ。イカヤアルベキ。又
謝説時習共ニ程朱ニ違フタレド。深切著實學者ノ爲ニ載ラレタルカトノ
高説ナレド。鄙説ハ左ハ存ジ不申。本文正意ハ堅説。謝氏ハ横説。ソレ故時
習ニカハリタル様ナレド。實ハカハリアルニテハナシ。全體ノ上ヲ申サバ堅
横兼テイハチバ不備カト存候。是又イカヤアルベキ。且又是モ講義中ニ認タ
ル通り。開卷第一章ナレバ。集註ノ本ヅク處ヲ著ハシ。公ノ本意ヲ示サレタ

ルモノニヤトノ妄説。固ヨリ先儒ノ説モナシ。重テ高説ヲ何度候。○三不亦
ナント説トバシイテハナイカト説クナレド。是又イカガアルベキ。ナントト申シテ
ハ豈ノ字ノ様ニ聞ヘ候。亦ノ字ヲ左申ノ宜キニヤ。種々考レド其説ヲ得
不申。不亦ト連續ノ義ヲナスコトカト心付。弘毅ノ章杯考合セ。妄説ヲ作り
出シ候。何レ御指擿モ見ヘ不申ニ付。是亦重テ認申候。
前日御示教ヲ蒙リタル个處。一女敬服。其中未タ釋然タラザル條也。又々
書綴請益申候。御清閑之砌。一々重テ御示教ニ預リ申度。不堪懇祈。
鳴謹言拜。十月廿三日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章
或時夫子路ニ對セラレテ仰ラレ。由ト其名ヲ御呼ナサレテ。其方ニ本ト
ウニ道理ヲ合點スル仕方ヲ指南ノ遺ハサフ。道理ヲ合點スル仕方ハ外デハ
ナイ。只今眼前ニ道理ヲ合點シ居ルノハ。本トウニ道理ヲ合點シタノトナ
シ。只今眼前ニ道理ヲ合點シ居ラヌノハ。本トウニ道理ヲ合點セヌトナ
シ。其分チナカキリト心得ヨ。ソウサヘスレバ。合點ノイツタノハ。本トウニ

合點ノイツタト合點シタト。合點ノユカヌノハ。本トウニ合點ノユカヌト。ソ
レモ本トウニ合點シタノデアアルカラ。ナンノコハナイソレガ道理ヲ本トウニ合
點シタト云物ジヤ。道理ヲ合點シヤウハ此外ニハナイゾ。

集註 子路ガ生來勇氣ナリテスル處カラ。本文夫子ノ御詞ヲ考ヘテ見ルニ。
大方自分ガ此筋ハカフト合點セヌ處ノ筋ヲ負シ氣ヲ無理ニソレテ合點ノ
イツタブリナシタトガ有タモノ。ソフ云フデハモハヤ一筋ニ合點ノユクアテ
ハナイ。扱モ殘念ナリト思召處カラ。ソレ故夫子子路ニツゲテ仰セラル、ニ。

オレガ其方ヘ指南スルニ筋ヲ合點スル仕方ヲ以テシヤフ。其仕方ハ下ト
云ニ外デハナイ。但シ合點ノイツタ處ノ筋ハソレテ合點ノイツタトシ。合點ノ
ユカヌ處ノ筋ハソレテ合點ノユカヌトシ。此通りニアレバ。中ニハ不殘合點
ガイツタト云フハデキヌナレド。乍去合點ノ行ヌヲ合點ガイツタトセヌモ
ノ故。我ト我ヲダマスト云テホヒ塞グ隔ハナク。合點ノイツタトシタ丈ハ合點

シタニ相違ハナイコト故。ソレハ合點ノイツタトシモ。自分ガソレテ合點ガイツ
タトスルニ一向サハリハナイジヤ。コフ有テ見レバソレガ合點ノイツタト云物。
マシテコフ云真心カラノ脩行ナレバ。コフ分ツタ處カラソレカラ又筋ヲ詮索
シテユケバ。其上ニ合點ノセラル、ト云筋ノアルモノナ。何モ合點ノユカヌノ
ナ。無理ニ合點ノイツタフリナスルニハ及バヌゾ。

南、是章年來看得不分明。竊ニ謂フ知爲知是一股、不知爲不知是一股、此二股ヲ
サシテ是知也ト云フ語路、カク見テバナラヌト云迄ハ見得タレド、不知ヲ爲
不知ガ、コレ眞實其心イキカ道理ヲ本トウニ知タノシヤト云フ處ヘ心ツガ
ズ、又註况由此而求之云々以下、本文餘意ヲ推言スルカト疑ガヒシ也、然チ今
高説ヲ熟復シ、始テ况以下ニテ本文是知ノ意ノ全キコトヲ解シ得タリ、偏ニ洪
庇不知所謝 琦

語類錄ノ錄ニ。問子路不應有以不知爲知之病。曰。子路粗暴。見事便自
說是曉會得。如正名一節。便以爲迂。故和那不知處也不知耳。此様ニ
眞星チサ、レテハ。千歲之下デナンボ子路ヲ最賢ノモ云直シ様ノナイコトガ分
明ジヤ。和那不知處也不知耳ト云ガ誠ニ恐ロシイ。知ラヌコトヲ知タトスル
カラ。自分ノ知ラヌコトヲ知ラヌニナル。學者ハ是ヲ願ニシ。片時モ失念ナイ様ニ
心挂子バスマン。ヒヨット此ヘ落タガ最後。扁鵲モ七ヲ投ル。トワ、衛テ犬死
シタモ此ノ間違カラ起タ物。恐ロシヤ。本文是知也ノ句。知不知ノ二句ヲ
承テ是ト置タ物。コフ見テ文義ハ動カヌ。諸家種々ノ説。畢竟見至ラヌニヤ。語

論語集注

今人知之以爲知。將那不知者亦說是知。終至於知與不知都無界限了。若人能於其知者以爲知。於不知者以爲不知。而不強以爲知。此便是知了トモ見ユ。是デモヨクワカル。○本文ト註ト說方相違ノ様ニ思フガ。何モツフ云譯ハナイ。本文キ初ニ云通り明々白々。註ハ註丈ニ本文ヲ解ナレバ。一様ニハナイ筈。サレド一様ニナイガ一様ナラケ。今圖ヲ以テハキトワケル。

由誨女知之乎

知之爲知之
不知爲不知

是知也

我教女以知之之道乎

但

所知者則以爲知
所不知者則以爲不知

亦不害其爲知

如此則雖或不能盡知

而無自欺之蔽

况由此而求之

有可知之理乎

カフノ見ルト。燭照數計ジヤ。知ランノヲ知ランニスルモノ故。自欺ノ蔽ナシ。是ハ不知方。知タノハ知タトスル物故。知タトノモ何ノサハリガアラフ。是ハ知タ方。カフ是知也ト云本文ヲ二股ニ解テ。無自欺之蔽ガ不知爲不知。不害爲知ガ知爲知ト見レバ。心持ハ其二ツノ爲ノ字ガ是知也ノ當リト見ル。○况以下ノ句ハ。カフ云ハチバドフンモ片々シカ知レヌニナル故。ソフデハナイ。知不知ノ界ヲ立ル位ノ張込故。分ツタ限ニ置筈モナシ。是非ソコヘ出テ來ルカラ。コフ云テ知ル上ヲ全クシタモノジヤ。况ノ字ヲ置タノハ。コフ爲知爲不知ヲカツキリ分ケル。ソレガ知タト云物デ大丈夫。マシテソコカラメ知ラヌ筋ヲ得ヤフト求ル日ニハ。其上知ルコノナル筋ノ有ル物ヲ。不知筋ハ一生分ラズニスムト云ハ金輪際ナイト云ガヨク合點ユク。○註ノ兩ノ此ノ字。心ヲ付ケ見ルベシ。ソレ故圖ニモ真中へ出シテ見セタモノ。本文ニツノ爲ノ字ヲサス○又註ハ分ツタガ。本文ハ知不知ヲ知タガ是知也ト云テ見ルト。ドフシテモ註ノ様ニハ心得ラレヌ。知タ方ノ半片ボリデ。不知方ノ半片ハ分ラヌカト思フナレド。知不知ト

界ノ棒杭ヲ打テ見レバ。其息込ガ。知々處カラ知ラヌ處迄間ヲ打テ棒杭ヲ海際迄ズラサチバチカヌト云ガ躍々トシテ居ル。乗カ、ツタ舟。宮迄乗付ンデハチカヌ處ガヨク見ヘテ居ル。此ガ面白ノ頂上。癸丑六月稿成

○子謂詔章

或時夫子大舜ノ樂ヲ御評論ナサレテ仰セラル、ニ。詠フ唱歌ノ清濁ヤ。手ノ舞足踏ノ見事サチ十分盡シテアルジヤ。其上聲ヤ容ノソフアル本ノ種十分ニ盡ンアルジヤ。又武王ノ樂ヲ御評論ナサレテ仰セラル、ニ。詠フ唱歌ノ清濁ヤ。手ノ舞足踏ノ見事サチ十分盡ンアルジヤガ。マダ聲ヤ容ノソフアル本ノ種十分ニ盡ンハナイジヤ。
集註 詔ハ舜ノ樂。武ハ武王ノ樂。美ト云ハ。詠フ唱歌ノ清濁ヤ手ノ舞足踏ノ見事ニ此上モナイ。善ト云ハ。聲ヤ容ニ關ハレテ見テニアル本ノ實也。舜ハ堯ノ跡ニ繼テ無爲ノ太平ヲ十分ニツク。武王ハ紂ノ暴逆ヲ討民ノ難義ヲ救フテ世界ヲ治メラレ。其御手際ハ一様テ甲乙ナイジヤ。ジタイ樂ト云物ハ聖人御自身ノ製作デ。御徳ヲ生寫シニシタモノ。ソレ故詔武二ツノ樂。ト

皆チラモ聲ト容ノ見ヲサチ十分ニ盡シタモノ。ソコニ替リハナケレ。乍去舜ノ御徳義ハ。此天理ヲ最初受ラレタマ、ジヤ。脩行チカラヌ生知安行ノ場。其上出合サレタ時節モヨクテ。禮讓謙退ノ受取渡シテ世界ヲタモタレ。武王ノ御徳義ハ。最初ノ御生レ付ニ十分ナラヌ處ノ有ツタノヲ。學問ノ力テ天理ヲ受タ初ヘ立戻ラレタジヤ。其上時節モワルク。セウチナシニ紂ノ無道ヲ征伐誅戮ナサレテ世ノ中ヲ手ニ入レラレタ。ソレ故二ツノ樂ノ本ノ種ヲ申スト一様ナラヌ處ガアル。

此章ハ。詔武ノ樂ヲ御評論アツテ。又武ヲ詔ニ比ブレバ及バヌト云テ御示シナサレタルモノ。○實ニ違ガアルカラトイヘバ。美グルメニ違ヒガアリソフナト不審スル人アリ。イカニモ尤ナ不審ジヤガ。譬テイハ。草木ノ花ノ赤ト紫種々ノ差別ハアリナガラ。咲亂タ處ハドレモ一見フデ此上モナイト譽ル。ソレト同様デ。詔ト武ト其フリハ違フテモ。何レモ見事ニハ相違ナシ。シテ見ルト聲容ノ上ハ何レモ見事ユヘ。美ヲ盡スト仰ラレタモノ。○脩行ガ届ケバ一様ジヤト云カラ。此章モ性反テ種ガ違フトハイ

ハレソフモナイノニ。註デハヤハリ性反ノ違デ云テアルノハドフ云譯ト申
スニ。武王反之ノ脩行ガ不十分故ノ違ジヤ。モシ反之ノ脩行サヘ十分ニ
届ケバ。生知安行ト同格ハイハズト知レタ。此吟味ハ語類賜ノ錄ニ。以
書觀之。湯畢竟反之工夫極細密。但以仲氏稱湯處觀之。如以禮存心。
以義制事等語。又自謂有慚德。覺見不是。往々自此益去加功。如武王。
大故疎。其數紂之罪。辭氣暴厲。如湯便都不如此ト見ヘ。又未盡善ヲ。
朱子ノ詩書ノ中ニ見ユルガドフジヤト。祖道ニ尋ラレシニ。答曰。看來湯
武也自別。如湯自放桀歸來。猶做工夫。如從諫弗咈。改過不吝。味爽不
顯。勞求俊彥。刻盤銘。脩人紀。如此之類。不敢少縱。武王自伐紂歸來。建
國分土。散財發粟之後。便只垂拱了。又如西旅之獒。費了太保許多氣
力。以此見武王做工夫不及成湯甚遠。先生所謂觀詩書可見者。愚竊
以爲如此。先生笑曰。然。某之意正如此トモ見ユ。此様ニ湯武ト雙ベテ
見テモ。武ハ落ルデ見レバ。反ルノ脩行ガ十分ニ届カヌカラ。種ノ處モ未
盡善ガヨク合點ガエク。又岱雲ノ說デヨク合點ノエクトガアル。李氏ノ申

スニ。非謂反之之德。斷不及性之。還是反之之工夫疎耳。若已密益密。造
到自然地位。所謂及其成功一也。單歸咎於氣稟上亦不是。个様ニトク儒
ハ世ノ中ニスクナイ。眼孔大トヤイハン。清デノ親玉ト見ヘル。南武王ノ工夫
疎故ニ種ノ違
モアルトノ說。說得痛快。コレテコソ是章ノ義モ始メテ ○語類ニ。德ニ深淺ア
ル上ニ。掛遜征伐ノ別ガアルデ。未盡善處ガアル。今若要強說舜武同道也
不得。必欲美舜而貶武也。不得トアリ。道夫ノ錄也。集註ノ意此通リデ。絹
篩ニカケタ處。誠ニ高明正大ト云ハ外デハナイ。コフサヘ合點ノ居ルト。只

今文公先生ニ御目ニ挂ツテモ此ラレル氣遣ロハナイゾ。
程子ノ說ニ。昔成湯桀王ヲ南巢ト云處ニ置レタ處ガ。時ノ不仕合。世ノ爲
トハ申シナガラ。干戈ヲ動シ。今迄主ト頼ミシ御方ヲ押込。其身天子ト成玉
ヘシ故。昔ヨリ仕來リト違テ。ソレ御自分ノ德ガ古ノ聖人ニ及バヌナ耻カシ
ク思召處ガアルト仰セラレタガ。武王モソレト同様ニアルカラ。順天應人ノ
舉デ。青天白日御心ニカ、リ曇リハナク。樂ノ上ニアラハレタ處ハ立派ナレド。
種ヲ申スト善ハ善シヤガ。マダ善ヲ十分盡サヌ處ガアル。堯舜湯武ノ御方々

ノナサレタヲチ。ソレ千歳ノ後ニハカツテ見ルト。何レモ割符ヲ合セタ様ジヤ。
シテ見ルト。聖人ノ御心ニ桀紂ヲ御征伐ナサレタノハ湯武ノソフ無クテハ
ナラヌカラノ譯デ。是非ソフ有タイト思召處所デハナイ。出合サレタトコロノ時
節ガソフナクテナラヌバカリニ。鏝兜ノ亂騒ギガ有タ。

程説ハ堯舜湯武ナ一ツニ云テ。征伐ハ唯時ノ不仕合トイハレタガ。朱子
トハ少シ違フ。賀孫ノ録ニ。問堯舜處湯武之時。肯如湯武所爲否。曰。聖
德益盛。使之自服耳。然到得不服。若征伐也。免不得。亦如征有苗等事。
恪ノ録ニ。若論其時。則當時聚一團惡人爲天下害。不能消散。武王只
得去伐。若使文王待得到武王時。他那舊習又不消散。文王也只得伐。
舜到這裏也。著伐。但恐舜文德盛。其徒或自相叛以歸之。亦未可知。但
武王之時。只得如此做ト見ユ。又淳ノ録ニ。淳曰。既征伐底是了。何故又
有不已意。曰。征伐底固是。畢竟莫如此也好。所以孔子再三誦文王至
德。其意亦可見矣。ユ、ガ絹節ニ挂タ處。程子ノ様デハ混然ト筋ガ立
ヌ。此外語類ニ數説見ユ。本書ニ就テ合點スベシ。大意詰ル處ハ此外ハ

出ヌ。○文公ノ思召デトクト考テ見ルト。果ノ樹上ニ熟ナル様ナ物デ。
文王ノ至德ハ。其熟シ切テチヨイト手ヲ付ルト落ル様ニナツタノモ。決ン
カマハズ。自然ト落タラ其時ハ仕方ガナイ。ユチラカラハ少シデモ手ヲ出
サヌト云御流儀。武王ノ征伐ハ。始終熟シ切テ獨手ニ落ル迄待ハセズ。
ヤガテ寔落ト云處デ。ユチラカラチヨイト手ヲ出メ取タノ。寔落ニ替リハ
ナイガ。最初カラ取氣ガナクテ。落タ時ハセフコトナイト云ノト。初手カラア
レデハナラヌカラユチラヘ取フト云氣デ。サテヒトリデニ落ル迄待テ居テ
ハ。世間ノ痛ミニドレ程ナルヤラモ知レヌカラ。世間ヘ對シ氣ノ毒ユヘ。好
マヌコデハ有ナガラ。手ヲ出シモイデ世間ノ人ニ安心サセルト云ノ違。備
ノ録ニ。湯武之征伐。只知一意惻怛救民而已。不知其他。ユ、ガ至極ノ
難有イ處。聖人デナケレバカフハ出來ヌ。セフトテ出來ルコトハナイ。○此
章ハ詔武ノ樂ヲ御評論ナサレタノデ。舜ト武王ヲ御論ジナサレタハナイ。
ソレテ呂晚村ガ聖人亦只是論樂。不論兩聖人。在帝王諸樂中。獨舉二
樂衡論。則武樂之美盛可知。但較之詔。則尙有未盡善者ト。ヨク云取

タリ。此様ニ見ルヲ。

嘉永六年癸丑秋八月脫稿

南。是見ニクキ章也。今内外註ヲ剖析太精細。今世治經ノ者。誰能見得
テ此ニ至ラン。眞敬服敬服。僕輩安能容喙乎其間。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夫子ノ仰ラル、ニ。泰伯ト云御方ハ。ソレ最上至極ノ御德義トイハレルジヤ。

也。已矣ノ三字ハ、泰伯ト云御方ヲコソ至德トイナゼト申スニ。大王ノ時。商ハ

衰ヘ周ハ盛ニナリユキ。自ツト天命モ商ヲ去テ周ニ歸スル時節。大王翦商ノ

思召ヲウント御承知ナサレバ。御總領テハアリ。御德モスグレタコナレバ。暫

時天下ノ主トナリ玉フハシレタコナルニ。君臣ノ大義ニ外レルガ。恐ロシイト

テ。親様ノ思召ヲアルマジキコトナサレ。ユロゲテカ、ル天下ヲ商ノ方ヘ固ク辭

退ノ受ラレズ。元ノ通り戻サレテ。兄弟連立荆蠻ノ夷ヘ逃竄レラレタガ。ソレ

モ表立テ其氣色モ見セ玉ハズ。父上ノ御病氣ヲ苦勞ニナサレ。採藥ニトノ披

露ニテ家出セラレタモノユヘ。天下ノ人々通例ノ欠落者ノ様ニ見ナシテ。サ

テモヨク辭退ノ去ラレタト云テ稱譽スルヲ得ヌ。

泰伯。周大王之長子。至德。謂德之至極無以復加者也。三讓。謂固遜也。無

得而稱。其遜隱微無迹可見也。

泰伯ハ周ノ大王ノ御總領。至德ハ德ノ最上至極デ。ソレニモフ加ヘ足ストノ

ナイノヲ申スジヤ。三讓ハ固ク辭退スルヲ申スジヤ。得而稱スルナシハ。泰

伯ノ辭退セラレタ處。表立ズ奥深クテ。其辭退セラレテ商ヘ戻サレタ迹ノ。脇カ

ラ見ラレル處ガナイノジヤ。

蓋大王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大王之時。商道寢衰。而周日强大。季

歷又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不從。大王遂欲傳位季

歷以及昌。泰伯知之。即與仲雍逃之荆蠻。於是大王乃立季歷。傳國至昌。

而三分天下有其二。是爲文王。文王崩。子發立。遂克商而有天下。是爲武

王。

扱其天下ノユロゲテカ、ルヲ。斷リ云テ欠落セラレタ迹ノ脇カラ知レヌ様ニ

申ス。大王ノ時分。時ノ天子ノ商ノ政道。ソロ／＼衰微ノ。周ハ日／＼其勢強
 大ニアリシ。季歷其上ニ子ノ昌ト申スヲ誕生アツタ處ガ。自然ト聖人ノ御德
 ガ具ツテアリ。大王右等ノ譚ニ付テ。商ヲ翦チ亡ボシ。周ヲ興シ民ヲ救フノ思
 召込レタ。ガアツタ。處ガ泰伯ハ君臣ノ大義ノ背カレヌヲ見込テ。大王ノ思
 召ニ從ヘ玉ハズ。付テハ大王折角ノ思召ヲ行ハレヌ處カラ。兄二人ヲ差置テ君
 ノ位ヲ末子ノ季歷ニ傳ヘテ。ソレカラ昌ニ及ボシ天下ノ主トナサラウト思召
 立レタ。泰伯ソノ思召ヲ御承知デ。イヨ／＼有マシキコト思召切。其儘弟ノ仲
 雍ト連立逃レテ荆蠻ヘ落ラレタ。箇様ノコト有タモノ故。泰伯ノ思召ハ扱置テ。
 何デ欠落セラレタ。カ脇カラハ頓ト分ラヌ。此迄テ蓋ト置テ無得而稱焉ヲ推
 原シタ咄ハ濟ンダト云モノ、ソレ
ニ武王ノ天下ヲ有タレタ迄ヲ戰ラレタハ、大王翦商ノ思召ガ武、コウ云フニ
 王テ屈イタ處ヲ見セラレタト云程ノコト、泥ンテ見テハヨクナイ、成タニ就テ。大王ソコデ季歷ヲ立テ世繼ト定メ。周ノ國ヲ傳ヘラレタ。昌ノ御代
 ニ成テ。天下ヲ三ツ分ニシ其ニツダケテ有タレタ。ソレヲ文王トイタス。文王
 崩セラレ子ノ發立テ君ト成玉ヒ。數世積德累仁ノ處カラ天命モ歸シ。商ニ戰
 克チ天下ヲ有ツテ天子ト成玉フ。ソレヲ武王トイタス。此時ニ至リテ大王ノ

思召ハ通ツタ。德

夫以泰伯之伯。當商周之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乃棄不取。而又混
 其迹焉。則其德之至極爲何如哉。蓋其心即夷齊扣馬之心。而事之難處
 有甚焉者。宜夫子之歎息而贊美之也。泰伯不從。事見春秋傳。
 全體泰伯ノ御德デ。商衰ヘ周盛ナルノサカイニサシアタツテ。申ス迄モ無ク勿
 論其御德義デ。諸侯ヲ周ノ都ヘ朝覲サセ。天下ヲ一國ニ御持ナサルニ十分ジ
 ヤ。處ガ謀反人トナルハ迷惑ト。コトヲ來ヤウトスル天下ヲ打棄テ取り玉ハ
 ズ。其上ニ其斷リ云テ商ヘ戻サレタ迹ヲ。アナタノナサレ方デ消シテ。世人
 カラ見ヘヌ様ニナサレ。脇カラソレト知レヌデ見レバ。其御德ノ至極最上ナ
 ハドノ様ニアラフトスルコトゾ。ソレヲドウダト申スニ。泰伯ノ御心ガ。其儘伯
 夷叔齊ガ武王ノ出陣ノ場ヘ出挂テ馬ヲ叩イテ君臣ノ大義ヲ述ラレタ御心デ。
 其事ノ扱ヒニクイフハ。父子ノ間デアレバ。夷齊兩人ノ君臣ノ間デ口強ク云
 テキカレテバ立退タルヨリバモットキツイ處ガアル。ソレ故何ノ廉ト云ハ無ク。
 強意見モナク書置モセズニ。父上御病氣ノ折柄ユヘ採藥ニト披露ノ家出セ

ラレ。尋常ノ欠落者ニ成スマサレタ。御尤ナリ夫子ノ此事ヲ御歎息ナスツテ。格別ダトソレテ御譽ナサレタコトハ。泰伯ノ父上ノ思召通りニ從ハレヌト云コトハ。左傳ニ見ヘテアル。

泰伯ノ御了簡ハ格別ナリ。但シ集註ノ上ナトクト見得テバソレモメツタニハ分リ兼ル。先ツ最初大王翦商ノ思召立ノ根元ハドウジヤト云ニ。大王之時。商道云々。生子昌有聖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コレガ根元シヤ。第一商道衰微シハ。天下ノ人民暴逆ニ逢ヒ。德澤ヲ受ル念ハモハヤ絶タルニ。御家ハ后稷以來積德累仁。大王岐下ニ遷ラレテヨリ國勢モ益強大デ人民ノ思ヒ付キ。大王固ヨリ有爲ノ御方アル上ニ。三人ノ御子達ノ賢人揃ナレバ。人心天命ヲチラテ去テコナラヘ參ル機會。剩サヘ御孫ニ聖人ノ御生レナサレシコトナレバ鬼ニ鐵棒。何モ角モ欠目ナク揃フタニ就テ。商ヲ翦民ヲ濟フヲ思召立レシコト。因ノ字ガトコロガ泰伯不從ト出掛タジヤ。ナゼト申スニ。泰伯ノ御了簡ハ。商ハタトヒ無道ニシタ處ガ戴クトコロノ君。大王ハ賢ト申セド臣下ノ御身分。イカデ君ノ非ヲ咎ムベキ。マシテ翦之ナド努々

有マジキト。結句父上ノ思召立テ異ナリト思召込處カラ。是非思止リ玉フ様ニトノ御存念故。何カノ端ニモ顯ハレテ御同心ノ無イ様子ガ大王ノ御目ニ留ツタモノ。是ガ一番始マリノ處。但シ此時ハ不從マデニテ。ドウゾ翦商ノ御企ガ止ム様ニナサレタイバカリ。欠落ノ御積リハマダナイコロ。箇様ナ次第デ有タモノ故。大王ニ於テモ頼ミ切タル總領ノ不同心。吾御子ナガラナサレ方モナク。サウカト申メ此世ノ成リ行キイカセセント寤テモ寐テモ氣ノ毒ニ恩召處カラ。不得已只今目前ニハ合ハナリ。聖孫ヲ長イ頼ミニト思召定メ。サラバ兄二人ヲ差除キ。君位ヲ季歷ニ讓リ渡シ。ソレヨリ聖孫ニ及ボソフト思召定メラレタ。扱々是モ無餘義御取扱ジヤ。右御取極ノ御様子ノ有タモノ故。サラバ身ヲ引テ初志ヲ成サント思召。其儘兄弟打連荆蠻ヘ欠落セラレ。君臣ノ義ハ勿論ノコト。父子ノ親ヲモ全フセラレタ。扱々難有思召。是ガ大王ノ思召ガ齟齬シタモノ故思召モ最初ト變リ泰伯モ終ニ立退レタ順段ヲ述ル處。此等ノ處ガ朱門ノ衆モハキト吞込ヌト見ヘ。語類ニ泰伯之讓。知文王將有天下而讓之乎。抑知大王欲傳之季歷而讓之乎。曰。泰

伯之意却不是如此。只見大王有翦商之志。自是不合他意。且度見自家做不得此事。便掉了去トアリ。又賀孫ノ錄ニ。問泰伯知大王有取天下之志。而王季又有聖子。故讓去。曰。泰伯惟是不娶。大王有天下ト見ヘタリ。コレダ覺悟スベシ。○叔至德ト仰ラレタハ。申迄モナイ論語ノ中ニ文王ト泰伯バカリ。至極ナクハ知レタコナレド。君臣ノ義ノ上デ御詞ガ下ツタモノ。語類義剛ノ錄ニ。問泰伯可謂至德。曰。這是於民無得而稱焉。處見。人都不去看這一句。如此則夫子只說至德一句。便了。何必更下此六箇字。公更仔細去看這一句。煞有_レ意思。此條ヲ見レバ。末ノ一句デ至德ノ指トコガワカル。夫故集註初ニ隱微ノ二字ヲ下シ。夫ヨリ泯其迹焉トナキ。蓋ノ字デ其意ヲ推原ノ其心即云々有甚焉者。トコロガアノ通リノ始末。宜夫子ト出テ來タモノ。ソレヲ明作ノ錄ニ。不是說遜國事。自是說夷齊諫武王。不信便休。無甚利害。若泰伯不從翦商之志。却是一家內事。與諫武王不同。所以謂之難處トアリ。又錄ノ錄ニ。夷齊處君臣間。道不合則去。泰伯處父子之際。又不可露形迹。只得不分不明且去。某書

謂大王有疾。泰伯採藥不返。疑此時去也ト見ヘタリ。此等ニヨレバ當日多少ノ苦辛思ヘヤラル。ツマリ採藥ニ託ツケテ立退レ。世ノ人々ヲシテ天下ヲ商ヘ戻サレタノヲ知ラセラレヌノミナラズ。實ニ大王モソレト知り玉ハヌナリ。左ナクシテ形迹ヲ顯ハシ。ソレト人ノ知ル様ニテハ。父ノ心ヲ傷メ父ノ非ヲ揚ルニナリテ。子タル者ノ心ニ取テハ大ニ安カラヌ。畢竟君臣ノ義ヲ戴イテ。ソレモ自分バカリガ。大王マデモ大倫ヲ欠レヌ様ニ周旋セラレタモノ。扱モ〜至德デナクテ何デアラフ。サテ箇様ニハ申ス物ノ。君臣ノ義ヲ失ハレヌ處カラ父子ノ親ノ方ハ全セラレタトハ云モノ。大王ノ非ヲ揚ケ諫争ハセラレズコツソリ欠落セラレタナレド。必竟コチラハ十分ナラヌハ知レタ。ソレヲ彼是イハフ筈ハナイ。ソレヲ壯祖ノ錄ニ。吳伯英問泰伯知大王欲傳位季歷。故斷髮文身。逃之荆蠻。示不復用。固足以遂其所志。其如父子之情何。曰。到此却顧郵不得。父子君臣一也トアリ。夔孫ノ錄ニ。畢竟人之大倫。聖人且要守得這箇レアル處デ見ルト。君臣ノ義ガ立ヌト見込レテ。ソレヲ立様トセラル。處ヨリノ欠落ナレバ。ソコハ覺悟ノ前。只其欠

落ナサレテ天下ヲ商ヘ戻サレタ仕方ノイカニモ届イタ所カラノ至徳ナレバ。
 ソコニ不足ナイハフ様ハナイ。扱々届イタナサレ方ト。孔子モ涙ヲコボシ至
 徳ノ折紙ヲ付ラレタ。集註ニ歎息贊美トアルガコ、ナリ、學者モ、○讓ルア
 テハ周ヘ讓ツタノ。イヤ商ヘ讓ツタノト云テ。諸儒様々ニ申スノハ。畢竟集
 註ハジメ語類ニモ讓周讓商ノ文字ガナギモノ故。見ヘヌ目カラ銘々ノ了
 簡次第ヲ申スモノ、ソレハ目利ノ届カヌト云モノ。無銘ナレバユソ正宗
 ノ貞宗ノト論ハアル。ソレヲ本阿彌ガ一目見ルト。コレハ正宗最上ノ出
 來ト目利スル。本阿彌ノ胸中ニ正宗ノ正銘ヲ持テ居ル故ジヤ。ソレ
 ト一ツデ。周臣商臣銘ハナクモ。本文ノ燒又鐵色ヲ商ヘ讓ラレタコトハ十分
 ニ見ヘテイル。註モソコヲ明白ニ言分テアル。夫以泰伯之徳。當商周之
 際。固足以朝諸侯有天下矣。コノ天下ガ本文ノ天下ニアタル。乃棄不取
 而又泯其迹焉則云々。君臣ノ義ヲ立通サレタコトヲ申ス。此ガ本文ノ讓ノ字
 ナ解テ至徳ノ至徳タル處ヲ云。次ヘ蓋ノ字ヲ置テソレヲ推原ソ。其心即夷齊
 扣馬之心ト申セバ。分明ニ翦商ヲ有マシキコト夷齊同様ノ見込。シテ見ルト

周ヘ讓ラレルト申シテハ泰伯ノ思召ニ外レル。ドコ迄モ天命ノ去々商
 ノ天下ヲ本ヘ戻サレタコトハ判然ト見ヘテ非ル。ソレナイヤ翦商ノ思召ヲ
 不承知デ。季歷カラ昌ニ及ボシ。遂ニ武王ノ代ニ天下ヲ得ラレタ處カラ。
 言ヲ立テ以天下讓ト仰ラレタモノ抔ト云ハ。ケシカラヌ了簡達。ソレデハ
 肝心ヲ至徳ノワケモ分ラヌ。蓋以下トキ様モナシ。ソフスルト泰伯ノ不從
 ハ表向一ト通り。内入ハ大王ノ思召ヲ成就セラレタニナツテ。ケガラハシ
 イ。ソレナ泰伯ヲ至徳ナンノト御アゲナサルモノカ。シカシ簡様ハ申スモ
 ノ、分ラヌコト見ヘテ。或問ニモ知其讓者見其讓國而已。而不知所以
 使文武有天下者。實由於此。則是以天下讓也トアリ。シテ見ルト朱子
 モ最初ハ簡様ニ見ラレタ下。ソレデハ至徳ト仰セラレタ御主意ガタ、ヌト
 思召テ。集註ノ通り改ラレタモノナルベシ。○寓ノ錄ニ。泰伯既去。其勢只
 傳之季歷。而季歷傳之文王。泰伯初來思量。正是相反。至周得天下。又
 都是相成就處トアリ。其立退レシモ。已レノ不從處ヨリ季歷ニ傳ヘ昌
 ニ及ボソフト欲セラレテ。愈翦商ノ思召立ニ決セシナ。淺猿キコトニ思召

テ立退レタモノ。初來ノ思量ハ不從ノ處ニテドウカ思召ノ止ム様ニトノ
初一念。トコロガ箇様ニ成テハナサレ方モナイ。正相反ハコ、ナ云ジヤ。武
王得天下處ニナリテ相成就ト云モ。跡カラ見テハソシナ物。此等スベテ泰
伯ノ思召ノ外ヘ出タコナ申スニ。ソレヲ種ニ取出シ。相反シタ處ガ相成
就スルニナルハ泰伯ノ格別ナ處トハ目ノ見ヘヌ見様。至極ナ冤罪ト云
物。此ハ一番目ヲ丸クシ論ゼテハナラヌ。○凡世ノ中ノ事。一是一非。コ
チラガヨケレバアチラハワルイ。ソレ故其所爲相反ソドチラモヨイト云筋
ハナイニ。泰伯夷齊大王文武チ一様ニ聖賢ト申スハ心得兼ルト云様ナ
。シカシソレハ一應ハ尤ノ様ニ聞ユレド。口元バカリノ穿鑿デ。全體未熟
千萬ナ説。武王ハ聖人デナイト云ニハヤ、立超タトハ申スモノ。詰リ精微
ノ道理ガ丸吞サ。同ジ中デモ。泰伯文王夷齊ハ一流ノ人。大王武王是
亦一流ノ人ト分テ置テ。マア鬪イ處デ一口ニ分テ申サウナラ。向キノ違
ツタ御方ト申ス物。大王武王ハ孟子ノ仰ラレタ天吏ト云テ無道ヲ伐
テ天下ヲ救フ至極篤イ思召。古今ノ通義ヲ行ハレル御方。泰伯文王夷齊

ノ人違ハ。君臣ノ義ヲ立通シテ。天地ノ常經ヲ守ラレタ御方。其證ヲ申サ
ウナラ。賀孫ノ録ニ。泰伯文王伯夷叔齊。是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
天下不爲底道理。大王湯武。是弔民伐罪。爲天下除殘賊底道理。常也
是道理合如此。變也是道理合如此。其實只是一般。壯祖ノ録ニ。大王
見商政日衰。知其不久。是以有剪商之意。亦至公之心也。至於泰伯。則
惟知君臣之義。截然不可犯也。是以不從。二者各行其心之所安。聖人
未嘗說一邊不是。亦可見矣。此二條デ。並行不悖ト云處ガ分ル。モ一ツ
詰ルト。夔孫ノ録ニ。問泰伯事。曰。這事便是難。若論有德者興。無德者
亡。則天命已去。人心已離。便當有革命之事。畢竟人之大倫。聖人且要
守得。這箇看聖人反覆嘆咏泰伯及文王事。而於武曰未盡善。皆是微
意。又録ノ録ニ。泰伯之心即伯夷扣馬之心。大王之心即武王孟津之
心。二者並行而不相悖。然聖人稱泰伯爲至德。謂武爲未盡善。亦自有
抑揚。蓋泰伯夷齊之事。天地之常經。而大王武王之事。古今之通義。但
其間不無些子高下。於此二者中。須見得道並行而不悖處。乃善トテ

り。此聖人且要守得這箇ト云。皆是微意ト云。抑揚ト云。不無些子高下ト云。煎シ詰々精微ナ處ジヤ。此テ至德ト仰ラレ未盡善トアルイリワケガ分ル。ユ、迄見到ラヌカラ。トナラモヨイト云筋ハナイ杯ト不審ガハレヌコジヤガ。マダモ一ツ云ナガアル。泰伯文王俱ニ至德ト仰セラレタガ。御二人ノ上デ高下ヲ付ルト又泰伯ガ一番文王ガ二番サ。其譯ハ。義剛ノ錄ニ。言夫子稱泰伯以至德。稱文王亦以至德。稱武王則曰未盡善。若以文王比武王。則文王爲至德。若以泰伯比武王。則泰伯爲至德。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比泰伯已是不全這一心了。曰。是如此。又同錄ニ。泰伯則是不做底。若是泰伯當紂時。他也只爲諸侯。東坡言三分天下有其二。文王只是不管他。此說也好。但文王不是無思量。觀他戡黎伐崇之類時。也顯然是在經營トアリ。且身ノ居ル所デモ。文王ハ御當職。何事モ御了簡次第。泰伯ハ御部屋住テ萬事御不自由ノ身。ソレダニ其間ニ立廻リテ君臣ノ義ヲ失ハズ。父子ノ恩ヲ全フセラレタハ。誠ニ此上モナイ御德義ニハ相違ナイ。箇様ノ處スベテ目ノ鞘ヲハツソデナケ

レバ見到ルコトハナラヌ。

南。精義二程謝楊諸說及或問。皆爲以天下讓周。獨集註分明以爲讓周也。先儒段々論駁アレモ。チヨット見ルト分リ兼ル處。此講義明々白。說來說去。洗發無遺。瑠翠固ヨリ喙ヲ容ル、不能。敬服敬服。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夫子川邊ニ在ラセラレテ。忽嘆シ仰ラル、ニ。天地造化ノ自然ト替リ行ハ何ト云ニ限ラヌガ。端的ナイヘバ眼前此流ル、水ノ通りジヤ。晝ト夜トノ間ヲ休息セズ。跡カラ跡ヘト絶間ガナイ。コレガ直ニ道ノ體ジヤ。學者モ面々ノ上ニ持テ居ル道理ノ日用ニ行ハレテ絶間ナイ様ニ心挂ルガ肝心ジヤゾ。

此章ハ水流ノ上ニ就テ直ニ道體ヲソレト指示シ。人チン已レニアル天理ノ日用ノ間ニ行ナハル、様ニトノ御趣意。集註デ此意ハ紛レナイ、ソレ明ノ學者ニ告玉フト見ルハ大キナ遠ヒ、處ガ兎角人がミンナサフ説キマデモ知レタコト。○此ハ端的ニ水ハ即道。水流不息ハ即道體ノ本然ト説取進マイゾ。

クジヤ。シカシ其實ハ水ハコレ氣。氣ヲドブン道ト云レヤフ。水ノ箇様ニ流
レテ絶ヘヌ譯ハドフジヤト云ヘバ。ソレガ理デ。ソレヲ道トハ申スナレド。
孟子ノ形色天性。又ハ仁者人也ト云類ニテ。端的ニ示ス主意也。○本文
逝者ノ二字ハ日月寒暑水流マテ廣ク籠ラ。如斯ノ字テ其内ノ水ヲ拔出
シテ云ナリ。語類潘植ノ錄ニ。逝者只訓往。斯字方指川流處トアル。是
ガ鐵板。精言ハ此說ヲ疑テ。逝者ヲ直ニ水ヲサシ。張彦陵ノ中庸誠之不
可揜如斯夫ノ說ヲ取テ。如斯夫ヲ上ノ逝者二字ヲ指ストナシテ。左說
カチバ逝者ノ外ニ水ヲ說クニ成テ不都合ジヤトアル。嗚迷其說。多年主
張之。既而正諸果堂先生。先生却テ逝者ヲ汎說シ水マデヲ籠メ如斯
ヲ水ヲ指テ云。潘植ノ錄文公六十四歳ノ御說。未定トハセラレマイト申カ
ル、ニテ。始テ精言ノ非ヲ知リタレド。猶未脱然ノ舊說ヲ株守セシガ。頃
日熟復益悟其非。於是乎斷然語類ニ從フ。恍然トメ爲不遠復之想
矣

集註 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

透

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々省察而無毫髮之
間斷也

天地造化ノ自然ト替リユク處ハ。サツノト往者ハ先へ通り過キ。後カラ
來ル者ハ間モ透サズ其跡ヘト引續イテ。總テ其道中デ一息ツク程ノ逗留
ハナイ。此ガ中途カラ拵ラヘ立タ物デハナク。道ノ體ノ本カラサフアルノジヤ。
乍去其中デソノ是カフト指テ人ニ見取ノ造作ナクアラセル者ハ。川ノ流レ
ニ及フ程ノモノハナイ。ソレ故本文ノ處デ。川邊ヲ御道邊ノ折節、水ノ流ヲ
其御趣意ヲ揮リ出シ。ソレデ人々ニ合點ノユク様ニ御示ナサレ。今日脩行
ヲ心挂ル人ノ。日用行事ノ上。一念心ニ浮フ初ニ就テ。時々刻々フリカハリ
心ヲ付テ。已レニ持テ居ル天理ガ行ハレテ。毛先程ノキレ間ノナイ様ニ有タ
イト思召テジヤ。

天地之化ト云ヨリ道體之本然也マデハ。本文逝者ノ二字ニ當ツテ。跡ニ
アル程子ノ日月寒暑水流ヲ皆其中へ籠テ云。然其ヨリ以下初メテ頓面
水流ニ入り。如斯以下ノ七字ヲ解ニ當ル。シカシソレトテモ發以示人ギ

リナラバ。道體ノ御咄デスマフト申ス物。處ガ夫子ノ御趣意ハ學者ノ上ニアルカラ。跡ノ十五字欲學者ト御置ナサレタ物。此ヲ見違ヘテハナラヌハツ。全體不息ノ道理ハ人々本ヨリ持テ居ルガ。氣質ヤ人欲デ似テモ付ヌコニ成テ居ルカラ。ホン氣デ修行ナシヤフト思フ人々ハ。少シノ間モユダシセズ自分ノ上ニ心ヲ付テ。一ツモハ知テ明ラメテワカラヌコノ無イ様ニシ。二ツニハ身ニ付タ欲テ一刀兩斷トヤラカシ知タ通リ業ニデキル様ニト。此ニタロノ修行デ始終仕上ル。註ニ省察トアルニ此ニ格致ト克己ニタロノ修行ト云々ハ輔廣ノ錄ニ問註云天地之化云々發以示人其反而求之身心固生々而不息氣亦流通而不息二者皆得之於天與天地爲一體者也然人之不能不息者有二一是不知後行不得二是一私之或於欲後行不得人須是下窮理工夫使無一理之不明下克己工夫使無見ルト知ラヌカラト云ハ氣稟ナレバ氣拘物蔽ヲ一念心ノ底ニ淨ンタ處デ工夫下スハ謹獨ナレバ註ニハ省察ト云々モノ

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

程子ノ申サル、ニ。本文ニ仲ラレタハ。道體ジヤ。世ノ中立始テ以來。天ハクルクル回ツテ足ヲハ留ズ。日ガ入レバ月ガ出テ來。寒サガスギレバ暑サガ來ル。水

ハ流レテヤミキラズ。萬物ハ其上ノト生メ元ガキレヌ。此天地日月寒暑水流萬物ハ氣デ。何レモ其回ルワケ往來スルワケ流レルワケ生ズルワケノ道ト組合テ。ソレノ人ノ目ニ見ヘル體ヲナシ。晝夜ノ間ヲ回リテ昔カラ今ニマダヤミキツタト云ハセヌジヤ。

道體。沈憫ノ錄ニ親切底ノ骨子ト云ガ。年來合點ユカヌト思ヘシニ。頃日是ヲ考フルニ。氣ト理ト組合テ道ノ骨ガ氣デ見ユルト云譯。サシテ與ノ字ヲ爲ト云ハンデモヨイ。天ナリ日月寒暑ナリ水トテモ。其運ルノヤ往來ヤ流レテ人間ノ目ニアリノト見ユルガ道ノ骨子ナリ。與ノ字ヲ說カフトスル物故。理氣ヲ別々ニ離シテ云ナレド。本ヨリ理氣ガソフ離シテ云モノデナイカラ。圈内デ說ク通り水ノ流レテヤマヌ人ノ目ニアリノト見ヘルガ道ジヤト。端的ニ云ガ此ノ主意ナリ。義剛ノ錄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本無體。此四者非道之體也。但因此則可以見道之體耳。那無聲無臭便是道。但尋從那無聲無臭處去如何見得道。因有此四者。方見得那無聲無臭底。所以說與道爲體トアリ。此說最分曉。カフサヘ

心得レバ破碎支離ノアツジハナイ。個ノ録ニ與道爲體之體又說由那道之指物以見道其實遺許多物事湊合來便都是道之體便在這許多物上只是水上較親切易見コレヲ年來合點行カヌト不審セシガ今見レバサシク不審ノ廉モナイ個バカリデアハナイ節ノ録ニモ體道之體只是道之骨子トアリ形トト云キ骨子ト説ク文公ノ御定説ハ今カフ屹ト何兼ルナレドソレガ道ノ形ト云ヨリ骨子ト説クハ勝ル云方ハ植幹ノ意ニモ通フテソレカ立ツト見レバ骨子ノ方ガ義ハ勝ル乍去遺物事盛載斯道來トアル語類ノ説ニ據テ年來形ト染込テ居ル鳴ノコナレバマダ舊見ヲ洗去ルト云ハ至リ兼ル猶他日ノ講習ヲマツ又義剛ノ録如炭與火相似トアル説ソレデモツカ ○與道爲體ヲ。此句極妙。此一句最妙。此四字甚精トマデ諸錄ニ見ヘテ。一方ナラズ文公ノ御稱譽ナサレタ。ソレト云モ。道ハ無聲無臭故。道體ハ無體ノ體ジヤ。其無體ノ體ヲ學者ニモ示ソフトテ。與道爲體ト有體ノ體デ見セタモノ。格別ナ働デ。此學ニ功アルヲ故。毎々稱譽セラレタルモノ。

是以君子法之。自強不息。及其至也。純亦不已焉。
 其様ニアル處カラ。成德ノ君子ハ天道ノヤマヌニ法トリテ。自身カラ勉強ノ些ノ隙モヤミキラズ。其脩行ノ積リクテ思フ存分ノ届ク段ニナレバ。人欲ト云ハ塵程モ無ク。天理ガ無垢ニ日用ニ行ハルノモ。天道ト同様ニ自然トヤ

マヌ。此ガ學問ノ極功聖人ノ場合。

程說第一條。發明道體示教人ノ意ニテ。非就川流發明道體之意。ソレ故圈外トセラレタ。

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

程子又申サル、ニ。漢ノ世カラ以來儒者ト呼ル、人達。ミンナ此道體ノ筋合ヲ見留ヌ。此ハ聖人ノ心ノ天理ノミニアルノモ。天道ト同様ニヤマヌト云ガ見ヘルジヤ。ナゼナレバ。或問ニアル通り。已レノ心ガ此通りニナクテハ天理ノ箇様ト云ガ見ヘヌカラ。ソレデ聖人ノ天理ナリト云ガ見ヘル。其聖人ノ心ノ天理ノミニアルノモ。天道ト同様ニヤマヌノガ。外ノ物デハナイ天ノ德ジヤ。此天ノ德ガアレバ。其儘王道ノ咄モデキル。語ルベシトアレド、知ルテ支ナクナセト云ヘバ。已レニ得タ處ノ本ガナイモノ故。咄ヲシタ處ガ昔咄サス 差支ナクナセト云ヘバ。已レニ得タ處ノ本ガナイモノ故。咄ヲシタ處ガ昔咄サスルト同様。所謂一場ノ話説。頓ト咄ガ咄ニナラヌ。不誠無物ト云 其王道ヲ咄サレル種ノ天德ヲ我ニ得ル様ニシヤフト云ニハ。大抵工夫ノ入ルヲダガ。

其工夫ノコ、ガ大事ノク、リ處ト云ハ。學庸ニ云謹獨ノ上ニアル。ソレハ又如何ノ譯ト云ニ。ドノ様ニ人前デヤンヤト譽ラレル人モ。吾家ニテハ構着ヲ構ヘタリ我儘一杯云様ヲ物ニテ。一念纔ニ心ノ底ニ淨ム界ハ。他人ノ知ラフ様ハナク自分計リ知ル處ユヘ。兎角抜ケダガルモノ。此ガデキヲ。表デヤンヤト譽ラレテモミンナホンノテナイ。コ、ノ修行ガ云分ナクデキ。好惡ノ上ガイカニモ實ニイツテ。人前デ咄サレンコハナイト云様ニナレバ。ソレガホソノコ。乍去トカク人ノ見ル處ノ様ニイキ兼ルガ通例。コ、ノ關所ヲ通り抜ケルデナケレバ。天徳ノ場ヘハ至ラレヌ誠ニ一番大切ノ處。

語類ニ唯佛老ノミ其影バウシテ見付タ。彼レ間違ナガラ力ヲ心ニ用ルユヘナリ。儒者ハ文字ノ上計リデスマス故佛ニハマケルトアリ。悔シイコノ。○祖道ノ錄ニ。若不謹獨便有欲來參入裏面。便間斷了。也如何却會如川流底意トアリ。諺ニ云千丈之隄。モ蟻蟻之一穴トヤラ。工夫ノ間斷ハ恐ロシイコ。○天徳アソテ王道ノ咄ガデキル杯。中々高イ處ジヤニ。今學者修行ノ分際デ子細ラシイト云様ナコ。シカルヤツバリ謹獨カラト

イヘバデキヌコデナイコガ知レル。チセナレバ謹獨ノ工夫ハ省察ニテ。學庸ニ載セ今日學者ト名ノ付ク程ノ人ハ逃シハセズ修行シイク處。頓ト造作モナイコニ説テアル處ガスグレタ眼力。所謂自這裏過覺ヘノアル御詞デ。此處ノ發明親切ヤラ辱ケナイヤラ。學者カラ御禮ノ申シ盡シ様モ無イ事也。

○讀郷黨篇

鳴ガ聖經ニ心ヲ用シヨリ以來。論語ヲ讀度毎ニ。聖人ノ格言至論。御門人方ノ切問討論。身ニシムバカリニ覺ヘテ。反復熟讀。聖人ノ御趣意。集註文公ノ思召ヲ。取違ヘヌ様ニトノミ心掛タルガ。其中ニ郷黨ノ篇ハ。聖人ノ日用行事ノ瑣細ナル所迄。一々書記シ。道ノ日用ヲ離レヌハ勿論ノコ。宛然在目ナンド申シテアレド。諸篇ヲ讀ム様ニ面白カラズ。夫レ故人ニ對シモ。毎郷黨ガ面白イト云様ニナルコ。學問ガ餘程上達スベシト。口癖ニ云タリ。自分チガラモ。イツ面白イ様ニナルコヤラ。宛然在目ナド。相違無キコチガラ。一ト通り文面バカリ黄卷ノ上キリヲ。實ニ聖人ノ目見ル様ナド云ハ

終身窮經
不得一受
用者皆坐
是病不獨
一郷黨耳

分ラヌ。是デ一生濟ヤラモ知レヌ。他人モ亦秋山ガ郷黨ヲ説カト云モ氣ノ毒。自ラ顧テ赧然トシ。寢覺モ面白カラザリシガ。羸虛ノ性。不治ノ症ヲ得テヨリ臥蓐餌ヲ已ガ仕事トナシ。聖經ノ忝ナサハ明暮胸中ニ失念セテ。黃卷ニ對スルコトハ日ニ疏クナリ行キ。世ハ是迄ト覺悟セシニ。未ダ所賦ノ數盡ザルニヤ。聊藥餌ノ效ヲ得テ。思ハズモ去冬以來。文屋ノ直。伴讀ノ勤モ。人並ニナル程ニ。又々論語ヲ取出テ。學而時習之ト讀出シヌ。コハ老馬反爲駒ノ謗モアラシナレド。固ヨリ生レ付タル狂生ノコト。今更時好ニ趨ル所存モ無レバ。自首紛如ノ老ガ身モ。聖賢ト均シキ此性ヲ受ナガラ。立志ノ甲斐ナク。涵養トイモ窮理ト云。工夫ノ間斷勝ナルニ禍セラレテ。此儘ニ枵果シテ口惜サニ。語類或問ヲ併セ。正文ノ本意集註ノ主意一々考索シ。自分丈ヲ盡シテ。一章ヲ終テ次ヘ移リ。聊先ヲ急グ心ナク。要スル所唯熟ノ一字ヲ守ルニアリ。又難章ニ逢ヘバ。一倍日力ヲ費シ。數句研窮精思ノ功ヲ用テ講義ヲ書スルニ。先年ヨリハ少シク滋味ヲ益テ面白ク覺ヘヌ。皋月ノ末ツカタ。予罕テ終テ郷黨ヘト差掛リシニ。己ガ心ニモ少シハ以前ヨリ面白ク覺フ様ニモ成シニヤト。按

ジク熟復セシガ。聊其險ラシキコト有ケレ。今チコガマシク其故ヲイハシニ。聖人ノ盛徳動容周旋自中禮ハ事新ラシキコトナラチド。何方生安ノ御方ナル上ニ。一時一刻御心ニ油斷ナキモノカラ。無處無時ハ知レタ。一日デ申セバ朝カラ晩マデ。一年デ申セバ元日カラ除夜マデト申シテモ云足ラヌ。ギヤツト御生レナサル以來。泰山梁木ノ崩壞ノ際迄モ。御腹ノ中ハナシト申セバ。天理ガ一パイ御頭ノ天邊カラ御足ノ踵迄詰リ切テ。外ニ何モナイモノユヘ。日用ノ御事ガミンナ天理ノ發露四端ノアラハレルトヒトツ。我ニ仁義ヲ固有ナル故。隨感ニテ惻隱トナリ羞惡トナリ。恭敬トナリ是非トナル。郷黨ノ一篇所載皆ソレナリ。郷黨ハ父兄宗族ノ在ル所ユヘ自然ト恂々如トアラハレ。宗廟朝廷禮法ノ所在ナレバ辨々ト出カケ。上大夫トノ御話ナレバ聞々。下大夫ナレバ侃々。公門ニ入レバ太キナ大形モ曲テ御這入ナサレ。門ノ中程ハ君ノ御立ナサル、處ユヘ御立ナサラズ。御アルキナサルニ闕チフマズト云カラシ。御召物ハケ様。御上リ物ハケ様。又不時ノコトデハ。御出仕ノ跡ヲ御麻カラ火事ガ出タレバ。御退出ナサルト人ハ怪我セナシダカトノ御意ガ出。御

不快ノ時ニ御家老カラ御藥ガ參ツタレバケ様ト。總テ良醫ノ藥ヲ調合スル
ト同様デ。イキナリニ藥篋筒ヲ明ケテサツ／＼ト配劑スル。コレハ補カ發散カ
ト頭傾ケテ考ル世話ハナイ。頓ト當リ合。是ハ不思議ト云様ナリ。集註篇目
ノ下ニ戴玉ヘシ楊尹二氏ノ説ハコ、サ云タモノ。ソシテ此一篇ノ見様ハト
ウ心得テヨカロフト云ヘバ。語類第一條ニ義剛ガ錄ヲ載テ。看郷黨篇須以
心體之ト有テ。如何是似不能言者ノ。如何便々言唯謹トト分別ソ心得
ヨトアリ。イカサマツツナクテハ所謂一場ノ話説ト云モノ。尹氏モ學者欲潛
心於聖人。宜於此求焉ト云留タリ。今學問ナ心掛テ切問近思ツカ、ラフト
思フモノハ。タゞ書物ニ向ツタ時バカリノ穿鑿デ。聖人ハ今様御出ナサレタ
トノ棚へ上テ片付テハ何ニモナラヌ。心ヲ以テ體ズルト云心得ガ大切ジヤ。
ソレト云モ詰リ聖人ヲ手本ニシ。御手本通りノ人ニナラフト云了簡デナクテ
ハ潛心ノ字モ下サレヌ。ソレヲセウト云ニハ。聖人ノ御平生ドンナ摠梅ニ入
セラルカト云穿鑿ガ入用也。ソレヲ心得ルニハ此篇ホド究竟ノ處ハナイ。論語
ノ中燕居申申天天。又温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又ハ子貢ガ温良恭儉讓

眼透紙背
端手本三
字、郷黨一
篇之要悉
於此

杯。御様子ヲ云取タ處モアレコレアルナレド。此篇ノ様ニ其場所ニツキ其事ニ
就テ。御平生カラ臨時迄揃ヘタ聖人ノ年中行事ハナイジヤ。此御業ガ即中庸
デ。無行而不與二三子ト仰ラレタモ顔子ノ卓爾ト云タモヤツパリ此ナリ。
シテ見ルト今日學者脩行ノ上ニハ端的差當リタル御手本デ。ソレモイロハ
カラノ端手本ト云モノジヤ。ソレヲ今迄面白クナイト思フテ長ノ年月暮シタ
ハ。今氣ガ付テ見レバ將モナイ讀様。今更耻カシイト申サウカ口惜イト云ハフ
カ。今ガ今始テ自ガ覺タ様デ汗ガ出ル。又是ニ就テ合點ノイツタゴガアル。
學而ノ首章ノ註。學之爲言效也。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云々ト説キ。謝
氏ノ説ヲ末ヘ載テ時習者無時而不習。坐如尸坐時習也。立如齊立時習
也トアリ。是迄朱説ハ豎謝説ハ横ダト計リ覺悟ノ居リシガ。今思ヘバ謝説ハ横
ト計リテハナシ。横ガ主ヲ豎ハ云迄モナイ。ナゼト云ヘバ如尸如齊ハ坐立ノ
中庸デ。大學デ云ヘバ至善ノ場。今此篇ニ載ル處ハ一言一動ノ微ニ至ル迄
皆中庸デ至善ヲ盡シ。事ノ大小常變マデ揃ヘテアリ。シテ見ルトヤハリ横
ガ主デ豎ヲ兼タルモノデ。學而ノ處モ朱説謝説俱ニ豎横兼タルモノトシル

唯可與識者言也。一息猶存。是志不容少懈。此是為學之本。領人只有。是本領。而後可與言。

ベシ。吾輩ソコで一息ノ間斷ナク脩行ノ。敬誠ヲ押立テ無時而不習ト云テ
二六時中失念ナク心掛ヨ。コウ氣ガ付テ見ルト。此篇ノ面白イノガ始テ合點
ガイツテ。聖人ノ難有ミモ是迄ヨリハ格別。又脩行ノ上モ假初ニスベカラザ
ルヲモワカル。是ト云モ及バヌコト有ナガラ。熟ノ字ノ御蔭ト云物。吾輩ノ工
夫ヲ。中々熟ノ字杯下サルベキコトヲ云テ見ルト。マツチヨツト云テ見ルト。熟ノ字ノ
句ヒ位ナク。是デ決シヨイ氣ニ成テハナラズ。此上ノ處。明日ガ日息ヲ引取
ル迄ハヤリ通ス了簡ノ替ラヌ様ニト。後生大事ニ守ル外他事ナシ。コンナ
コト他人ガ聞タラ。高ゾレタ口上。ジクモ叶ハンテ子細ラシイ。崎門ノ毒ニ醉
タト申スナルベシ。ソウ云者ハ云セテ置ガヨイ。毒カ藥カシラ子モ。コウ云ウマ
ミハソシナ人ニハ分ル筈ハナイト。脇ヒラ見ズモ一息ツク間モタヘマナク。讀
マハ受用シ讀デハ受用スル氣ニ成テ脩行スルヨリ外ハナイト覺悟イタシ候。ア
ハカラダナモツト丈夫ニ。此目モ。明ラカニシ七八十迄息オテアリタイト
ハ慾ノ皮。唯眼前不養生天理之公ナクモセズ。文屋ノ勤ハ申ス迄モナク。日用應酬
不都合ナクモセズ。一寸ノ暇モムダチセヌ様ニト心掛テ行而已ノ了簡無他事

為學、此旁註自註

候。此等ノ口上自慢デモナク又ヨイ氣ニ成タデモナシ。唯高明ニハ四十年不
誦シ交ユヘ。新得ヲ御咄申シテ正ナ名フニコソアレ。假ニモ是ニ似寄タ口上
ヲ他人ニ對シ露バカリモ吐出不致候。御一餐。是モ聊自負ナラチド。コンナ咄
チスル相手モナイ世ノ中ト云ハ。扱モく歎ズルニ餘リアルコト。夫レ故百里先
キ御目ノ回ル程御暇ノナイ處ヘ唐突云爾。申ス迄モナク候ヘ。少シモ間違
ト思召處痛ク仰裁成候。嘉永四年辛亥秋七月日。鳴謹識。

郷黨一篇。零々細々。個々各々。畫出一個聖人。與人為様子者。所謂敬
恕克復之功。亦可由是而下手矣。極是切要之事也。唯病學者。泛然讀
過耳。伏ニ復高論。字々破的。三十年熟復之功。真不可及矣。後生小子
賴是以得入手之地。為益不尠矣。請勿深秘之。篋底而可也。

琦拜具

○點爾何如。鼓瑟希鏗爾。會瑟而作。對曰。異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傷乎。
亦各言其志也。曰。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
乎舞雩。詠而歸。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子路冉有公西赤銘々其志ヲ述テ御咄ガ濟ダ故。夫子今度ハ曾點ヲ御呼ナサレ。其方ノ思ヒ込テ居ル處ハドフデアルトノ御尋ナリ。一體年ノ順着坐ノ順デ云ハフナラ。子路ノ次ハ曾點ノ番ナレド。最初カラ瑟ヲ鼓テ仲間ノ咄モ耳ニ入ラヌ體故。夫子モ其風ヲ御見取ナサレ。冉有公西赤ノ手明ノ方ヲ先ヅ御尋アリ。曾點ヲハ跡廻シニナサレ。扱今度曾點ヘノ御尋ニ及ビシナリ。トコロガペンクヤツテ居テモ。ヨック仲間三人ノ御答ヲ聞居リ。今ハ御鉢ガ廻ツタト覺悟ノ。仕事モソロソロ片付ル順段ニ及ビ。瑟ヲ鼓クノモ御シマイニナリ。ビイント云音ガシ。ソレカラ瑟ヲ片付テ。其坐ヲ立席ヲ改。イカニモシトヤカニ御答申スニ。仲畏リマシタガ。此ニナト迷惑ナコガゴザリマヌル。小生ノ思ヒ込ハ三人ノ者ノマサカノ時ノ御膳立ヲ申シ上タノトハ相違仕テ。ア、申シ上ニクイコジヤ。ナラフコナラ御免ヲ蒙リタイト云程ノ口上也。處ヲ夫子慰メテ仰ラル、ニハ。三人ノ咄ト違フタトテ何ノ斟酌ガ入ラフ。ダレトテモ銘々其思込ヲ咄スコジヤ。違フタトテ大事ナイカラ咄ツツシヤイ。ゾコデ曾點此上ハ辭退モ中々恐アリ。ソレナラ小生思込デカフ有タイト存ジマヌル處ノ一事ヲ擧テ御咄申上マセフ。頃シモ只今

三月清明ノ節。日モウラ、カニアタ、カナ折。草モ木モイヤガ上ニ暢ビ繁ル時節。綿入ヲ脱テ袷ヤ單天氣ノ模様デ着用スル。其着用モトクニ出來。綿入ヲ着テ窮屈ナトハ違ヒ。人間ノカラダノクツロイデ丁度ヨイ時分。コンナ天氣ニ宿ニ居テウカク暮スハ天ノ思召ニモ違フ。此ハ一番氣ハフジト存ジ。或ハナトナ五六人。又ハツノガミ六七輩ト打連立テイカニモ睦マシク。名ニアフ御當地ニ評判ノ名所ナル沂水ノ温泉ニ入湯シ。ソレカラ舞雩ノ見ハラシモヨク風モヨクアタル處デスマシ。互ニ詠吟歌誦トリクニテ管ノ根ノ長イ春ノ日ヲ遊ビ暮シテ歸リタイト存ジマヌル。曾點ノ學問元來目ノ高ク届イタ處カラ。道ノ大意ヲ合點シタモノ故。最初カラノ坐ノ出カケ様身ノ取廻シイカニモシトヤカデ。ソリヤトウロタキ回ル様ナコハナイ。扱其思込ヲ述ル上モ。時節ニ誘レテ遊山ニ出度イト云様ナ。眼前身ノ居ル場デ當リ前ノコナイタスヨリ外ノコハイハズ其言フ處一分ギリノ樂ミカト思ヘバ。孔子ノ老者ヲ安シジ少者ヲナツケ朋友ヲ信チモテ與セントノ願ニ替リナク。物ヲヘダテヌムクヤカニムリノナイ。天地ノドコマデモ世界ノ物ヲ生育ノヤリタイト云心カラ。世界ノ物が

銘々自分ノ分限ニツレテ一生ノ落付所ヲ得ルト云モ此外ニハナイ。夫子ホト御感心ナサレ。明然ト思ハズ御歎息ヲナサレ。サテ仰ラル、此方ハ曾點ノ思込テ居ル處ヲ尤至極ト免許致スジヤト。一番槍程ヲ御感狀ガ出タツコデ四人ノ中デ曾點一人ヲチテ取タ。

集註 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

曾點ノ學問ハ下フダト云ヘバ。自分ノ目ノ届ク處カラ。アノ人欲ノサツハリト盡キ去タ處ハ。天理ガ自然ニスラノト行ナハレ。父子ノ間デアラフガ朋友ノ中デアラフガ。又ハ日用起居ノ上デアラフガ。ドコデアラフト其場所ノマ、ニ天理ガ一杯詰リ切テ。少シノ穴ノアイタ處ハナイト云テ睨ト目ノ届ク處ガアツタモノ。ソレ故當人最初カラ立タリ居タリノ間イカニモシトヤカナヲガ本文ノ通り。アノ子路ノソ、ツカシイ風デ一生ノ手際ヲ人ニ見セ様ト自慢心デ云ノヤ。跡ノ二人ガ子路ノ晒ハレタニ懲々。扣ヘル上ニ扣ヘテ云杯。頓ト天理ニ外レテ居ルト思フテ居ル

此見解ノ高イ處ガ曾點ノ學問ノ本領トテ。高祖ノ關中。光武ノ河内。眞田ノ沼田デ。次ニ云言志モ胸次悠然モミンナ此カラ出ル。大切ナ御藏入。夫故註モ此ヲ第一番ニ書出サレタルモノ。扱見解ノ高イハ申迄モナイガ。其高イノガ高イトテ當リ前ノ故全體ハ平實ナリ。行不掩ハ常ノ。此處ハ見解ダケニ坐ノ出掛ケ身ノ取廻シ格別ナコデ。思込ヲ口上ニ述ラレタ所ト割符ヲ合セタ様ニアルヲ能々心付テ見ルベシ。○人欲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此四句十六字ハ曾點學問ノ本領ジヤト口ニハネヘド。兎角圓圖吞棗ニナリタガルガ。此ヲスツバリ説破セテ。此章ハツブレニ及ブ。マア何デアロフ。有物必有則テ世ノ中ニ事ニ物ニ道理ノナイモノハナイガ。兎角人欲ト云雲霧ガアツテ天理ノ影モ見セヌニハ困ル。其雲霧ガへ拂へ除ケレバ地ノ天理ガ日用ニ行ハレルデハナイガ。父子ノ間ニ不孝ト云雲霧ガカ、ツテ居タノガ取レテ見タレバ孝行ヲ息子ニナリ。朋友ノ付合間ニクハセノ輕薄ト云雲霧ガ取レテ見タレバ。互ニアテニナツテ頼ミニナル頼母シイ地ノ天理ガ世ニ出ルト云様ナリ。ナンデモ人欲サへ取除レバ天理ハ

當リ前行ハレル。視聽言動ノ上デアラフナラ皆禮バカリ。非禮ト云人欲ノ
 米利幹ガ來タト云テ勿ク大旗ヲ振廻シ兩岸ノ御臺場デ打拂フ心配ハナイ。
 語類植ノ錄ニ。問會點見處莫是於飢食渴飲冬裘夏褐。以至男女居
 室之類。在會點見。則莫非天理。在他人。則只以濟其嗜欲。曰。固是ト云
 テアル。コフ目ガ利テ居ルモノ故。三子ノ言フ處ハズツト見下シテ腹ノ底デカ
 アニト笑テ居ラレタ。是非只今此脩行ヲヤラフト云ハ。諸葛武侯ガ血ノ
 涙デ漢賊不兩立トイハレタト同様ニ。人欲ヲ切テ棄テバ天理ノ恢復ハナ
 ラス。此ハ一番武侯ヲ手本ニシ。成敗利鈍ハ棚ハ上テ。學者ハ願ニ掛テ
 恢復三昧ト出直ス覺悟ガ肝心ジヤ。サテ註ニ此十六字ノ上ヘ有以見ノ三
 字ヲ冠セテアルカラ。會點ノ學問其眼力ガ此ヘ届イタモノ。夫故點目カ
 ラ見ルト何ノ上デアラフ由。見ル丈ガ天理ガ詰リ切テ。其外ノマヤ物トテハ
 微塵モ無イナリ。
 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爲人之
 意。

見解ノ高イ處カラ様子ノシトヤカニ見事ナハ前ノ通り。ソフソ見ルトスバラシ
 イ遠大ナ理窟デモ云出スカト思ヒノ外ニ。其思込ヲ述テ申ス處ハ。其上只今
 眼前自分ノ居ル所ノ場ニツイテ。自分ノ毎日シテユク處ノイツモ變ラヌ當リ前
 ナ面白イコジヤト思フテユクヨリ外ヘ出ズ。春深クナツテ草木モシキリト
 生長シ。天氣サヘアタカナ日。時節ノ服ヲ着テカラダモ輕ク。友達ト連立自
 分ノモ氣ノバシニ名所見物ヤラスミヤラノ趣向。外ニ作意上テハ微塵モ
 ナイコデ。最初カラ自分ノコハ棚ハ上テ他人ノ爲ニ骨折ル様ナ。三子ノ手
 ヤヘノアテノ有テアテノナイ。ヨイ殿様ヲ見付テ自分ノ器量ヲ顯ハシテ一賺
 ノ功名セフト云自分ノ自由ニナラヌ後段ノコナ思込テ居ル様ナ了簡ハサツ
 パリナイ。
 而其胸次悠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
 外。
 思込込ハ其様ニ平實ニアルカラ。遠大ナコハアルマイト思ヒノ外ニ。其心中イ
 ガニモユツタリトシ。自分ノ心ガ直グニ天地萬物トベタニ界ナクスラノコト

行ハレ。ワレモカレモ銘々ソフ有ルベキ所ヲ得テ申分ナイ處ノ云ラニ云ハレヌ處ガ。ホノカニ自然トシトヤカニ思ヒ込テ述ル口上ノ餘ニ見ヘル。ソレハドフダト云ニ。暮春春服ハ天。沂ヤ舞雩ハ地。冠童風浴詠歸ハ萬物ト。ユフ賦リ付テ見ルト。同流ノ所ヲ得ルノト云意味合ハ言外ニヨク見ユルデハナイカ。

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爲之末者。其氣象不侔矣。故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焉。蓋亦有以識此矣。

曾點ノ思ヒ込テ居ル處ハ前ノ通りニアル處カラ。子路冉有公西赤三人ノ手ヤヘノ。道ノ上ノ脩行ハサシ置テ。他日ノ用ニ立ル御膳立ノ抑末ナ處ニカギツテ。人ガ知ツテ用ヘタマサカノ時ノ高名ヲ思ヒ込テ居ルノニ引クラベテ見様ナレバ。其口上ナリフリニアラハル、風。大キナ違デ一様ナラヌジヤ。ソレ故孔子様モ是ハ奇妙。此様ニ目ガ利テ居ルカト。ホトト御感心ノ餘リ。思ハズ御歎息ヲ遊バサレテ。四人ノ者何レモ思ヒ込テ申シタコジヤガ。此方ハ曾點ノ思ヒ込テヨイトシマセフト。一通リナラズ云處ヲ御免許ナサレタ。ソシテ當時御門人達モ。

問答ノ始末ノ書様ガ。曾點ノ處バカリ一番細カニアル。ソレハドフシタコナレバ。門人達モ格別ダト思フ合點カラ。本文ノ處ナカニ分タコナルノジヤ。今トテモ坂本鉉之助ノ手柄ハ委シク書テ置ク。

○冉有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

孔子衛國ニ居玉ヘシ時。御門人ノ冉有ガ。心ニ合點ノ行ヌ處アルニ因テ。門人同士話シ合テ申スニ。我先生只今カクノ通り衛國ニ足ヲ止メテ居玉フガ。當主ノ立ツテ君トナラレタヲヨイト思召。ソレニ荷擔セラル、デアロウカ。キサマハナント思フツトイフ。子貢答テ申ス様。不審セラル、處イカサマ尤至極ジヤ。マア待玉ヘ。ナレガヤガテ其事ヲ直ニ御伺申ス様ニイタサフ。

集註 爲。猶助也。衛君。出公榭也。靈公逐其世子蒯聵。公薨。而國人立蒯聵之子輒。於是晉納蒯聵。而輒拒之。時孔子居衛。衛人以蒯聵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故冉有疑而問之。諸。應辭也。

爲ノ字去聲ニ讀テ。其立ノヲヨシトノ荷擔セラル、心持カラ。助ルキミニ見ルジヤ。衛君ト云ハ出公榭ジヤ。出公ノ祖父靈公。奥方南子ノ讒言ヲ信ジ。自分ノ

太子蒯聵ヲ逐出ス。靈公死ナレタ處ガ。世嗣無キ故。衛國中ノ人ガ蒯聵ノ子ノ聵
ト云ルヲ立テ君トス。兼テ家出セシ太子。晋ノ國ニ身ヲ寄セテ居タリシヲ。是時ニ
晋カラ世話ヲ致シテ。父ノ死ナレタ跡ヘ入レテ君トセフトシタ處ヲ。聵ノ爲ニハ
見在父ナガラ。勘當ヲ受テ浪人セシ人故。輒ハ父トテモ用捨セズ。國ヘ入レジト軍
ヲ起シテソレヲ拒グ。ナリフシ孔子衛國ニ居合セラレタリ。衛國中ノ人ノ了簡ニ
蒯聵ハ罪ヲ父ニ得テ勘當ヲ受テ人ナレバ。今更歸テ其跡ヘ立筋ハ無シ。ソレダニ輒
ハ靈公ノ爲ニ正シキ嫡孫ノコナレバ。重キヲ承テ靈公ノ跡ヲ繼テ立ベキ筈ダト思
フテ居ル。冉有モ其重ヲ承ルハサシ定リタル常法デハアリ。ソレニ孔子ノ足ヲ留
テ居玉ヲカタク。其立テ君トナルヲヨシトセラル、ニヤ。乍去見在父ノ國ヘ歸
リ入ラントスルヲヨセマイト云ハ。天理ニ背イタ有マジキコト疑處カラ。不審ヲ立
テ。ソレヲ子貢ニ尋タモノ。諾ハ應ヘル辭ジヤ。委細承知ト云様ナキミ。自分モ疑テ
ハツキリセヌ處カラ答ガノロイ。
○扱モ合點ノ行ヌ當時衛國中ノ人ノ了簡。蒯聵ハ父ニ逐出カレタ人デ。又歸リ立
スザハナイハ聞ヘタガ。輒ハ嫡孫デ。當立トハ。何ノ筋ゾ。輒ノ父ガ別人ナラハ聞

眼孔大故
看得透紙

ヘタコナレド。蒯聵ガ父デハ異ナ物。父ガ浪人ノ他國ニ在ナラ。自分モ立退
テ父ト一ツニアルベキ筈。ソレニ父ヲ見捨テ國ニ殘リ居ルノミカ。承重テ君ト
ナル筋ハナイニ。マシテ父ノ國ヘ入ラフトスルヲ入レマイト軍ヲ興シテ拒グ
コハアラフ筈ハナイ。衆人ノ了簡ハ嫡孫ト云ニバカリ目ガ付テ。父ノ穿鑿
ハ棚ヘ上テ置モ可笑。其了簡違ノ本ハ靈公死ナレテ國ニ主ナシ。此時社稷
ガ重イト云カラ出タモノジヤ。尤ラシイ説デ。大抵ノ人ハ化カレウナレド。
相。手。ガ。父。子。ノ。天。倫。ジ。ヤ。モ。ノ。土。地。人。民。ト。比。ベ。モ。ノ。ニ。ハ。決。メ。ナ。ラ。ヌ。ト。云。テ。心
得。ヌ。カ。ラ。ジ。ヤ。サ。ス。ガ。歴。々。ノ。御。弟。子。遠。程。ア。ツ。テ。不。審。ガ。立。タ。ジ。ヤ。註。ノ。故。ノ
字。疑。シ。字。心。ヲ。付。テ。見。ル。ベ。シ。國。人。ノ。論。ヲ。尤。ト。思。フ。デ。ハ。ナ。ク。自。分。ノ。了。簡。ヲ
違。ケ。ソ。ウ。デ。ハ。ア。ル。マ。イ。ト。思。ヒ。ナ。ガ。ラ。夫。子。モ。足。ヲ。留。テ。御。出。ナ。サ。ル。處。カ。ラ。不
審。ハ。レ。ヤ。ラ。ズ。相。談。ニ。及。ビ。シ。コ。ノ。ン。ナ。處。ハ。今。日。學。者。脩。行。ス。ル。上。デ。ハ。第。一。ニ
心。得。居。ル。ベ。キ。コ。ナ。リ。

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出曰。夫子不爲也。

サテ再有ニ別レ。子貢唯一人夫子ノ御出ナサル、處へ御見舞申シテ。衛國ノコトバ沙汰無シニ。昔ノ伯夷叔齊兄弟ノ人品トシテ程ノ人物ニヤ承リタシト申ス。此ハ子貢ノ知見ノ明カニ格別ナ處デ。衛國ノコトヲ申シテハ。例ノ御厚イ思召テシカトシタ御答ハアルヤイ。此ハ一番掛リ合ノ無イ衛國ノコトウラハラナ古人ノコトヲ以テ伺ガヨイト心ノ中ニ案ヲ見タ處ガ。是ハ伯夷叔齊ガ究竟ジヤ。ナレト云ニ。兄弟國ヲ讓リ合テ立退タ人達デ。古人ノ中デモ各別ノ賢者。只今ノ父子國爭トハウラハラナ仕方。シカシ跡ハ甚見事ジヤガ。心ノ中ガソレト一ツカドウデアラフ。是ヲ伺ヘバ今日ノ不審モハレルワケト覺悟ソ。箇様ニ御伺申シタ物。夫子ノ御答ニ。此兩人ハ古昔ノスグレタ人ジヤト仰ラレタ處ガ。子貢モソレ位ハ本ヨリ承知ナレド。其心ノ中ガドウヤラ伺度ノ主意ニヘ。又折返シテ御伺申上ルニ。既ニ賢人ジヤト仰アレド。其兩人國ヲ讓リ後々迄心残りハナカリシヤ。此度ノ御答ニ。兩人ノ國ヲユヅル上ハ。天理ノ正面ニシツクリト合テ。人心ノ落着ク處ヘベツタリトツクノヲ求テ。見込通リニソレナエタコナレバ。其上ニ伺ノ心残りガアラウツ。アラフ筈ハナイゾト仰ラレタニ付

テ。子貢忽チ疑惑ノ念雲霧ノハレル様ニ解ケテ。兄弟讓國テ立退タナ箇様ニ御稱シナサル上ハ。父子ノ國爭トハソレトウラハラナ不仁ノコトナレバヨイトハ決メナサラヌト了簡ソ。御前ヲ退出シ申ス様。先生ハ當主ノ立ノヲヨイトナサレテソレニ荷擔ハ決メナサラヌジヤ。

集註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其父將死。遺命立叔齊。父卒。叔齊遜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其後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武王滅商。夷齊耻食周粟。去隱於首陽山。遂餓而死。

伯夷叔齊ハ孤竹ト云ヘル國ノ君ノ兩人ノ御子達。其父常カラ叔齊ガ氣ニ入テ。ヤガテ死ナツトセラレシ時。遺言セラレテ此方ガ死シダナラバ叔齊ヲ立テ君トセヨト云置レタ。父ガ死ナレテ。叔齊ハ兄ヲ差置テ弟ノ立ツスガハナイト見込處カラ。伯夷ハ總領ナレバ立テ君トナラレヨト云テ位ヲ讓ル。其時伯夷ノ申サル、ニ。弟ヲ立ヨトハ御遺命ジヤ。御遺命ハ重イ。ソレニ違背ハナラヌト云テ。ソウ見込テ居ル處カラ。本國ヲ出奔シマハレ。叔齊モソナラバ

ト云テ是モ跡ニ立ハセズ。國ヲ出奔セラレタ。兩人ノ立退レタ處カラ。國中ノ人々中子ノ一人残り居シヲ立テ君トハセシナリ。夷齊兩人浪人セラレテ、北方ノ海邊ニ隠レ住リシガ、文王老耆ヲ養フ評判ヲキ、其後武王ガ紂ヲ征伐ノ爲ニ御出馬アリシカレ、周ヘ往テ其養ヲウケラレタ、時。兩人御馬ノ前ニ立塞リ。御馬ノ口ヲ扣ヘテ征伐ノ不可ナルヲ諫ラレタナレド取上ラレズ。武王商ヲ亡ボサレ。天下周ノ世ト成シカバ。兩人周ノ土地ニ生ル米ヲ食フヲ耻ニ思ハレ。立退テ首陽ト云山ニ隠レ住ミ。薇ヲ采テ食フテ居ラレシガ。食物ニ事ヲ欠處カラ落命ニ及バレタ。夷齊ノ生涯此様ナリデアツタ。

此ノ註ハ立其中子ト云ギリテ跡ハ書ニ及バヌト云程ナリ。ソレナ其後以下ノ本文ニ入用ノナイト迄載ラレタハ。深イワケノ有テハナイ。夷齊ノ始末ヲ載タノト見ルジヤ。ソウ見ヌト。程子ノ説ト同ジコニナツテ。跡ノ蓋以下、求仁而得仁、トク處トク違フジヤ。心得テ見テハ、大キナ間違ガデキル。○中子ガ無クバ夷齊ハイカバセフト門人ノ不審ニ答ヘラレテ。中子ガナクバ一族中ノ賢者ヲ立ルデアラフ語類ニ見ヘタガ。ソレハソフ

デアロフ也。夷齊ノ了簡ハ仁ヲ求ルニ急デ。國ノ世嗣ノ有無頼ト心ヲイ。國モ本ヨリ先祖ノ天子カラ拜領ノ土地人民ヲ撫育セヨト厚イ御旨ヲ受テ代々傳ヘタモノナレド。父ノ命ノ尊イノヤ天倫ノ重イノ比ベモノニナラヌト平生カラノ見込。コ、ラモ目ノ翰ガハツレヌト頼ダ心得違ガデキル。頼ト衛輶トウラハラデ。ヨクモ子貢ガ急ニ思付テ御尋申シタモノジヤ。ト通りヤニタ通りノ了簡デハサソクニ案ジガ付モノカ。○此怨乎ト云二度目ノ尋ナ。語類ニ審一審ト云テアリ。跡ニ就テ見ルト。夷齊ノ讓ハ立派ナレド。心ノ底ハ見拔レヌカラ。モシ心ノ上ガ十分デナケレバ。其秤デ掛合ヤルト。承重ノ常法社稷ガ重イト云テ。父子國争ノ罪モ未減セラレヤフカト思フカラノ尋。夷齊ノ「ハヨイニ極ツタ」ナガラ。モ一ツ心ノ底ヲ念ヲ入レテ承リタイト云様ナリ。ソコヲ審一審ト申シタノジヤ。

怨猶悔也。

怨ノ字ハ悔ノ字ノキミ。心ノ底ニ一黜ノ残りガナルヲ云ジヤ。

或問ニ激發過中之行感慨不平之心ト見ヘタリ。激發ハ心カラハ出ズ。

セフコナシニソフセズバナルマイト云フ。カレハ、總領立ハ、アタリ前。ソレ
ダニ弟ヲ愛シ遺言セラレタ上ハ是非ガナイカラ。弟ヲ立ル様ニセズバナル
マイ。ア、イツソ立退テシマヘト云ヒ。遺言ノ上カラ跡ニ立ハ知レタコナガ
ラ。兄ヲ越ルコトモナルマイカラ兄ニ讓ラズバナルマイ。ア、イツソ立退
テシマヘト云ガ激發ト云モノ。過中ハ讓ラズバナルマイニ讓ル。兄ナレバ子細無
シニ立ベキカ。イラヌ義理立テ弟ニ讓リ。弟ハ遺言ノ上カラ
是モ子細無シニ立テバヨイニ。イラヌ義理立テ弟ニ讓リ。兄ニ立テト讓ルガ過中
ト云モノ。一ツハ道理ニ合ヌ上カラ過中ト云。一ツハ心ノ勉強カラ出ル
テ激發ト云。シテ見ルト何レモ感慨不平ノ心テスルコト故。後來是非ヨセ
バヨカツタ物ヲ今更仕方がナイト云心残りノ後悔ガ出テクルハツ。只今
夷齊ノ上ヲ申スニ。天理ノ正ニ合ヘバ過中デハナク。人心ノ安ニツケル激
發デハナイガ。子貢ガ最初ニ夷齊ヲアゲテ伺ツタコトモ。天下後世伯夷ノ賢
ヲシラヌ者ハナイ故。自分モ本ヨリ賢人トハ伺ハズ合點ナレド。ソレ
ハ跡ニ付テ論ズルコト。萬一兩人ノ上モ激發過中ノ行ニ出テ。後來心残り

ノアル様ノコナラ。只今衛君ノ父子國争モワルイハ知レタコナガラ。罪ヲ
天理ニ得ルノ最上ト云兼ル處モアツテ。少シハ勘弁ノナル道モアラフト
思フカタク賢人ト仰ラレタコトデタンノウセズ。折返シテ怨乎ノ問ヲ申上
タモノ。トコロガ求仁而得仁又何怨トノ仰ニテ。左様ヲ譯デハナイコト明
白ニ合點ガユキシユヘ。衛君ノ罪ヲ天ニ得テ聖人ニ絶レルハシレタコト思フ
テ。夫子不爲ト申セシナリ。

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况其君乎。故子貢不斥衛君。而以夷齊爲問。

夫子告之如此。則其不爲衛君可知矣。
サテ君子タル人ハ其土地ニスレバ其大夫ヲ非議セヌトアリ。マシテ其君ノ
コトヲ彼此非議セフ筈ハナイコト。ソレ故子貢衛君ノコトヲアカラサマニサ
ズ。昔ノ夷齊兩人ヲ以テカタノ如ク御伺ヲ申シタモノ。夫子ソレニ御告
ナサル、本文ノ通りニマツテミレバ。其衛君ノ立ノコトヲヨシトセラレヌハ分ツタ
コトジヤ。

蓋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其遜國也。皆求所以合乎天理

之正。而卽乎人心之安。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傲睨爾。何怨之有。若衛轍之據國拒父。而唯恐失之。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

サテ夫子ノ箇様ニ御答ナサレタワケヲ尋ルニ。常カラ伯夷ハ父ノ仲ヲ此上モナク尊ヒトシ。叔齊ハ兄弟ノ天倫ヲ此上モナク重イトシテ居ル故。兩人國ヲ讓ル時ニナツテモ其通り。兩人見込ノ向キハカハレド。ツレハカハル筈。兩人ノ居場所ガカハルニヘ。カハライデナラヌ筈。カハツタ處ガドレモミンナ天理自然ノ正面ニシツクリト合フテ。ナノレガ心ノ是デコソト落着處ヘベツタリトツキヤウヲ求タ物。去程ニ銘々自分ノ見込ヲ通ズコノナル日ニハ。己レノ國ヲ棄ルノサチノガ心ニ視ルコトハ。ヤブレ草履ノ様ニアルバカリ。ア、惜イコデアツタト思フ心微塵程モナケレバ。何ノ心残りガアラフゾ。アラフ筈ハナイ。衛轍ノ己レノ國ニ取籠ツテ父ノ入ルノサチ入レマイト拒ヒテ折角己レノ手ニ入ツタ君位ヲサツウカトキヅカインバカリ居ル様ナ人間ト八月ト隨其事ノ年ヲ同シフメ咄サレンハ明白ニワカツタコトジヤ。求ノ字耽ト心得テ見チバナラヌ。求ルト云カラヌ。常人ノ眼カラ見ルト余

程手間ノ入ル様ニ思フナレド。ソコガ古ノ賢人ト孔子ノ仲ラレタ位ノ人故。是非仁ニ合フ様ニソレニ外レテハ生キ甲斐ハナイ。ソレニ合様ニスルニハカウスルガヨイカ。ア、スルガヨイカ。ドンナ都合ニシタラヨカラフ杯ト。種々様々工面工夫ニ智慧ヲ費シテ。エイヤラヤツト思通りニ仁ガ手ニ入タト云様ナコトハナイ。兩人共ニ向キハカハレド。天理ハカウト見ヌイタ眼カラ見ル故。兄ハ弟ガ立アト云テモ。ソレデハ天理ニ外レルカラ。遺言通り弟ニタテト云。弟ハ遺言デアラフ也。兄ヲ乗越テハ天理ニ外レルカラ。常法通り兄ニタテト云。讓リ合ノ往復ニ些ト手間ハトレテモ。了簡ハ本カラスハツテ居ルカラ。只今ソリヤト云テ急細工ノ間ニ合セデハナイ故。何モ骨ハ折レヌ。ソコヲ孔子ハ求仁ト仲ラレタ。抑父ノ命ガ重イ天倫ガ重イトミル。コレハ夷齊平生ノ見識。國ヲ讓ル時ニ當テ始テソウ云氣ガ付タノデハナイ。此ガスグニ天理ノ正デ。人心之安モコ、ニアルカラ。ナンデモ其通りニセフト云ガ。註ノ合ト云卽ト云モノ。註ノ合テ卽チ求ト云デ。本文ノ求ノ字ヲ解タモノ。天理之正人心之安コレガ仁ノ字ノ解。畢竟兩人

ウリイ時節ニ出合サレテ。折角常カラノ覺悟ガ變ニ逢テ間ニ合ヌ様ニ
ナツテ來タ故。ソレデハナラント邪魔ニナル物ヲ推除テ。常カラノ見込通
リニセフトセラレタ處ヲ求ムルト心得チバズンジャ。語類ヲ胡家デ夷齊
ノシタ處ヲ性命ノ理ヲ全フスルジヤト説クノハ大害義理ト云ハレタト云テ
載テアルモ。ヤハリ此ノ沙汰夷齊ノ地位デ。性命ノ理ヲ全クセウノ全クセ
テハ濟シトトノ穿鑿ハナイ。ソレユヘ其條ニ殺身成仁ハ義理ジヤガ。ソレモ
仁ヲナソフトテ身ヲ殺スノデハナイト。シツカト釘チサイテ置レタ。總テ夷齊
ノ地位デハ。工面工夫ハナイ。マア申シテ見ヤウニ。天理ダカラトイヘバハ
ヤソコニ心ガアルデウリイ。天理ヤラ何ヤラシラチモ。此ハユウシタモノト我
シラズニ生レ付タ覺悟デイロタシ。ソレト云モ心ガ天理ノ儘ニアルカラ。外
ニ餘念ノナイヲ。○全體求仁而得仁ノ一句ハ。夷齊ノ上カライヘバ。平生
ノ見込通りチ外スマイト國ヲ讓リ合テ。イカヌ日ニハ逃テシマハレタ處ユヘ。
サシテ難イトハセヌナレド。孔子カラ仲ラレ、日ニハ。イカニモ絶大ナ事ヲ
兩人致サレタコエヘ。求仁而得仁ト云カラアル語デ仲ラレタト見ル。註

モソレナ解ク註ナレバ。初ニマツ夫子告之以此。則其不爲衛君可知矣
ト。本文チサツト解テシマイ。サテ其求仁而得仁ト仲ラレテ。ソレデ衛君
ノ爲ニセヌト云ワケヲ推原スル爲ニ蓋トナキ。蓋字明矣 迄カ、ル兩人平生ノ見込
チナラベ言テ。其遜國ノ時ニナツテハ。求所以合乎天理之正。而即乎人
心之安ト云テ。求仁ノ二字ヲ解。既而各得其志焉。則視棄其國猶徹
履ト説テ。得仁ノ二字ヲ解レタ。箇様ニ説レタ主意ヲ吞込チバ。コレハケシ
カラヌ。求仁而得仁ト一句デ孔子ノ一口ニ仲ラレタノチナンジャ鯛カヒラメ
デハアルマイシ。半身ハチロノ刺身ニ作り。半身ハ切目ニ吸物ニセラレ
タト云様ナヲ。而ノ字デ續ケラレタ骨ヲ取除テ。求ト得ト蝶ツガイガ離
レタトイハウ。處ガソシナ不都合ノアラフ筈ハナイ。絶大難做ノ事ト見ルユ
ヘニ。平生ノ見込カラ説テ。サテ變ニ逢レタ時。ソレニ違ヘマイト讓合レ
タコチ最初ニ述。サテ言チ改テ見込通りニ立ズン逃テ苟モセラレヌヲ。
既而ト言出シテ説レタモノ。孔子ノ容易ニ仲ラレタチ。註テ腑分チヌ殊更
面倒ニ説タノデハナイ。孔子ノ御言ガ。ハヤ求仁而得仁ト。求ルト云得ル

ト云。乙甲ニ仰ラレタマフ。ソウデナケレバ仁者トガ仁人トカデスムハヅノコソコヲ註テハ能心得テ。求ルト云ハカヤウ。得ルト云ハカヤウト。屹トキワチ立テイハレタ物。コウ此ヲ了簡ノ見子バ。ドウシテモスメヌ。

程子曰。伯夷叔齊。遜國而逃。諫伐而饑。終無怨悔。夫子以爲賢。故知其不與轍也。

程子ノ申サル、ニ。伯夷叔齊ノ兩人。其國ヲ讓テ出奔シ。又武王ノ紂ヲ伐玉フヲ諫争シテ。タベルモノモナイ處カラ首陽ニ飢ラレタガ。其見込ガスハツテアル處カラ。箇様ナ大變ナ場ニ出合サレテモ。ヨセバヨカツタト昔戀シク思フ様ナ心残りハナカツタ。夫子ガソレヲ言立テ。スグレタ人ジヤトナサレタモノ故。子貢モ夫子ノ衛國ニ今居玉フトテ。轍ニハ荷擔セラレヌト云フガ合點ユイテ得道シタジヤ。

夷齊ノ心夷險一視トヤラニテ。樂ナ世界ニ出合テモ。苦ナ世界ニ出合テモ。天理ヨリ外ニ余念ハナイ。トントソウ生レ付タ御方故ジヤト云生概ノ始末迄コメテ。程子ハ説レタ。末期ノ水ノ場ニオツテモ。昔ノ大名ヲ思出サズ。

心ノ底ニ粕モトマラン。扱モ〜難有イ御方。○語類必大ノ錄ニ。諫伐而飢。固非此章本意。亦是伯夷不怨底事。故程子同引來說ト見ユ。事變ノ極ニアフテ心ノ不動ヲ云

恰如麻姑搔痒處。語々破的。蓋義理爛熟。故說得至于此。敬服敬服。

琦儻評

嘉永三年庚戌冬起草。尋失其稿。越五年壬子秋八月。探得舊稿於故紙中。更加潤色。

鳴拜稿

余初解求仁之求。不做用力字。意謂在夷齊地位。豈藉用力耶。斷然不復置疑於其間。及下解於集註。乖戾幾乎不通矣。蓋集註之意。分明別求得二字。如特重難其事者也。疑惑之間。強以初說行之。乞正之目。始得其解。蓋在夷齊固易々矣。然是絕大難做之事。故夫子稱之以求仁而得仁。其曰求曰得。意可見矣。文公發其意於集註。別求與得以悉其曲折。然後當日夷齊之心。夫子之言。與文公集註之意。有並行而不悖。

者焉。歡喜之餘。速改記其說。其他或問夷齊之賢子貢蓋知之。及圈外程子之說。亦皆炤管不到處。今一々改竄。於是乎此章之旨稍詳明。亦唯先生之賜耳。念五日鳴又識。

此章精言所收吳因之。王觀濤。呂晚村。李岱雲。及管見所云。發蘊露奧。最盡。講義多用其說。今也再檢又補其未瑩者。甲寅初夏第三日。

白黃堂先生講義終

白黃堂先生經說

義利辨

男 斷 校

叔世俗濶。人不由學。師心自是。不肯取正於有道。事親自以爲孝。而不知其陷於不孝。事君自以爲忠。而不知其陷於不忠。無他由。不明乎義利之辨焉。然不學之人。不足深責矣。至其名讀書講道者。猶往々瞞焉。是豈不可憂邪。夫義者本於固有之性。而所以裁事理之合宜者是也。利者生於彼我之相形。而成就於一己之私者是也。天理之與人欲。猶寒暑晝夜白黑淄澠之殊。如之何其可無辨焉。孟子之對於魏王。以何必斷曰利之不可。而以亦有而已矣。斷仁義之外無他道。言生民以來。人性唯有仁義而已矣。今王外不求乎富國強兵之術。而內省諸身心。則雖王亦有仁義之性。

而已矣。豈有他物哉。繼之以一人好利之害。至不奪不厭。而無復人理。一人躬仁義之極。固無心於求其應。而遂致不遺。後君親之驗。一是一非。揚此而抑彼。如拔木之根。如塞水之源。於二者之辨。昭々固不費。後人之解矣。方今學者之病。以私心窺大道。以小人測君子。以古昔聖賢開導教誨之言。爲一故事。而講說之間。往往曰是特說其理耳。方今學者以下等之身窺之。雖以日新之勇。自強之勉。焉得望其彷彿乎。不如小心謹慎。處已接物。任官事上。不爲已甚之爲。愈也。分聖經之教。先賢之說。與吾儕日用躬行。以爲兩途。雖先賢開諭如此之丁寧。然淄澠混淆。白黑錯雜。是以說者動輒以亦有對於富國強兵之利。而言富國強兵之外。亦有仁義之利者。其取功最大矣。何其誤也。苟以仁義爲利而言之。則是孟子亦既枉已焉耳。焉能直人。按本塞源。孟子明目張膽之論。吾謂

不如此之拙也。而已矣。既爲竭盡無餘之詞。今說之爲富國強兵之外。亦有仁義之利。則而已矣。三字。更爲贅詞。得無舍文義而說義理之弊乎。是少知文義者之所不謬。孰謂讀書講道者而有此事邪。苟以仁義爲利而行之。則伯者之假耳。此心不可與入堯舜之道。以是自處。則猶之可。不可并誣先賢也。不遺後君親者。仁義之效。而易所謂義之和者。與其以富國強兵爲利者。相去霄壤矣。然此特言理之必然耳。其意非道爲得此效而爲之也。夫人方躬行仁義之初。豫期後來不遺。後君親之功。此亦天理人欲之所。以分。遠之毫釐。謬以千里。何可也哉。若夫聖人以大公至正之心。出大公至正之言。固非常情之可律。亦不以其說之及。驗爲嫌。嫌豈聖人之所避乎。所尙於讀書講道。在知而行之而已。然今如此。身心之近。猶不可得脩正。而况於家國之遠乎。其亦何借道之不篤。

而自視之輕乎、作義利辨、與同志者相戒勵、庶乎不踐世人之轍、而終身於道有少所進矣、

徐倣弦曰、義利二字、是治道學術大關節、明此則純王、雜伯、君子、小人皆一時勘破、故大學之言以此而終、七篇之論以此而始、

梁惠王首章 語類、凡事不可先有箇利心、才說着利、必害於義、聖人做處、只向

義邊做、然義未嘗不利、但不可先說道利、不可先有求利之心、蓋

緣本來道理、只有一箇仁義、更無別物事、義是事事要合宜、文會錄

或問、子謂仁義未嘗不利、則是所謂仁義者、乃所以為求利之資乎、曰、不然也、仁義天理之自然也、居仁由義、循天理而不得不然

者也、然仁義得於此、則君臣父子之間、以至于天下之事、自無一

物不得其所者、而初非有求利之心也、易所謂利者、義之和、正謂

此爾、曰、然則孟子何不以是為言也、曰、仁義固無不利矣、然以是

為言、則人之為仁義也、不免有求利之心焉、一有求利之心、則利

不可得、而其害至矣、此孟子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也、且夫利

者、義之和、固聖人之言矣、然或不明其意、而妄為之說、顧有以為

義無利、則不和、故必以利濟義、然後合於人情者、雖其未聞大道、

便是仁義未嘗不利、然董生却說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又是仁義未必皆利、則自不免去彼而取此、蓋孟子之言、雖是理之自然、然到直截剖判處、却不若董生之有力也、與張欽夫別紙曰、易六十四卦、無非言吉凶禍福、書四十八篇、無非言災祥成敗、詩之雅頌、極陳福祿壽考之盛、以欲動其君而告戒之者、尤不爲少、卷阿尤著、孟子最不言利、然對梁王亦曰、未有仁義而遺後、其君親者、答宋慳亦曰、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此豈以利害動之哉、但人自以私心計之、便以爲利、故不肖者起貪欲之心、賢者則有嫌避之意、所趣雖殊、然其處心之私、則一也、若夫聖賢以大公至正之心、出大公至正之言、原始要終、莫非至理、又何嫌疑之可避哉、李岱雲曰、仁義未嘗不利、是朱子發明仁義中所自致之理、其實

人君不爲利而爲仁義、纔有利心、早不是仁義了、到親戴于己、固是利、然見他自然親戴、不是我有求他親戴之心、孟子方要以仁義破當時之利、而猶以仁義之利啓梁王好利之心、是欲止其流而揚其波矣、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雖仁義中自有之利、却只對上弑奪之害言、見仁義之與利相反如此、若竟以仁義之有利引梁王、則與何必曰利一句先陵不斷了、豈是孟子本心、亦豈是何必曰而已矣語氣、周大祥曰、此利字雖與上節利字不同、然究竟祇一般、纔有求利之心、便是人欲之私矣、朱子於躬行仁義之下、下無求利之心句、精甚、

語類、聖賢之言、所以要辨別教分明、但、只要向義邊一直去、更不通思量、第二着、才說義、乃所以爲利、固是義有大利存焉、若行義

時便說道有利則此心只邪向那邊去固是未有仁而遺其親未
有義而後其君纔於為仁時便說要不遺其親為義時便說要不
後其君則是先有心於為利聖賢要人止向一路做去不要做這
一邊又思量那一邊仲舒所以分明說不謀其利不計其功
李岱雲曰天理人欲不容並立出此則入彼若如俗講謂仁義之
利如此王只言仁義而已矣更何必言利則是孟子有精於言利
之術在不消說那富強之利也程朱更何為說拔本塞源而救其
弊乎
或問曰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何也曰以利為利則上下交征
不奪不厭以義為利則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蓋惟義之安而自無
所不利矣程子曰聖人以義為利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正謂此

也孟子分別義利拔本塞源之意其傳蓋亦出於此云大學傳子

節

語類國不以利為利如秦發閭左之戍也是利墮名城殺豪傑銷
鋒鏑北築長城皆是自要他利利不必專指財利所以孟子從頭
截斷只說仁義說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這裡利
却在裡面所以說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蓋惟義之安則自無不
利

只萬物皆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為君臣得其為臣父得其為父
子得其為子何利如之這利字即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
之和處獻子原重聚斂之臣此節義利止論道理不得說到利害
上去下節義利方論利害要知兩節原是一意
蔡虛齋曰如以利則畜馬乘察雞豚與畜聚斂之臣亦可為矣惟

以義則非其所安而不可為也。故曰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李岱雲曰：若謂利中不利，義中有利，兩為字便多一折，而以義為利，是因想及利，乃好義也。只利者人之所必爭，利處便不利，義者事之宜，纔得宜，利便在裡面，如此則兩以字當下只認義不認利，而兩為字只縮在兩以字內，作一層看矣。是箇畜馬乘，自不當察雞豚，是箇伐冰之家，自不當畜牛羊，是箇百乘之家，自不當畜聚斂之臣，都是合下道理宜如此，原非因利有害而不為也。下節乃推極其害言之。周大璋曰：以義為利，即前惟善以為寶意，彼因上說自珩，故就自珩字面講出，此因上說利，故就利字面講出也。其實以義為利，非以為利在而趨之，乃以此為安之意耳。即義無不利，亦祇上下相安便是，不必有懷利之心也。

學者做切己工夫，要得不差，先須辨義利所在。如思一事，非特財利利欲，只每事求自家安利處，便是推些便不可入堯舜之道，切須勤々提省，察之於纖微毫忽之間，不得放過，如此便不會錯用工夫。訓門人義利之辨，正學者所當深知。訓門人問吾輩之貧者，令不學子弟經營，莫不妨否？曰：止經營衣食，亦無甚害，陸家亦作鋪買賣，因指其門闕云：但此等事，如在門限裏，一動着脚，便在此門限外矣。緣先以利存心，做時雖本為衣食不足，後見利入稍優，便多方求餘，遂生萬般計較，做出礙理事來，須思量止為衣食為仰事俯育耳，此計稍足，便須收斂，莫令出元所思處，則粗可救過。訓門人

三山黃明陟登是黃傳正之父其人朴實公介為甚處宰初上任凡邑人來見者都謂但一掛問諸公能打對否人皆不敢對因云天對甚其中有人云對地又問日對甚云對月陽對甚云對陰却又問利對甚云對害乃大聲云這便不是了天下一切人都被這些子壞了才把害對利便事在上只見得利害更不問義理須知道利乃對義才明得義利便自無乖爭之事自後只要如此分別不要更到訟庭後來在任果有政弊此事雖近於迂濶然却甚好今不可多見矣中與至下

正其義則利自在明其道則功自在專去計較利害定未必有利未必有功論語未可與權舉

辨義利者學問第一義不於此精細則路頭遂差了尾騰先生案錄下同

義利之辨不著公私之分不明其所言所行皆是妄義利之辨著公私之分明而後其所言所行始為真學者不可不務于此心公事義真也心私事利妄也無為公也無為而為義也有為私也有為而為利也

或問胡氏曰義固所以利也易所謂利者義之和者是也然自利為之則反致不奪不蹙之害自義為之則蒙就義之利而遠於利之害矣孟子之告梁王意猶是也論語君子

語類義利只是個頭尾

張南軒曰學者莫先於義利之辨蓋義者無所為而然也凡有所為而然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存此義利之分也或問利者義之和也惟合於義則利自至若多言利則人不知義

而反害於利矣。云々三者皆理之正，聖人所不能不言，而其憂深慮遠，則又不可以多言也。故罕言而已。言利如易之利，建侯，利有攸往之類，是已。利章罕言語類，罕言利者，蓋凡做事，只循這道理做去，利自在其中矣。如利涉大川，利用行師，聖人豈不言利，但所以罕言者，正恐人求之則害義矣，但雖不言利，而所言者無不利。這利字，是個監界，壓糟的物事，若說全不要利，又不成特地去利而就害，若纔說着利，少間便使人生計較，又不成模樣，所以孔子於易，只說利者義之和，又曰，利物足以和義，只說到這裏住，又曰，只認義和處便是利，不去利上求利了。孟子只說箇仁義，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只說到箇義字時，早是掉了那利字不說了。緣他是箇裏外牽連底物事，總牽着這一邊，便動那一邊。

所以這字難說，利誰不要，才專說便一向向利上去。問子罕言利，曰，利最難言，利不是不好，但聖人方要言，恐人一向去趨利，方不言，不應是教人去就害，故但罕言之耳。蓋利者義之和，義之和處便利，老蘇嘗以爲義剛而不和，惟有利在其中，故此不成議論，蓋義之和即是利，却不是因義之不和而遂用些小利以和之，後來東坡解易亦用此說，更不成議論也。問子罕言利，孔子自不曾說及利，豈但罕言而已，曰，大易一書所言多矣，利只是這箇利，若只管說與人，未必曉得以義爲利之意，却一向只管營々貪得計較，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這箇是說利，但人不可先計其利，唯知行吾仁，非爲不遺其親而行仁，惟知行吾義，不爲不後其君而行義。

問罕言利，是何等利？曰：一般，若利用出入之利，皆是。

問或曰：罕言利，是何等利？楊氏曰：一般云々，竊謂夫子罕言者，乃放於利而行之利，若利用出入，乃義之所安處，却不可以爲一般。曰：利用出入之利，亦不可去尋討，尋討着，便是放於利之利，如言利物足以和義，只去利物，不言自利，又曰：只元亨利貞之利，亦不用計較，計較着，即害義，爲義之人，只知有義而已，不知利之爲利，或問龜山都一般之說，似可疑，曰：易所言利字，謂當做底，若放於利而行之利，夫子誠罕言，二利字，豈可做一般？
鳴按：此錄與前條一時事，但前條似取楊說，此錄反之似誤，語錄曰：子罕言利，非使人去利而就害也，蓋人不當以利爲心，易曰：利者義之和，以義而致利，斯可矣。下同
或問所謂利者何？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爲利，如釋

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

李退溪

荅黃仲舉論白鹿洞規集解

正其義不謀其利，以義對利說，而又引利者義之和也，於不謀之意如何？
必竟是一物

利者人心自然之安，不可有意于求之也，一有急于求之，則其害已不測矣。一箇爲字，朱子所謂利心生於物我之相，入欲之

自利之本而言之，利者義之和，非有不善，如易言利不利，書言利用之類是也，自人之爲利而言之，在君子則爲心有所爲之害，在衆人則爲私己貪欲之坑塹，天下之惡皆生於此，利之爲言，隨處不同如此，董子此言本以君子心術精微處言之，未說到衆人陷溺處，故朱子引孔子義和之說以明之，夫以利爲義之和，則利不在義之外，正義而利在其中矣，乃復言不謀其利，則又似利在義外，爲二物，有欲其爲此不爲彼之意，此來噫，所以疑其牴牾，而其

私也者是也與董子謀利元無涉

亦何其狀悟之疑

結末其為學者丁家親切

實非^非牴牾也蓋利雖在於義之和畢竟與義相對為消長勝負者之故也非利之故然人心使之然也故君子之心雖本欲正義而臨事或不能一於義而少有意向於利則是乃有所為而為之其心已與義背馳而所謂利者非復自然義和之利矣所以朱子以義之和釋利字之義旋以有所為三字說破謀利之害然後知此說利字初非不好緣被謀之之心便成不好了然則引義之和與不謀之意有何礙乎况此處若非先生如此研精停當細意說出則人將鹿著眼看以此利字為貪欲之利謀字為營求之謀其於仁人心法毫厘之辨相去遠矣則董子此說安得與先難後獲同其微旨乎雖然於此又須知自有所為之心而墮於眾人之坑塹亦不多爭分數始得若曰吾但為有所為之利不與眾人同惡則已為小人之歸矣

重答黃仲舉

前承別紙所論鹿洞規解之說多病因循久未報為媿也利者義之和所以致疑之由引人心道心之說而指其異同處辨析細密可見其思之深矣然於鄙意猶有所未穩者輒再稟可否焉其謂此利字袞合說在義和之中則是矣謂彼私字已說出流於不好之地則非也朱子謂形氣屬自家體段上便是私有底物不比道便公共故謂之私也亦未便是不好真西山亦謂私猶言我之所獨耳然則此私字不可謂流於不好之地明矣又謂前則似說天理中有人欲後則謂因天理而流於人欲此說亦未嘗蓋利字之義循其本而言只是順遂便益之名君子之處事以義未嘗不順遂便益故曰利者義之和如云循天理則不求

利而自無不利者是也。若以利為人欲，則天理中一毫著不得。何云義之和耶？大抵此利字私字，皆與尋常利私字迥然不同。所指處雖異，形氣之私，指知覺發用處言，而類例則相似。有私是自家所欲也，猶利是順遂便引而為證甚善，但所自為說處，反自拖泥和水說了，恐是玩理未熟之故。幸加反復，則所謂未發之蘊，只於此而有得爾。

正誼明道筆記

問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道義如何分別？曰：道義是箇體用，道是大綱說，義是就一事上說，義是道中之細分別。功是就道中做得功效出來。語類建寧出正誼明道如何論，先生曰：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誼必正，非是有意要正，道必明，非是有意要明。功利自是所

分別道義

說正明

漢高為義帝編索之意

是所以正明義與道而不必謀計其利與功也

論是非不論利害

不論仁人於此有不能自己者，師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為賊，敵乃可服。此便是有意立名以正其誼。在浙中見諸葛誠之千能云：仁人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仲舒說得不是，只怕不是義，是義必有利，只怕不是道，是道必有功。先生謂亦如此，人必求功利而為之，非所以為訓也。固是得道義則功利自至，然而有得道義而功利不至者，人將惟功利之徇而不顧道義矣。

如正誼明道之言，却自是好道。夫問或謂此語是有是非，無利害如何？曰：是不論利害，只論是非，理固然也。要亦當權其輕重，方盡善。無此亦不得，只被今人只知計利害，於是非全輕了。仲舒所立甚高，後世之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不透耳。漢儒惟董仲舒純粹，其學甚正，非諸人比，只是困苦無精彩，極好

必竟混正
義明道以
謀利為占
便宜處其
且言二者
之先後而
若語亦不
誤此錄恐
二者未嘗
先後合掌
此錄亦疎
而辭而却
不誤

處也。只有正義明道兩句。問正其義者，凡處此一事，但當處置使合宜而不可有謀利占便宜之心，明其道，則處此事便合義，是乃所以為明其道而不可有計後日功效之心。正義不謀利在處事之先，明道不計功在處事之後，如此看可。否曰：恁地說也得，他本是合掌說，看來也須微有先後之序。子蒙錄云：或問正義在先，明道在後。曰：未嘗有先後。此只是合掌底意思。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或曰：事成之謂利，所以有義功成則是道，便不是惠迪吉從逆凶，然惠迪亦未必皆吉。

簡諒

簡、書篇數也。本注本于鄭氏，諸解不詳其實，妄為異說，不肯從本注。鳴意竊謂是在小子之教，而最有關係焉。蓋所謂書者，在當時言之，詩書禮樂是已，而篇數者，言其中篇目序次也。方夫十年就

外傳之初，請於長者而先受其篇目序次，習熟上口，一不失焉，則未讀正文而篇目序次既歷，然於胸中，異日講習熟復之際，所資者不淺矣。今夫初學之於篇目序次也，四書則猶能記之矣，至如五經，則雖老師宿儒朝夕用力於聖經者，茫乎不識矣。况於初學乎？諒之為信實，亦本于孔疏，言語固有餘而不能信實者，不豫請於長者而習之，則應對之際，以口取辨，放誕支離，何所不至也。諸解外乎此而紛々為說，可謂無忌憚之甚矣。聖人豫教之鄭重，唯恐其後時者，無他，乘易施之時，慎先入之言，而慮無他日扞格難入之患耳。簡之為書篇數，諒之為言語信實，其亦何疑焉。

寧孰諫

父母有過之日，為之子者，犯顏而諫爭，欲以遏其惡，而使父母之心不悅者，其罪小而輕，豫思父母之怨已，畏懼而不諫，使其遂非

節過、更以爲惡、以是得罪於鄉黨州閭者、其罪大而重、二者之間、當孰何者以爲善、不如犯顏諫爭以取怒於父母、猶且殷勤純熟、要歸不使父母得罪於鄉黨州閭而已、疏意如此、本注從之、蓋子之事親、有隱無犯、故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其意可見矣、事之小而緩者、宜守此幾諫之常法、事之大而迫者、豈宜株守此法乎、必當犯顏諫爭以止之、其既曰孰諫、則其或幾諫、或犯顏、隨事之大小緩急、諫以遏其過、要歸不使父母得罪於世間也、所謂孰諫、疏曰、若物之成就、吳澄曰、至三至四而猶未已、如火之孰物、必期變化、吳氏之說、敷衍疏說、頗明暢矣、然或動曰、犯顏則不可、孰諫則可、是小知文義者之所不疑、而有此說者、蓋世儒讀小學者、舉本注束高閣、更取末說、加以臆見、故也、殊不知犯顏即孰諫中之事、試就本注而讀之、一見瞭

然、不須論難、

復慎齋松平先生書

晚生秋山鳴、東向再拜謹奉復慎齋松平先生執事、鳴自一拜辭函丈、期年于今、引頸東望、不堪渴想、比日和煦、伏惟文候起居萬福、去夏賜書、并蒙噉高說、虛懷謙下、感與慚并、掃几朗讀、字義詳明、引證確然、更無容喙、意者鄙說妄談、無根杜撰、鑿空執事、江海之量、不敢拒妄說、諄々垂誨、雖以鳴之頑愚、然亦顧而赧然久之、欲速裁書以報謝焉、慚愧之餘、未知所以措辭、遷延稽緩、雖由於疎懶、然亦職之由、既得閑、再四孰復、然後始知於鄙意所注、類尚有未蒙明察者、故復敢致此再瀆、鄙說繆妄、萬無可取、庶乎執事爲假顏色、虛心以聽焉、抑此說也、不惟取諸胸臆、而妄爲穿鑿也、簡諒、出于藩亡友井上景文者之言、犯顏、出于亡友會津松本

信之言皆講習間所得益者心醉之餘從而數衍以成就之耳取正於有道之際深念曲禮勿勦說之戒以及之夫鳴僻鄉鯁生特知株字朱說耳然淺中隅識或其謬戾朱說日夜是懼或曰小學書令劉子澄輯錄之所謂本注者亦并取注疏不似四書集注之用力矣何其株守不通之為也鳴謂是不讀小學書者之言耳試就經傳及注疏原文而見之則其所收入於本注者取舍不遺錙銖用意之至亦可見矣如開卷第一胎取章取節向之言半編之矣但未若一生精力用四書集注之勉耳吳陳以下注解何限焉各自任意為說亦不知奉本注焉大連文公當日編集之意矣夫讀其人之書而不用其說猶欲之越而北其轅也其為謬亦已甚儀禮經傳通解內篇所載多取之其與本注相發明者不抄講習之餘一及抄出分注本注之下更瞻為一本以安座右其資於講

習亦不淺々鳴之學蓋止於此焉伏惟執事學有淵源時際文明拔擢教授于翹溪書院學者仰之不啻泰斗鳴何者有疑不肯蓄百里馳書復敢于執事庶幾采其心而不罪其言或以為可教則清閑更賜一言以指摘其紕繆而覺其取迷不回之惑時下春和伏惟為道千萬自重鳴皇恐再拜謹言本注簡書篇數也鄭注書上本有所字高明據以為說然其為臨事所書者非成編典籍則謹聞命矣鳴則竊疑解簡而直為簡牘乎則不敢異論也今仍鄭注之舊復一所字而解以為簡牘之事者恐或不通矣况文公已取於本注而削所字唯曰簡書篇數也於是乎鳴則下解曰書者詩書禮樂篇數者篇目序次也妄意如此不知當否但疏則曰簡篇章簡策似如高明所說儀禮經傳通解併取二說至小學則削所字而單取疏說是以決然主張遂不

察乎簡之爲簡牘也、高明試思、篇數之數、就簡牘而解之、當爲何義、鳴殆不能下解、高明疑今古無解、簡爲篇目序次者、然鳴則據本注所取鄭說云爾、今斥鄭說以爲非、則可、復本注所削去一字、以爲簡牘之義、則萬々不可、諒、鄭注信也、請習簡、謂所書篇數也、請習諒、謂應對之言也、孔疏謂言語信實也、通解又并取之、而本注則又單取疏說、夫鄭氏旣分簡諒以爲之解、以鳴觀之、簡自簡、諒自諒、本注亦然、鳴據以爲說耳、高明又責以簡諒二字不連、熟、夫旣解爲二字各義、固不嫌乎其不連、熟也、果如高明所說、以簡諒爲行文中正信的實之言、則并注疏宜就簡牘言之、鄭注何故以應對言、而孔疏亦何故以言語言之也、豈不費辭乎、要之高明直斥孔疏以爲非、則鳴又何說焉、以言語爲簡牘中之言語、則鳴竊恐或不可、

孰諫之說、若夫疏說之誤與不誤、姑舍之、以文義就本文而讀之、一見瞭然不容他說、何也、凡行文間、以二物相比、必以與字言之、而以寧字斷二者之間、而歸之於一、此章以不悅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相比較、而下句以寧孰諫斷之、可見孰諫即不悅之事、而非別義也、文義如此、更無可疑矣、諸家皆曖昧、獨吳澄曰、寧孰諫而使已取怒於父母也、可謂於文義能協矣、高明又曰、今犯顏二字換作純熟則大畧可通、鳴疑高明舍純熟果更以何物解不悅二字也、以鳴觀之、以犯顏爲不當、猶宜以孰諫解不悅也、又竊謂孔疏犯顏二字、苟善義矣、文公當日纂集之時、何不刪去而貽疑於後來也、如曰小學書纂集出于劉子澄、而不必文公手編、然經聞之日猶宜命刪之、况經傳通解所取孔疏、與本注無異、故鳴斷然從之而不疑、妄爲之說、幾犯隨事之大小緩急、並行不相戾、

而純熟股勤并包二者高明又舉無犯疏云不犯顏而諫以証之、鳴則以謂、幾諫者事親之常法、故正文及孔疏皆如此說、但通論中曰、父有爭子身不陷於不義、曰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父、夫既以爭言之、恐不止於怡色柔聲以微諫也、故固執以爲此說、此說也、一時聞之如愕然可驚者、然徐察之、恐亦或有此理、且也從疏說、則於下文擣之流血、似說得順、以幾諫言之、則唯止於不悅耳、恐不至於擣之流血、其唯犯顏、是以一時或至於此、是亦足以爲証矣、不識爭亦諫意否、高明既以犯顏爲失當、又爲換作純熟則大畧可通、更如何解之而爲妥帖耶、

作新說

傳二章作新民、新字上連作字爲義、尙齋三宅氏首唱其說、近時精里古賀先生晚信其說、筆記與辨誤具載之、明證確據無復容

喙、但以因仍之久、且章句以後元明巨儒無一人說及于此者、是以信疑相半、在吾黨、每講習、輒異議紛然、鳴蚤歲聞其說、講誦之間、又得一明證、於是乎益信其說之不可易矣、今試言之、經文親民之親、程子曰當作新、或問曰以傳文考之、則有據者、指作新之新而言之、蓋傳中有新字三、曰日新、曰作新、曰維新、但同一新字耳、然盤銘之日新則言已德之新、即明明德之謂也、詩之維新則言天命之新也、即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之謂也、獨有康誥作新之新、爲宜與經文相證而爲新民之義也、今却下連民字、強貼於章句自新之民、則傳文新字、一無可與經文相證、則程子何所據而文公亦何所從也、程子既分明爲有據、則此節之言、以新字上連作字而說者、不可疑也、世豈有傳文可與經相證之文字、而更舍之、假借他字以解之乎、雖古文固不拘泥、然未可如此之繆戾也、

是非其可證最明驗耶苟不然徒爭作新人民宜矣雖以先儒苦口解示之切然猶其取迷聚訟不已也今以此說為主然後更反復於先儒之言則於此節也無復疑惑矣

微妙筆記

道心却雜出於人心之間微而難見大雅道心則微而難著微亦微妙之義學蒙道心惟微是微妙亦是微昧左微是微妙亦是微晦○微者難明有時發見些子使自家見得有時又不見了方子問如何是惟微曰是道心略瞥見些子便失了底意思蓋卿道心雖見得之然被人心隔了一重故難見道心如清水之在濁水惟見其濁不見其清故微而難見伯羽惟微是微妙亦是微隱至

右證微妙為幾微眇少之義人但見聖賢指心說靈說妙故於

此序所謂微妙者亦遽以精微靈妙言之殊不知此所主在難見上故直說至微者愈微云々耳本不是贊心之妙處且所舉微昧微晦微隱亦皆與微妙同意妙蓋眇字之義賈誼治安策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字現作眇可以證矣

義理精微難見且如利害最易見是粗底然鳥獸已有不知之者變孫天下之物精細底便難見麤底便易見飢渴寒煖是至鹿

底雖至愚之人亦知得若以較細者言之如利害則禽獸已有不能知者若是義理則愈是難知義剛

右證說為精微之義戊申封事分注所載與此序文同而亦以微妙為精微蓋文公一時有此說也今定本為微妙則其為定說又何疑焉唯其說微妙說精微之不一故一則以其雜出於人心中是以為難見一則以其義理精微是以為難知併難見

之義亦異、其至於說而為精微者愈精微、則益窮矣、且解妙為靈妙之義、則檢語類中、亦無明文、其為誤固不待辨焉、

甲寅臘月念七後學秋山鳴稿

唯鳩筆記批點及傍註係舊稿

唯鳩水鳥、一名王唯、狀類鳧鷖、今江淮間有之、生有定偶而不相亂、偶常並游而不相狎、故毛傳以為擊而有別、列女傳以為人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者、蓋其性然也、毛傳之擊字與至通、言其情意深至也、集傳

某見人說、淮上有一般水禽、名王唯、雖兩々相隨、然相離每遠、此說却與列女傳所引義合、語類

王鳩、嘗見淮上人說、淮上有之、狀如此間之鳩、差小而長、常是雌雄二箇、不相失、雖然、二箇不相失、亦不會相近而立、處須是隔分丈

別來地所謂擊而有別也、人未嘗見其匹居而乘處、乘處謂四箇同處也、只是二箇相隨、既不失其偶、又未嘗近而相狎、所以為貴也、錄孫

上下與天地同流筆記

○精言、上下言君子之德業、上蟠下際、無所不被、

上下トアルハ、緩來動和ノ化ノ屆カ又隈モナキヲ云、注ノ是其德業之盛ノ也、

是其ト云字ハ、上ノ莫知其所以然而然也ヲ承テ、緩來動和ノヲ指タルモノ、

與天地同流、擊一世而甄陶之、天地生物、物々鼓鑄一番、不是逐个補苴、

注ノ與天地同流、擊一世而甄陶之ト云ノハ、天地ノ生物世界中

ノ物ヲ新規ニ造リ替テ、是ハイタンダカラツクラフノト、申分ソ有
ル物ナ一々直ス様ノコハナイト云ナマア云タモノ、君子ノ上モソ
レト同シト云ハフガ爲テ、與天地同流ノワケヲ見セル、
君子受命而得天下、天下事一齊被他改換一番、徹底澄清、其功
用之大、直使天地萬物煥然一新、
ソレカラ君子ノ新規ニ世界ヲ造リ替タコト云、

試看堯舜地平天成、與成周禮明樂備、是何規模、是何德化、豈是
一味補綴塗塞了事、與天地同流、要見得是重新鼓鑄、方與小補
相反、說參贊、說配、總無是處、
前ノ天地生物物々鼓鑄云々ヲ振返リテ云

堯舜成周トヲ引テ、何レモ新規造リ替テ、天地ノワザト一様ニ
行ハレルカラ、コ、ノアソコノト云テイタンダ處ヲツクラフト
ハウラハラ、夫故參贊ノ手傳ヤ配ノ字ノ一對ノト云テハヨイデ

ハナイ、

○朱子謂同流不是參贊、又言各有一分在裏、蓋此時天地氣運
開闢煥然一新、君子裁成輔相、德業所至亦煥然一新也、故云各
有一分在裏、

蓋以下、先ヅ初ニ天地氣運ノコト云テ、此時トイヘバ、君子ノ世
ニ出テ德業ノ博ク及テ新規ニ成タデ、天地モ新タニ成タコト云
ヒ、扱次ニ君子ノ世ヲ立直シタ處ヲ云タ物ガ、亦ノ字杯何カ蒙
籠トシテ明亮ナラズ、且裁成輔相ト云テハ參贊ノコト見ルナレ
ド、此時ノ字ガ頭ニ有ルテイヘバ、此君子ノ世ニ出ラレタ時分、
天地ノ氣運モ立直シテ、新規ニ成、サフスル君子ノ所作モ新規ジ
ヤト云分テ、全体ガ參贊ト云デモナク、配スルト云デモナク、ミン
ナ當リノ違フコトデ、君子德業ノ所致ナレド、天地ノ上ノコト君

子ノ上ノトトハ分明ニ丁場ガアルト云ニテハナキヤ、頗ル辨解
 ナ費シテモ一重膜ヲ隔ツル心地、殘念ナコカナ
 カフ精言ヲ叩キ付テ置テ、今度ハ集註ヲ説クジヤ、
 是其德業之盛 本文ノ上下ノ二字ノ當リ、上下四旁、綏來動和ノ
 自然ナラザルナキヲ云、
 乃與天地之化 德業ノ盛ンナコガ、天地ノ化ノ自然ナト同格、
 同運並行 是迄ハ天地ト合傘ト云ツモリテ此四字ヲ説キタリシ
 ガ、サフデアアルマジ、天地モ雨降ニハ傘ダガ、君子モ同ジコ雨降ニ
 ハ傘デ同格デアアルクト云ベシ、
 攀一世而甄陶之 同運並行ト云ハ、本文ノ同流ノ字ニアテ、説
 タモノ、其業ハト云ト、此七字デ、世ノ中ヲ鹿盧仕掛デコシラヘ直
 ノ新ラシイ物ニスル、

右庚申秋八月初八、與直兒講解之次、討論及之、越翌九日謹記
 之以待異日之再考、

白黃堂先生經說終

